

同官县志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
整理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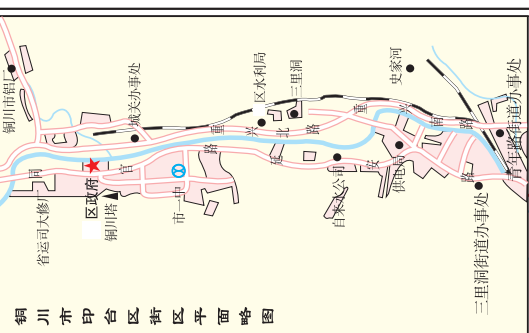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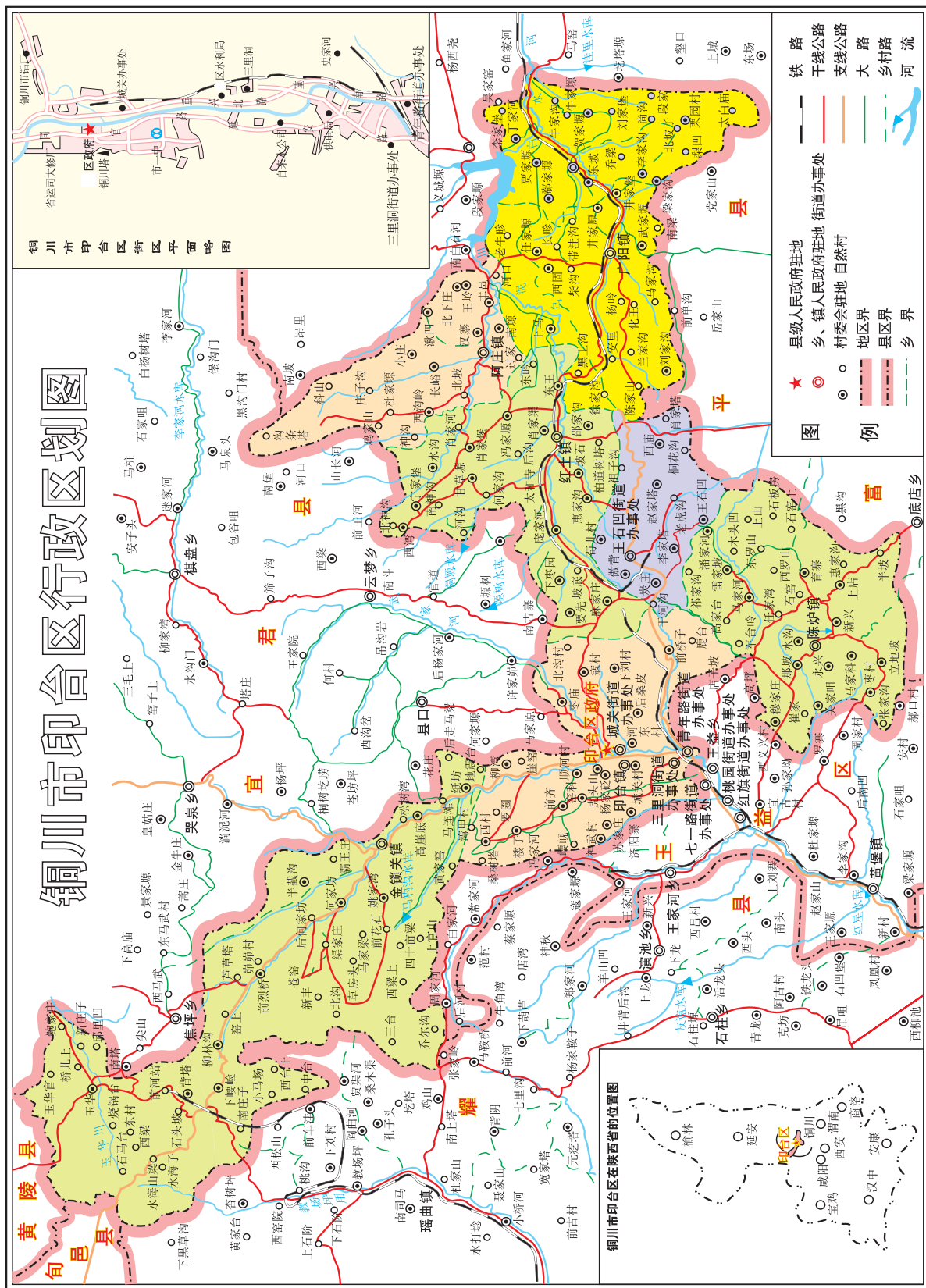
同官县志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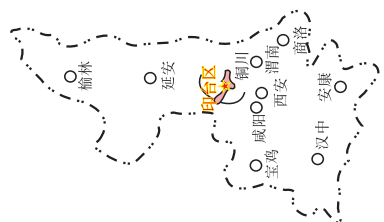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
整 理 委 员 会

承 印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6开本
印 张	13.25
彩 插	4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陕) 2016 — 0114

铜川市印台区行政区划图



铜川市印台区在陕西省的位置图





百年以前的同官县城（此照片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前 言

以史为镜，可觐国运兴替；以志为鉴，乃知一方得失。值此印台迈入“转型发展，追赶超越”之新阶段，重新审视其过往的历史，于深化对区情的认识，传承文化，进而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更好地助推富民强区将大有裨益。

历史的印记浓缩着一方地域的灵魂，也承载着一方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印台，古称同官。追寻印台走过的历史，《同官县志》便是最好的资料。现存《同官县志》从秦起述至民国，囊括天文、地理、建置、物产、人物、宗教、教育、风俗、司法、武备、交通、水利、工商、田赋、官秩、杂术、古迹、艺文等各个方面，荦荦大端，搜罗备尽。无论是孟姜女的凄美传说，还是葛洪成仙的奇谈轶闻；无论是耀州古瓷的发展源流，还是秦王府琉璃厂的兴衰盛替；无论是山川风物的千奇百秀，还是人文宦迹的升沉殊致；大到地方兴衰、兵燹战乱，小到一人一事、一乡一里都可在《同官县志》中得到来龙去脉。《同官县志》中所记载的輿地风物、往躅遗迹可以为发掘今日印台之价值提供重要依据，所收录的名儒美宦、孝子贤妇的嘉行芳迹也有助于今日印台之道德文化与廉政建设。

《同官县志》传世至今有三部，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县令刘泽远敦请名儒寇慎编纂之《同官县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袁文观纂修之《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

察专员于正东聘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黎锦熙总纂之《同官县志》。明清两部多为手抄本，年湮世远，又历战乱变迁，大都散佚。民国《同官县志》，年代较近，传世最广。其参酌旧志，秉承新时，创意重修，资料翔实，搜罗详尽，体例完善，蔚然大观，为关中名志。此次整理在 2006 年出版之基础上，对照电子版藏书，借助多重工具，多方考量，慎重求证，重新考订字词、断句，更正错讹，补充疏漏，力求更加完善，更接近原志。书稿的厚重只是客观纸张，书稿中所蕴含的数千年历史文化才是真正的矿藏。诚如民国二十一年《重印同官县志记》所说，同官虽系斗大山城，菁华亦有所钟。整理过程中，我辈深感承担的不只是几部旧籍重新面世的责任，而是古同官历史的沉厚以及为今日之发展推波助澜的使命。这种横亘古今的厚重感，以及它对今日的重要意义都让我们感到眼前的书稿之珍贵，肩上的责任之重大。谨小慎微，惟恐不周。然而毕竟学识有限，尽管力求精准，也不免有疏漏之处，有待方家雅正。

编史修志，彰往察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旧志的保存与流传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部分。在整理《同官县志》的过程中，我们体味历史魅力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整理志书之工作对地方发展的重大意义。历史绵长，未来长远，修书为镜，资治一方。作为方志工作者，我们要做的还远远不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修志人的学习和探索永无止境。庆幸此再版《同官县志》能赶上印台文化兴区的发展进程，诚愿此志书能为塑印台兴区之魂添花增彩，助力于印台文化之大发展。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校点说明

一、本次整理校点《同官县志》是应印台社会各方要求，在 2006 年旧志整理基础上，再次整理校点的一部旧志资料书。

二、本次整理坚持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以现存于世的明、清和民国三部《同官县志》藏书影印电子版为蓝本，详加考订，严格校勘，重新排版，成为本次整理校对版《同官县志》。

三、本次整理所参考《同官县志》藏书的电子影印版分别是：明版《同官县志》崇祯年间手抄本（陕西省图书馆藏书）、清版《同官县志》乾隆三十年手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五十八年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藏书）、民国版《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四、本次整理为了充分尊重原著，保存原志风貌，改变了 2006 年旧志整理中用括号来区分注释的方法，采用大小字号区分正文和注释。其中正文用宋体小四，注释用楷体五号，严格按照原著中大小字各自的位置、篇幅进行区分。

五、本次整理中标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GB/T 15834 - 2011）《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维持 2006 版正确的标点，改正 2006 版有误的标点。“按”后一律使用冒号。

六、本书对于明、清、民国三部同篇中文字、语辞存在差异之处，未敢妄改，依然各保留其原状，以便于方家考证。如明版《同官县志》中礼部侍郎王图《题姜女祠》中“钗影不缘风日灭”，在清版《同官县志》中作“钗影不缘岩石灭”。

七、对于民国《同官县志》卷二十七中的《同官注音符号发音表》，2006 年旧志整理中，为了便于阅读将表中注音符号下方所附之国际音标替换为汉语拼音。今保留其汉语拼音，但为体现原书风貌，特将原著中注音符号所对应国际音标再附于后，并严格按照汉语拼音书写规则规范其对应汉语拼音。

八、本书在 2006 年旧志整理基础上，对照电子影印版，补缺不删余。即对于 2006 版所没有而影印电子版有的内容予以补充，对于 2006 版有而影印电子版未体现的部分内容，维持 2006 版不变。

同官縣志

蒲城寇邀題



重印同官县志记

夫志者，记其事物言论而恐泯焉者也。国有史，邑有志，体制不同，而记载事物言论，昭示来兹者，其义一也。关中四大名志而外，余志不传，不能因其不传，任其缺如。一邑有一邑应志者，陵谷变迁，政治沿革，风俗易移，人文盛替，宦绩媿疵，以及孝子节妇，凡有关于世道人心者，搜括而备载，以俟于后者。前人之事，后人之则也。同官虽系斗大山城，星罗居民，菁华亦有所钟，应志者多，应传者亦不少，此同官所以时志也。近年来，邑城屡遭兵匪，简编凌遗尽矣。余于壬申春奉檄来长斯邑，甫下车，询求志以便考察风俗人情，为敷政蓝本，再四搜求，仅得简编不全者数册。各方抄录，今成全幅。商同士人，即行付梓。特恐再过数年，欲求其断简残编而不可得也。际兹灾祲之余，未能集材续修，是余之憾。尤祈后之有心斯志者，重修而再续之，是所深望焉。

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秋七月，华县侯景贤谨记。

同官县志序

古者列国皆有史，记事记言，所以彰褒贬、定是非也。自秦历汉晋唐宋，则郡县有志而无史。志与史不同，而未尝不互相表里。故义例不精，体裁不密者，不可以言史，亦不可以言志。纰缪杂出，挂一漏万者亦然。盖志亦綦难而匪易也。江右袁君以名进士起家茂宰，铨授左辅之同官。邑为古役徂地，僻近边隅，号称难治。袁君莅任以来，振纲饬纪，百废俱兴，因于簿书之暇，取前志而编辑之，未几而哀然成帙。其丙夜之校讎，丹铅之纷籍，贤且勤矣。书成，乞叙于予。予展而阅之，见其条分缕析、考覆详明。凡建置之源流，政教之沿革，山川风土之淳薄，人材选举之盛衰，靡不了如指掌，灿若列眉。若引星辰而上，若决江河而下。苟非有学有识，如刘知几之所谓三长者，兼擅其美。其而炳炳烺烺，绵绵洋洋，若是之整而瞻也哉！夫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关中作者，自吕柟之志泾阳，康海之志武功而外，率皆不传。岂尽因陋就简，苟且补苴，无当于史臣之纪载欤？是志也，贯穿驰骋，洞见本原。上以备圣天子之采择，下以供士大夫之考订，其亦可以不朽也已。爰书数语而归之以弁诸简首。

乾隆三十年乙酉岁孟春月，钦命提督陕甘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通家生钟兰枝，题于鹿原官廨。

重修同官县志序

甲申之夏，予奉命来宰于同，披览前志，多漶漫不可卒读，且修于前明崇祯庚辰，至今旷百二十余年矣。其间时地之变迁，风俗之移易，田赋物产之赢绌，人材选举之盛衰，文献无征，考稽难悉。予惕然惧，亟与绅士耆硕谋修之，众皆唯唯恐后，而观其色若有甚难焉者。曩令之为是举也亦屡矣，然卒中止，迄无成局。盖志之难，而修志于同更难。阻于时久者其一，阻于财绌者又其一也。去秋议修之始，予适有兰州之行。冬还，乃即前志之磨憾者，搜讨援据，缀阙厘伪。复遍历川岩，博采碑迹，期于纤赅不遗，而志之条理粗具。今春又有学署书院之役，端阳后乃得搦管从事。且喜公余休暇，簿领不劳，故予得优游肆力于笔墨间，三阅月而脱稿，为卷有十，目六十有五，言七万四千四百有奇。方书之成也，予奉大宪命分校锁闱，冬初始克付剞劂，工竣，而予以铨次入都。志所载兴革之事，有未及行者，所望后之君子及邑之士夫正无穷也。邑俗多劲质，鲜僇黠风，此其最近古者。而五方杂厝，三户成村，议者以为莫善于保甲，然今昔之论保甲者，案牘几如蜂积，而利弊恒相因。不明其意，难收其效。徒泥其法，且滋之累。予故独详其村堡于乡里，而不别立保甲之条，意固有在也。初予讲学明伦堂，揖见诸绅士，咸恂恂有古风。而弇菑少文，由来非朝夕故矣。然扬子有言：“晞骥之

马，亦骥之驾，晞颜之人，亦颜之徒。”况今圣天子文治翔洽，云蔚霞蒸，虽斗大山城，菁华岂或闕耶？涤其苦窳，辟其樊笼，则大雅可登也。今秋学署书院相继并起，邑人士咸喁喁望化。予方冀于讼庭花落之余，与诸生延师讲学，把酒谭诗，则虽甑中生尘，釜中生鱼，致足乐也。昔顾恺之令山阴，尽日垂帘，门阶闲寂；文翁治蜀，教令广被，学比齐鲁。此皆一文事饰吏治，于治同也，最为近之，予窃慕焉而愧未能也。今仁和叶君，以瀛洲仙客继予作宰，甫下车，即毅然以斯文为己任，诸予所未遑者，行将富有而日新之，是则予之所深幸也夫！

时乾隆三十年乙酉岁一阳月，崇仁袁文观书。

旧志序

(明邑令，刘泽远，大梁人)

同官，长安北鄙下邑也。旧盖有志，自杨怀来之志行，而旧本不可复识矣。其志从耀志窜入，盖同于耀为支邑，志同，志其梗概耳。夫志者，志也。法不厌详，不详则漏，且不古何程，不详何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有如展卷便尽，一登高指点足矣。矧怀来距今余四十之阳秋，其间陵谷变迁，政治沿革，风俗易移。与夫人文之盛替，宦迹之嫩疵，不无俟于后者。走衔命之初，便欲补所未备，续所未入，会诸务荒芜，有志未遑。越再岁，走不憚心劳，百务粗举，同之民似安于余之拙也。于是复申前志，折简三老五更，再三商榷，僉曰唯唯。余乃敦请寇先达永修氏秉椽笔焉，属茂才梁生可贤、杨生瑜汇辑之，而永修氏倾八斗五库之藏，悉心独断，不遗余力，以是岁中秋下浣，抵今长至之辰，三阅月而脱稿。其卷有十，其目五十有四，其言三万有奇。上下古今，犁然大备，精核而简当，名实双美，久大兼该。余不佞，得寓目其间，藉手成不朽大业，以无貽守土者羞，允哉，一邑之信乘也！法戒具在，取则不远，走与士民，窃奉为蓍蔡，非止为记事之资已也。余之来同也，已期年矣，每念高山陡涧，饶居什九；砂砾确确，强半不毛。殆描写同民荒凉不堪之景乎！水之得泉于山者，洪流细派，未足浇半亩之田，倏

忽暴发，并撮壤亦化为乌有。同民之愁，何时已耶？仁人君子，披图而览，倘亦有为穷黎扼腕者乎？同民窃翘首以待苏生矣！至居宗国而计桑土，诸君子谅有诤谏，守土愿窃有请焉？此余作志意也。若曰昭往迹以供见闻，奚以志为哉？

时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仲冬月。

旧志序

（明进士，寇慎，邑人）

同志始于嘉靖之杨曹州，而怀来君再删削之，阅者嫌其语焉不详，且株守四十杞无变计。戊午春，大梁刘侯分符视同，适余归省，乃谋诸余，余谢不敏。无何而余遭家难，侯亦政事鞅掌未遑也。日月荏苒，倏忽改期，侯劳来安集，惠穷恤孤，剔蠹爬幽，饬圯屏囂，同渐有起色。将前盟是寻，余以读礼故，再三谢去。复自春徂秋，而侯捐俸付梓以待矣。始不获已，操觚襄事于左右，三阅月，次成十卷。本之先达者什四，摭之臆见者什六，仰副侯嘉惠后学盛心焉。噫！志，史流也，贵简而赅，核而实，质而不俚，赡而不秽，兹有一于是哉！哓哓焉吁穷号苦，作乞怜状，是亦穷民图耶？于志乎何有？虽然，文不娴而意善，观风君子，倘不鄙而擲之，获尘乙览，得无有哀其状而请命者乎？而同其有瘳矣！此余之深心也，他又如何知焉？

时万历四十六年，岁在戊午仲冬月。

旧志后序

(明举人，寇遵典，邑人)

粤稽《周礼》，小史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自汉而下，则有风土人物之志，先贤耆旧之传，摭拾一方，盖以范风俗，存典刑，非故夸胜山川，侈美土物已也。后世祖之，于是乎，郡县之志，几于汗牛充栋矣。余邑虽蕞尔，然典制同，治理同，且山川甲于他郡。而文献无征，方册不传，良可太息！往侯兹土者，不知越几何人，率以簿书鞅掌，遽庐宿去，谁复加意编纂，传信往古以诏来者？今侯大梁刘公，褰帷入同，百废俱兴，逾期而化行俗美，吏畏民怀，乃于画诺坐啸之暇，博访古迹，旁询宿儒，山川名物，风土习尚，搜罗数百载之前。属永修氏条分类析，编次十卷，千秋事迹，昭如指掌，蔚乎古史之遗矣。今而后将结鞶而游者，览图籍，镜千古，曰是亦西京文献之区也。剖符而至者，按故实，核典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嗟嗟！自同列郡县以来，升沉宦海，不知几更，乃景耀不朽，惟我侯与此书俱永矣。不佞典叨在狄门，躬逢盛典，援笔叙诸末简，以昭我侯文章饰吏治之一班云。

时万历戊午仲冬月。

重修旧志序

(明进士，寇慎，邑人)

同志修于万历之戊午，越十八年而遭寇氛。简版半付煨烬，年来竟为废书矣。阙里孔侯，抚残编而叹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同虽弹丸下邑，昔为天府故壤，其陵谷风会，往躅遗迹，缺焉不载，将惓惓长夜，观风贡俗者宁无遗憾乎？”特于拮据簿书之暇，搜掇其断简，补辑其缺略，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义例虽仍其旧，而事实颇增于前。捐资付梓，镌为成书，昭示来兹，甚盛典也！盖侯渊源洙泗，以道德文章见诸事业，名世鸿裁，足称不朽。顾余末学前，滥竽斯役，正愿执鞭博雅君子，厘其讹谬，补其阙失，兹微惠于侯，岂惟余小子固陋是饰。而一邑之山川田赋，官政人物，昭如列眉，将采风者察风俗而达民隐，嘉赖岂浅鲜哉？宁第曰文章饰吏治已也。

时崇祯十三年庚辰岁仲春月。

同官县志新修姓氏

一、纂辑：

知同官县升任礼部祠祭司郎中

袁文观崇仁

二、提调：

训 导

李辅世商南

署典史候补吏目

张 琦余姚

三、采访：

举 人 王丰年

廪 生 习云翔

生 员 王子满

四、校对：

岁 贡 崔 泰

廪 生 习云翔

生 员 杨 煦

廪 生 乔元英

五、经理：

岁 贡 王玉宾

岁 贡 许 镡

监 生 杨东旬

增广生 冯 鑛

廩 生 孙 岱

生 员 张安国

生 员 赵曰友

六、办事书吏：

金 玺 翁天祈 王进义

凡 例

一、邑志之作，明以前无传者。嘉靖后二杨旧本已不可见，今所存者，惟万历四十六年旧志。其间不无讹漏，况今历百五十余年，文献无征，考稽难悉，不憚博征远采，搜括靡遗，传其可知，不传其不可知而已。

二、旧志十卷，今因之然，以古迹另为一卷，列于选举之后，轻重失宜，排次鲜当，殊非体裁。且所列诸目，故城考核未精，山寨亦为叠见。其以现在之庙寺坟墓，列入古迹，尤为不经，今特正之。

三、作志各有体裁，义类总归至当。如建置所列，先乡里而后祠祀者，亦古圣王先成民而后力于神之意也。旧志以庙貌坛壝分目于建置，而城隍八蜡竟居社稷山川之前。又以祠庙寺观分列于古迹，而东岳关帝反居孟姜女孙真人之后，纷错淆乱，殊不可晓。今以坛庙为首，而寺观次之，统归于祠祀。

四、桥梁、市集、关隘，本建置类也，旧志列于地理，今易之。

五、户口、赋役乃国计民生所关，此《周官》所以为理财之书也。其间源流增损之故，先后轻重之源，酌古准今，乃可以得于时变通之利。故旧额悉载而不删云。

六、风土上关政教，下系民生，为治者所宜周悉。旧志附于地理，

今特另提一纲，分以七目，巨细毕录，庶展卷之下，不啻太史采风绘图而进也。

七、学校另为一志，亦沿旧本，而先贤先儒位次及祭器乐器等类，不厌其详者，山邑陋隅，古书少见，所以备参稽之未逮。况士列四民之首，学校为教化所先，此区区本意也。虽有病其烦者，勿恤矣。

八、旧志所载秩官，明以前寥寥数人而已。今数百年来更何从搜录，今得于古碑者数人。既确有见闻，未便复没也，故增入焉。

九、旧志惟名宦数人另分目立传，然今已大半遗脱。其余德政遗爱，建碑立祠者，俱仅附小书数语于后，未免太略，今皆另传于宦迹，一字之美，悉从旧志所载书之。

十、志与国史，体同而例异。志美不志恶，正也。旧志以本邑人操觚，岂君子居是邦之义乎？此康对山《武功志》所以见讥于后也。况人物则又专志美，更何解焉？今惟传其可传而不传者可知矣。

十一、本朝百十余年，官师房案，多不可稽，绅士亦无可采，览所存草本，大都夸奖人物，道德文章，孝义节烈，满轴琳琅。而官师竟为逸帙，余悲且惧。幸有王生子满，年八十余，自明季迄今，录有藏本，甚为详核，故余得备而论之。

十二、选举、贡监、吏员，例皆得书，旧志监生概入于例贡，殊为蒙混。今则以监出身及捐职人员附于例贡之后。其明万历以前未由考证者，仍从旧本。

十三、某人之子孙必书，所以美家传也。然以祖父之名而列于子孙之下者，于义未安，今更正。

十四、官师、人物，其已入祠祀及卓乎足纪者，特书立传，若事迹不彰而舆论归之，亦不容泯也。爰仿《唐书》之例，总列于篇。

十五、没世名称，盖棺论定。故人物所传，现存者概不录。

十六、艺文非关地方事迹，虽巨制鸿篇不录。至名胜古迹、碑铭序记，虽其文不足传，亦采取付锓，以垂不朽。

十七、仙术、寓贤应列入人物。旧志以杂述统之，殊乖体制。今所采者，考之古史，访之流传，虽一见一闻，无妨采而书之，以征名山之别录。而当年世故变迁，历历如见，其无关于事迹荒诞之语，概不录也。

十八、志书所载，如鼓楼文庙及书院膏火等类，余皆以升任卸事多所未遑，而志已付梓，难以更定。然余之所以存而不削者，深望后之君子，次第举行，故特表而出之，毋使余仅托之空言，亦以见后人之美，余不敢专也。

十九、各卷目后必有按，皆鄙见所及，非发挥事情即厘正讹缺，非徒循故事，饰虚文已也。其有所辨析考核者，即注于本条之下，率以按字领之。

目 录

卷之一 輿地志（1－18）

星野 沿革 疆域 形胜 山川 古迹 祥异

卷之二 建置志（19－44）

城池 廨署 乡里 市镇 祠祀 恤政 邮政 关梁

兵防 碑坊

卷之三 田赋志（45－58）

户口 地丁 赋税 起运 存留 耗羨 税课 盐引

卷之四 风土志（59－74）

习尚 艺术 礼仪 岁时 方言 化导 物产

卷之五 学校志（75－88）

学宫 祭器 乐器 乐章 祝文 儒学 书院 社学

射圃 学额 学田

卷之六 官师志（89－112）

官制 吏胥 题名 宦迹

卷之七 选举志（113－130）

荐辟 进士 举人 贡生 例贡 掾吏 武举 武弁

封荫

卷之八 人物志（131－148）

乡型 孝友 义行 烈女 流寓

卷之九 艺文志（149－176）

碑记 传序 杂著 诗 八景

卷之十 杂记志（177－184）

纪事 拾遗 附录

同官县志

卷一 輿地

星野 沿革 疆域

形胜 山川 古迹 祥异

同官县志卷之一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輿地志

同自西汉建邑，密迩京畿，介在三辅，扼塞延榆，襟喉关中，诚要地也。北道崇山峻岭断崖绝壁，昔人谓险阻佳于他处，岂偶然哉！则形势山川，固可按实而知也。而其间沿革损益，代有迁移。辨星野，察襍祥，参稽顾可或忽哉？志輿地。

星野

《周礼·保章氏》郑康成注：“鹑首，秦也。”《春秋元命苞》：“东井、輿鬼散为雍州，分为秦国。”《史记》：“天赐秦穆公鹑首之地。”《天官书》：“东井、輿鬼雍州。”《汉书·地理志》：“秦地于天官东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皆属焉。”“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秦之分也。”《月令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芒种夏至居之，为秦之分野。”《晋书·天文志》：“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为鹑首，……秦之分野，属雍州。”费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并云东井、輿鬼雍州。”《唐书·天文志》：“东井、輿鬼，鹑首也。”“主三辅及北地、上郡诸地之分。”《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古

雍州之域。汉三辅、北地、上郡及弘农、陇西、五原、西河、云中之境。”《天文分野书》：“井鬼在未，自井九度至柳三度，属秦分雍州，则陕西永兴、凤翔、凤、陇、邠、丹、同、华、耀、坊、延、鄜、兴元及西夏之西偏、秦凤之西北，皆秦分也。”《明史》：“自井九度至柳三度，鹑首之次也。陕西布政司所属之西安府、同、华、乾、耀、邠等州，皆井鬼分。”《明世法录》：“自井八度三十三分三十八秒起，历井二十三度鬼二度柳五度一十二分三十八秒，共二十九分一秒，为鹑首之次。其辰在未，斗柄建午，律应蕤宾。”《明一统志》：“西安府，《禹贡》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旧志：“同入东井一度。”

国朝钦天监测觜九度至井二十六七度为鹑首之次，其余井度并與鬼四度俱入鹑火。

按：自司马氏述天官，后之作史者皆志天文。汉、晋、隋、唐谭星家纷如聚讼，其说往往难通。雍在西而鹑首在南，果何解？与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两界，其说又已穷矣。论秦者，历代皆以东井、與鬼为雍州，而费直、蔡邕、京房、张衡辈有井一度入鬼二度及井十二度入柳五度之说。李淳风《法象志》且谓北地入尾，然则分星分野，固未可以为据也，至析而求之某度某分更凿矣。考同原属三辅北郡地，据诸家书，其入井而不及鬼柳也，明矣。

沿革

《禹贡》雍州之域，秦属内史地，隶于司隶校尉。汉景帝二年置祋裯县，分内史为左右，属左内史。县与今之耀州，皆汉祋裯地也。魏废祋裯，侨置泥阳，为北地郡。晋于频山之阳置频阳县，县地入于频阳，隶冯翊郡，苻秦于祋裯东北铜官川置铜官护军。后魏太武真君七年，罢铜

官护军置铜官县，以土门护军入焉，属北地郡。宣武时，仍析铜官置土门县。庄帝永安元年，属宜君郡，西魏因之。后周武帝建德四年，徙铜官故县于今县东北一里，去“金”为“同”，属宜川。隋属京兆郡。大业二年，省宜川及土门县，隶雍州。义宁二年后自雍州改属宜君郡。唐武德元年，罢宜君郡，立宜州。贞观初，以县隶宜州。十七年，罢宜州及土门县，复改隶雍州。天授二年，以永安县置宜州，县复隶之。大足元年，又罢宜州改隶雍州。梁开平二年，自京兆府改属同州。后唐同光元年，始自同州隶耀州。耀州在宋属永兴路，金属京兆路，元属奉元路，明改为西安府，县皆隶焉。

国朝雍正三年改耀州为直隶州，县仍隶之。十三年改为散州，县属西安府。此三代以来历代沿革之大概也。其前不必论，已据历代史考定，作《沿革表》于后，以便省览。

三代 夏雍州地。

秦 内史地属司隶校尉。

汉 祋祢属左内史。

晋 频阳属冯翊郡。

苻秦 铜官护军。

北魏 铜官初属北郡地，后改属宜君郡。

北周 同官属宜州。

隋 同官初属宜州，继属雍州，后属宜君郡。

唐 同官初属宜州，改属雍州。

五代 同官梁属同州，唐属耀州。

宋 同官属耀州。

金 同官属耀州。

元 同官属耀州。

明 同官属耀州。

国朝 同官初属耀州，后属西安府。

按：今县之名，昉于北周。其名同官者，盖因川名也，而或者以漆沮既同而得名，其说殊误。县虽设于汉，治则立于魏，其后部隶多岐，名号亦屡易矣。三石乔氏《耀州志》曾作沿革表，考核精明，览者便焉。今仿而参补之。若夫分封隶郡之巔末，则于志乎详也。

疆 域

东西广百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

东界蒲城县五十里，至白水县一百二十里。东南界富平县三十里，至县治一百三十里。

按：旧志谓东至白水界五十里，今考白水中隔蒲城地，不与县界接。

西界耀州四十里，至淳化县一百二十里。西北界宜君县五十里，至县治九十里。

南界耀州五十里，至州治七十里，西南界耀州五十里，至西安府二百四十里。

北界宜君县六十里，至中部县一百六十里。东北界蒲城县六十里，至县治一百四十里。

按：邑于郡属最小，东西南三面界他邑者，率平畴沃壤也。北境复岭层峦，川岩盘磴，人迹罕到。夫申画郊圻慎固封守，苟经界既正，固不待聚米画沙而已，了如指掌矣。昔陆清献公有言，封疆虽设，可以限地，不可以限人，是在惠怀斯土者哉。

形 胜

《地理志》：南则关中之襟喉，北则延宁之要害。

《西安府志》：峰峦环峙，原阜旋迴，右带同川，左襟漆水。

《耀州志》：北控神水峡，以龙虎诸山为城，以漆水为池，内倚济阳永宁，足备缓急，其扼阻加于他处。

旧 志：群山错峙，北当金锁之冲，同水奔流，南据上游之势。

按：邑之南境有黄堡寨，北则有金锁关，洵所称岩疆者哉。然明季时，小蠹寇关，蜂屯直入，若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又何故与？今圣化诞敷，神威遐邇。自陕以西扩地二万余里，车书辐辏，刁斗无惊，虽绝壑穷岩皆金汤也，何必恃险以为固哉？然今日之养兵练卒，不异昔时安不忘危，守土者宜何如加意也。

附 八景

济阳夕照 城之西隅有济阳寨，近城保障也。峰峦秀出，每日归崦嵫，赤霞绚采照耀，时久不昏，寨上旧有夕照亭，今废。

仙洞朝霞 即葛仙养真处也。去县二十里，其山皆石，块磊奇异，洞口当山之阴，每值天晓，霞光掩映如绣，时久不歇。

姜祠清风 即姜女殉夫处也。去县二里金山岩下有石洞，旁有泉流，呜呜如泣如诉，清冷沁人肌肤，后人名其泉曰“姜女泪池”。池水滴如聚珠，掬之则散，复之仍圆，亦奇景也。岩前有亭，绿杨环列，柳丝风拂，清爽异常。

瀑泉飞雨 泉在岱岳庙之西北。其水自山岩飞下，去地数丈，喷若洒珠，有潇潇风雨之致，本名飞泉。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置石于岩，透水，水从石罅泻出，形如瀑布，故更其名曰“瀑泉”。

三山春雪 去县三十里，三山鼎立，春深雪霁，登高晴望，乱峰献玉，万树飞花，云影天光，晃耀岩壑。常引辔两峡间，水流有声，凝冻犹结，恍如人在水壶。

二水冬冰 县北漆同二水，东南分流，潏迴山麓，冬月冰结，凭高俯眺，犹如银屏铺地。万顷玻璃光浮若镜，朝晖斜映，夜月中临，景色尤为清绝，昔人所谓长虹匹练，信不诬也。

高峰连云 去县四十里有北高山，山之高不知其几千丈也。登其巅，万山皆俯，极目四眺，秦境已半收矣！上有女华祠，亦称灵异。

炉山不夜 即陈炉镇也。其山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人燃火炼器，弥野皆明，每莫夜远眺，荧荧然一鳌山灯也。

按：旧志八景曰济阳夕照、仙洞朝霞、姜祠清风、石隙见金、灵泉福境、高峰连云、炉山不夜、奇峰天堑。夫金钗显应，流传近诞，有之亦古迹非景也。且石隙即姜祠，其去灵泉仅数武耳。一地而三景居之，取境亦殊不广。故僭为另撰，仍存旧本，后之览者，其河汉余言否也。

山 川

龙蟠山 在县东门外，状蜿蜒如龙，与虎山对峙。

虎踞山一名虎头山 在县治西北，状如虎踞。县城依于其麓，下有石泉，即虎溪泉也，其水清涌不竭，流引县治中，雍正年间泉涸。

济阳山 在县治西南，上有寨，下有方泉，甘冽异常，宜酒。详《古迹》。

印台山 在县治正西，与虎头、济阳二山南北相接。

按：三山皆旧城所附，自截筑新城，山乃在城外矣。城民大半居三山之上，其城下居者，特十之二三耳。旧志载虎头、济阳二山，而印台

缺焉，亦漏笔也。

嶂山 在县治西南，与济阳山相接，上有永宁寨。

金山 在县西北三里，有姜女祠，山下有济众泉，山之西麓有灵泉。

马兰山 兰一作栏 在县治北三十里，即晋元康间都尉张光戍守地。

西高山 在县西北三十里。

女回山 在县北四十里西高山之东。《唐书·地理志》：“同官县有女回山。”《潜确类书》：“俗传秦筑长城，孟姜女负其夫骸经此而返，故名女回。”又县志：“其山横遮无路，道忽从峡口出，世传秦兵追姜女迫，山忽转移，追兵迷，姜故得免。”二说并存，书以传疑。

神水峡 在县北三十里，西与女回山接，两山峻削险阻，并于石门峡有两路，东北通榆林，西北通宁夏甘肃。

北高山 一名女华山 在县北四十里，漆水所出。与宜君县接界，山距神水峡北十里，上有女华神祠，故又名女华山。《寰宇记》：“女华山高峰秀出，每有大风雷，多从华岳至此。”故老云华岳女君在此山上，因立祠，每旱，祈祷有验。

按：旧志谓北高山上有哭泉。相传姜女负夫骸至此，道渴，哭之，泉涌出。今考哭泉距北高山十五里地入宜君境，与县接界，《通志》亦承其误，未之厘耳。

润山 一名圣水山 在县西北十里，中有一石，每润则雨。

文王山 在县西北四十里，上有文王庙，《雍大记》云：“文王射丰于此。”

武王山 在文王山之西，上有武王庙，与耀州耙楼山接界。

白马山 在县西南五十里，武王山之东南。上有白马庙，南接耀州界。《金史·地理志》：“同官县有白马山。”

铁龙山 与白马山相接，上有石洞，居人皆呼为银矿，王将军墓在焉，见《古迹》。

飞仙山 在县南二十里，中有石洞，俗传为葛稚川升仙处，有碑。详《建置志》。

三泉山 在县东南三十里，与耀州将军山接界。

鳌背山 在三泉山东，冈峦似之，故名，与富平县明月山接界。

频山 在县东北一里，山下为昔年建县之地。详《古迹》。

石马山 在县南三十里立地镇。上有白马神祠，前为石池，清莹可鉴，岁旱，祷之雨。

石盘山 盘一作磐 在县北四十里。《魏书·地形志》：“铜官县有石磐山”。

凤凰原 在飞仙山之南。

铜官川 在县北一里，西南流，合漆水入耀州界。《水经注》：“铜官水出役翎县东北，而西南经铜官川，谓之铜官水。又西南流，经役翎县东，即《禹贡》沮水之源，合慈马诸川，经县北子午岭受榆谷水南流，与漆水合。”《寰宇记》：“铜官川在县北五十里。”旧志：“铜官川源出哭泉。”今考哭泉在县北五十里，《寰宇记》盖指其源处言也。

沮水 即宜君水，又名梁寨河 在县西四十余里，自宜君界经耀州流入县界，又南流复入耀州界，即宜君水也。《耀州志》：“宜君水自耀州西北受府西河，南入同官县境，为梁寨河，又南受吕村河，又西南受沙罗水，又南复入州境。”《地理今释》：“沮水源出中部子午岭，西南流经宜君、同官二县境，至耀州城南，会漆水，东南入富平县界。”

漆水 在县东北五十里，源出北高山，以地多漆木而名。西南流经县城，东合铜官川，又南受雄同川水，又西南受雷平川水，又西南入耀

州界，与沮水合。《耀州志》：“漆沮上源同官，下委富平。故同官诸水皆会于漆沮，其不入漆沮者，惟乌泥川与大小石盘耳。”

按：《寰宇记》：“漆水自同官县东北界来，经华原县华原今并入耀州合沮水。”《地理今释》：“漆水源出同官县北高山，经流城东，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与沮水合，此即《禹贡》之漆沮也。”又按：《地志》谓漆水出扶风县，《水经》亦以为出扶风杜阳县。俞山杜阳今岐山普润县之地，亦汉漆县之境。此邠之漆，即《诗》所谓“自土漆沮”者是也，其水入渭在泮泾之上，县境经耀州者，入渭在泮泾之下，正与《禹贡》合。其以郑白二渠为漆沮者，盖漆沮之源虽发于同官，惟富平石川河正当其地，为郑白二渠之所入。世遂以二渠为漆沮者，误也。若洛水亦名漆沮，则以漆沮故道自富平经白水南而东注于洛，故古人多以洛水为漆沮。自郑渠湮废，漆沮自富平断绝，不复入洛。程氏大昌谓雍地四漆沮而实三派，可谓得其归矣。

乌泥川 在县东北五十里，源出车挽沟，经县东南流入白水县，为白水，又入蒲城县，为南河水，又东南流入于洛。

汉井泉水 在县东北三十里，南流合乌泥川东入蒲城界。

大石盘川 在县东北三十里。

小石磐川 在县北四十里，循马栏山北合大石盘水，东流入坊州宜君县界。

雄同川 在县东四十里，西南流合铜官水。

雷平川 在县西二十里，南流入铜官水。旧志：雷雄二水岁溢而善崩，甚为城患，且终县境无灌溉利。

按：同四面皆山，峰峦绵亘，不可尽名，而女回、北高诸山，实为此地名胜，漆沮亦一衣带水耳。而经史并传，固水之最著者，旧志于漆，

略书其概，而沮竟不书。岂以沮出子午岭，与县无涉，故删之耶？今考《耀州志》，谓沮水南入县境为梁寨河，而《通志》亦载之。则沮之在邑境，未可置而不论也。

古 迹

铜官故城 《寰宇记》：“铜官故城，在县东南十里，后周建德四年徙今治。”今考县东南十里有高平村，其故城不可复识，而故老犹相传昔年建县云。

同官故城 在县东北一里频山下。旧志谓瓦砾犹存，今皆湮灭，惟古墓数塚，累累于荒烟蔓草间。山南有小寺，亦半就倾圮，寺后有石碑，字剥落不可识。宋敏求《长安志》：“铜官在永安元年属宜君郡，周自今县东南十里徙于今治。”乔三石《耀州志》：“周武帝徙铜官故县于今县东北一里，去铜字为同。然则故城在县北一里者，即后周所建也。”旧志谓故城在县东北里许频山下，迨后周患漆同两水，徙城于今治，其说误矣。

铜官护军 苻秦时设，太元九年堰铜官水以困姚萇即此。

赵氏坞 在县北三里频山之阿。《晋书·苻坚》载记：“晋太元九年，姚萇屯北地，苻坚讨之于赵氏坞。”《通鉴》胡注：“赵氏坞近同官川。”后为川水冲决，尽成沙砾，今呼为赵家滩。

济阳寨 即故铜官护军。在县治西济阳山上，有土城，高数丈。元末张良弼遣判院虎林赤都事吴进贤筑山寨为据守计即此。明嘉靖三十二年，虏报甚急，知县亢庆鸿乃大修之，得故窖，窖尚有藏粟，有洞，旁穿数百尺取水，今遗迹犹存，即两截泉也。

永宁寨 在县治西南隅嶂山之上。与济阳寨为犄角。明嘉靖三十二

年，知县亢庆鸿筑，有土城，周围一里许，高丈余，今皆倾圯，其遗址犹存。

南古寨 在县东北十五里。四面皆沟，一径仅通，峡上平旷，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

西梁堡 在县东南三十里。故址犹存，昔人据险守御处。

黄堡镇一名黄堡寨 在县南四十里，前时居民守御地也，在金尤为重镇，《地理志》载焉。晋升平初，姚襄自杏城进据黄洛堡，秦苻生遣苻黄眉击败之。明嘉靖三十五年复筑堡城。旧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封其神为德应侯，以陶冶灵故也。祀以晋人柏林配享，林盖传居人陶术者，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

兔窝岭 在县南三十里，与金牛岭接。相传唐太宗为秦王时猎兔于此，石上有兔形矢迹。

金牛岭 在兔窝岭南。俗传有牧儿遇虎于此，一黄牛与虎格斗得免。会秦王擒刘黑闥归，亲射虎岭上，获之，因名。

灵泉 在县北三里灵泉观。后有石洞焉，方广丈许，后人塑玄帝像于其中，泉涌玄帝座下石穴中，寒冽异常。岁旱祷之，立应。洞草冬青，香气不歇。人病取水和药多愈。有开元时敕谕碑。

芹井泉 在文庙后，水味甚佳，比他井每斤重二两。洪武二年常国公遇春行兵致此凿井，本在儒学内，今学署久废，泉亦淤。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复浚之，立碑井侧。

莱公泉 在县东十里寇村，详《人物志》。

清廉泉 在县署西园之南，以昔有廉官称，今井迹犹存。

方泉一名汲灵泉 在县西门外济阳山下。昔人于月下见二羊相触，叱

之不见。明日于其处掘之纔二尺许得泉，味极甘冽，宜酒，故老云唐时常御用焉，有光禄吕公碑颂，详《建置志》。

榆柏泉一名龙溪泉 在西南一里南寺沟真武祠前。两岸犬牙相错如龙口出水，因号龙溪泉。水色极清，宜茶。东流入于漆。后人绕泉多树榆柏，故又曰榆柏泉。

三山泉一名暖泉 在县东南一里许，西流入漆，浴之愈宿疾。

亭子泉 在县东一里。上有马氏祠亭，今亭泉俱废。

两截泉 在济阳寨前小崖下。泉去地二百余丈，中有洞，旁穿数里，与民居通。元末兵乱，居民尽山居，为固守计。避寇穴藏，通井取水，中有断道，上以石条封之。先时井迹犹存，近成为路。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石识之。

琉璃厂 在县东南三十里立地镇。镇出白土，可为瓷器。明初勅造琉璃厂，以供秦王府盖造之用。有嘉靖十七年重修碑记，见《艺文》。今厂久废。

义亭 乔三石《耀州志》：“后魏徙北地郡于宜君县界义亭故城。”则义亭当在县北境，今废，久不传。邑人不复知有此名矣，富平亦尝徙义亭，当别为一地。盖富平不得越同官而徙于宜君界也。

石保县 在县西北五十里，即今之石柱原也。石保在北魏时原统于中部郡，《魏书·地形志》：“中部郡领石保县。”周闵帝元年，进阎庆为石保县公即此。今又名故县村。

姜女石洞 在县北三里金山岩下，即姜女葬处。有石龕，广可丈许，塑二像于其中，左范郎右姜女。俗传谒者虔诚拜祷，常有金钗一股从石隙中坠下寸许，人皆见之。有元至正二年县尹孙彝碑记。

葛真人洞 在县南二十里飞仙山上，名飞仙洞。旧志载为葛稚川仙

迹，后好事者建庙于石洞之崖，肖孙真人思邈之像于其中，即以为耀州孙真人之后洞。洞中空四十里，世俗于二月初二日药王诞辰，竟观洞口烟出，以为自耀州通来，其说殊诞。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为立碑识之，以正其谬。

王将军墓 在西南五十里铁龙山上。世传为王翦父墓也。

都尉钟升墓 在县西北三十里神水乡崔家堡，有碑。为耕者没，其半存者载为元大德四年间也。墓前有石人一，石虎三，石羊二。

唐单雄信墓 在县治西四十里故县村开福寺侧一里许，无碑。有石羊一，毁其半。

按：《通志》《唐书·单雄信传》：“雄信曹州济阴人。”“东都平斩洛渚。”同官非本籍，又非洛师近地，曷为西葬关中耶？附于疑塚，信不诬矣。

明冯金事宁墓 在县东四十里地曰南神鹄。

雷御史雨墓 在县东二十里地曰枣园。

按：胜地遗踪，名贤芳躅，固与河山日月并寿争光也。然陵谷变迁，废冢残碑又尽为牧竖樵夫所灭没。余尝登女回沂哭泉姜女石龕，千秋如昨，贞节固不磨哉！然则人之所恃以不朽者，盖可识矣。

祥 异

唐 神龙元年四月，雨雹杀鸟兽，大雨水漂民居五百余家。太和三年四月，暴雨漂没民居二百余家，十月癸丑伏内火，十一月庚子京兆上言，同官等八县早霜损稼，共二千三百四十顷。

元 至大二年七月蝗。天历二年四月饥。

明 天顺二十二年大旱，虫鼠食稼。成化二十三年大饥，人相食。

嘉靖三十四年黑眚见，大饥。十二月十二夜地震有声，同漆二河水涨，坏公私庐舍以百计。万历十年岁饥。十一年苍龙见于文王山。十四年夏六月，飞蝗蔽天，西去不为灾。十五年春，蝗蝻食禾，七月大饥，民食草木，道殣相望，有以石纳粮者。十六年，野有苍狼噬人，往来城中无禁。十七年，黑龙见于东南。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天赤如血，巳时渐黄，日始出，全陕皆然。二年，飞蝗从东南来，天日为黯，触人面目，挥之不去，禾苗立尽。岁大饥，米斗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钱，民饿死者无算。七年秋蝗，大饥，冬地震。十二年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雨雹，半日乃止，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食。

清 顺治三年雨雹，积地数寸，禾稼尽伤。四年雨雹伤稼。五年蝗飞蔽天，禾有尽食无余者，亦有绝未伤者。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王益村山崩。十二年夏大旱。十四年牛大疫，人多废耕。十六年上店镇沟中，夜闻有声如烈风怒发，旋有白气如练东飞十余里，化为蛇，长二丈余，头大如杵，垂于富平之底店，须臾不见。十七年虎昼食人，牲畜被害甚众，县令冯元英虔祷于土地祠乃息。康熙十三年夏大旱，秋禾无获。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济阳寨山崩，压死四十余人。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暴雨，城东南平地水深丈余，民有漂没者。三十年夏飞蝗蔽天，岁饥，斗米六钱。三十一年大疫，夏五月麦大熟。五十二年地震。五十九年自春徂冬不雨。六十年大旱，斗米八钱，六月十七日始雨，秋大熟。六十一年暴雨漂居民甚众。雍正十年大旱，十月雨，农始种麦。十一年大旱。十二年大旱，斗米四钱。乾隆二年三月初一日，明伦堂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地震。十年六月初六日雨雹如弹子。十七日又雹，坏庐舍无算。十二年夏，四月陨霜杀麦秋，七月二十九日大风拔木，八月旱，十月初一日地震。十五年夏雨雹，十二月初一日地震。十六年三月辛亥十四

日，雨雹，山头如雪，数日始消。十七年春，彗星见于西南，夏大旱，六月十一日雨雹如李实者，十四日又雹，岁大饥，斗米五钱，八月初一日申时，有星陨于西北。十八年苍狼食人，见于西原。十九年四月初十日，陨霜杀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雨雹。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东乡十八村被雹，麦禾尽伤。二十七年夏大旱。

按：同自后周，乃有今名。其前多散见于内史、冯翊、北地郡。故自汉晋五代地理五行诸书，其记载皆无可采，独断自唐为切而可据也。然世代湮遥，考稽难悉，仅即其见于《通志》者、《明史》者，录而补之。旧志百四十年矣。书册尚可搜求，父老亦多闻见。备书于册，于以见盛世不讳，偏灾乃见灾也。人事有抚绥，大变不为害，此灾之所以为祥也哉！

同官县志

卷二 建置

城池	廨署	乡里	市镇	祠祀
恤政	邮政	关梁	兵防	牌坊

同官县志卷之二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建置志

国之大事，治民事神是已。一邑之中，建修创竖，所在皆有，何莫非为此哉？临卫之地，居养之方，名以时更，制因代异，盛衰成败之间，可以觐运会，识政教焉。今国家承平百十余年矣，百度聿新，靡废不举。而同之城里规模，视昔更减，军垒故迹，且了不复存，非以昔为要地今为简邑哉？他如坛庙寺观，半就颓倾，古制竟不可复，则又以贫之故也。司土者能无今昔兴废之感耶？志建置。

城池

西魏置铜官县，在今县东南十里。后周去金为同，改同官县于今县东北一里频山下。旧皆有城，其故迹无复存者。明景泰元年，檄县筑城凿池，知县樊荣始为筑浚，会漆水啮崩，荣亦迁去。知县傅鼎继修，成化十九年，知县颜顺始续成之。弘治元年夏，城崩，知县王恭重修，作石堤以障漆水。嘉靖三十二年，虏报甚急，知县亢庆鸿增修，周四里，高一丈，池深一丈，四门皆有覆屋。万历元年修丽譙甃雉堞以砖，门四，名其东曰望函，西曰拱羌，南曰文明，北曰迎恩，又东凿二水门。十八年，水崩迎恩门，知县屠以钦改置正北，题曰镇远门。二十一年，知县

马铎以北门直突，筑北瓮城，建宣威门。东门圯于水，久塞。四十一年知县梁善士复辟之，题曰启元门，建覆屋三楹。崇祯年间，知县刘泽远扁其四门，曰北接灵朔，曰东来紫气，曰南近长安，曰西镇戎羌。末年移居山寨，城圯，先是县城包济阳、印台、虎踞诸山。清康熙二十四年，三山土窑因霪雨倾塌，压死四十余人，居民震怖，吁请修城。时知县雷之采以旧城辽廓，人不足守，且工大恐费不资，乃截西城之半，隔印台等三山于外，建筑新城。周二里三分有奇，凡四百七十丈，顶宽五尺，底厚一丈。二十八年，知县黄锦心继修，题其东曰迎紫，西曰永宁，北曰镇平，南曰成化。乾隆十八年，知县曹世鉴复增修之，改南门曰西偏。

按：城制旧高二丈，延袤四里三百五十步，南北半附虎山、嶂山之麓，隍深一丈，后频被水患，城址渐促。自康熙年间改修截筑，视昔规模仅半，城与山寨不相附矣。故城虽不可考，然《寰宇记》谓铜官故城在县东南十里，则其先非无城也。乔三石《耀州志》谓旁以龙虎诸山为城，以漆水为池，盖指形言耳。前志谓同官旧无城，果何据欤？《陕西通志》以为后周武帝建德四年建，明景泰元年始为筑浚，则又即以后周之城为今城矣，皆承前志之误耳。今城筑于明景泰初无疑也，则其自频山而徙今治也，其即始于此时欤？

廨 署

县署 在城西，大堂五楹。明景泰初，知县樊荣建，西安府知府吴孟祺题其堂曰“节爱堂”。先堂东为典史厅，西为銮驾库，后俱为积贮库，堂前东西吏舍各十二夹甬，皂隶站班房二，中为戒坊。旧有戒石亭，久废。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新建。清康熙四十年，知县吴翰珍复毁。前为仪门，西南为狱门，东为酆侯祠，祠前旧有寅馆，馆前有催科

所，后废为马厰，今改为仓。大门三楹，旧有鼓楼，重檐复屋。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所增建也。康熙四十年，知县吴翰珍拆毁。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新建大门。改建鼓楼于东街，堂后为宅门，宅门之内正厅五楹，颜曰“退思堂”，左右厢房各三楹。又后为内宅，宅东书室五楹，前有隙地。又东南书室三楹，宅西居室前后各三楹。西北为厰。

典史署 在县署西南。康熙十八年，知县雷之采增修。

县丞署 在县署东。明宣德年间裁废。

主簿署 在丞署后。明万历年间裁废。

金锁关巡检司署 在县北三十里。顺治十三年裁废。

漆水驿驿丞署 在县署东北皇华街。顺治十三年缺，裁驿改归县署，旧建马厰于仪门东。乾隆三十年，知县张尔戡复移于署西花园。

察院行署 在县东南，明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修。国朝乾隆元年，知县张尔戡奉文拆毁，三十年知县袁文观捐俸新建营署于此。

布政司行署 在县署东，久废。今先农坛即其故址。

按察司行署 在布政司署西，久废。

医学 在县治东，今废。

僧会司 在县治北门外重兴院，久废。

道会司 在县治清宁观，久废。

按：郑大夫有云：“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夫居官者将庇其身以庇物，临莅之地，宰制之方，顾可忽哉！世俗狃于目前之见，每以修衙舍为痴，视同隔膜，而或者惑泥风水，欲借此以冀迁升。呜呼，居官而私心若此，其于民也可知矣。

乡 里

明初编户二十三里同川、东阳、南阳、西阳、北阳、上官、常宁、长乐、神

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安、安阳、资惠、集贤、雷平、永受、阜厚、和丰。其一里失记。弘治十五年并一十三里同川、永受、东阳、上官、神水、南阳、丹青、修文、忠孝、常宁、资惠、安阳、集贤。崇祯八年并八里同川、永受、修文、忠孝、东阳、安阳、资惠、集贤。十五年并六里，今因之：同川里、东阳里、修文里、忠孝里、安阳里、永受里。

同川里 领在城及村一百一十六：河东坡、孙家坪、桑皮头、王家老池、党家塔、寇村、尖角里、鹿台村、孙家塬、红土坡、菩萨里、洞子沟、北神阁、姚家嘴、蒲池王、官酒铺、桃园里、苏家庄、神武村、前渠村、后渠村、公家原、寇家原、松林村、孙家河、张村、郭家河、圪堵村、南雷村、郑家河、白家河、马家河、灰堆坡、王益村、十里铺、雷家沟、枣庙村、前匣子、后匣子、十二里铺、沙家原、县口村、蒲落村、深沟村、太子庄、吕居村、高窑寨、安乐村、党家原、梁家原、武家原、顺河村、王家坡、柳湾村、罗圈里、走马梁、花庄子、石塌里、草店子、金锁关、仲家山、姬家塔、寨里坡、桐树圪塆、边家庄、霸王庄、李家沟、半截沟、火眼头、金牛庄、余蒿沟、渠赤铺、杨家坪、侯家崖、嘴儿头、花石崖、蒲家山、何村、山底里、上官山、庙山里、常家河、周家河、王家庄、湫沟里、马家村、刘家塄、毕家庄、漫坡里、安家坡、冯家河、习家岭、化圪塔、细嘴梁、双山上、庙山子、王家梁、高桥村、白家岭、牛家庄、棉花坡、崔家山、麻寨里、宋家岭、杨家散岔、姚家湾、韩家岭、北塔里、寇家岭、白家窑寨、西村、庙嘴里、泥古村、阿姑村、西坡里、崖窑里。

东阳里 领村一百八：刘村、柏庙村、程家原、桥子上、麻家庄、炭家庄、漆家庄、罗家山、祈家沟、南鳌背村、雷家坡、潘家河、周家沟、观音堂、北鳌背村、陈家河、车湾沟、狗儿村、彭家山、新庙塌、

武家塌、铁龙沟、租子沟、坡石村、邵家沟、上店镇、簸箕掌、麦长河、祈家塔、杨家庄、景家坡、魏寨、肖家塔、枣园村、庞家河、太和寺、店子上、肖家渠、西王家、东王家、乌泥川、高家湾、同家原、南斜里、何家沟、甘枣园、南神阁、宁家沟、徐家河、官庄原、冯家塬、肖家堡、羊安岭、肖家河、李家湾、水沟里、山照河、嘴儿头、相陵儿、灰堆里、孺子河、狗槽里、葛条塌、瓦窑岭、小棋盘、检蒲村、鸭回岭、南斗村、杨家河、雷家圪塔、南要弦、北要弦、南古寨、北古寨、元树村、三门寺、甘沟凹、洞子沟、后槽里、原岭沟、武家河、马家原、孟家塔、纸房村、王家原、官地里、神周村、草沟里、冯家村、艾卜村、景家庄、马入沟、六极塌、赵家塌、后老庄里、钮家嘴、惠家沟、蒋家岭、寺背后、三棱圪塔、普崖、大庄窠、膺家地、庞家塌、枣园里、杨家庄、南堡子。

修文里 领村八十：赵家原、赵家河、王家河、蔡家原、磨活村、刘寨嘴、庙底下、胡芦泉、避难村、崔家坡、南头村、龙尾村、西头村、活龙村、上演家池、阿来村、青龙村、故贤村、石柱原、下演家池、京兆村、木长村、铁龙头、上安村、上白石、光明村、沟西村、上官村、克坊村、下白石、开府村、元古庄、马原村、东古庄、上来兴、西古庄、王益堡、杨家原、李家嘴、下来兴、僧寅村、吕村河、安里河、郝家坳、上西古村、西吴村、梁寨村、龙首村、焦寨村、下西古村、桃园村、杨庄村、南楼村、北楼村、寺上村、同德村、吴庄、丈二沟、牛角湾、史村、白原村、马家原、现头村、阎家岭、穆家原、姚家原、南庄、李家渠、范寨村、前胡家峰、修文村、铺子里、渠家庄、后胡家峰、黑古庄、北村里、枣园子、边家河、化沟村、红崖圪塔。

忠孝里 领村三十九：黄堡镇、大老池、梁家原、韦家原、文明圪

塔、土桥子、董家河、党家河、冯家桥、卢家原、南村、吕家原、韩古庄、柳池堡、王家匾、新村、石凹里、王家原、石坡原、金圪塆、暂头原、东韩家原、马嘴里、桃叶坡、金马庄、蒿长里、曾家坳、腰节里、张家村、木瓜沟、沙锅楼、杏林村、张家岭、党家原、朱家窑窝、铁门庄、赵家渠、凤池村、西韩家原。

安阳里 领村三十五：丰禾村、庙背后、史家原、罗寨村、东十里铺、高坪原、孙家坳、南韩家原、黑池原、墙下村、马村、北雷村、孝慈村、仓房坪、上岢峪村、李家沟、官地里、何家原、孟家原、周原村、下岢峪村、嘴头、安阳村、西义兴、吕村凹、塌泥河、贺家楼子、范家寺、梨园庄、翟家庙、赵家匣、宋家峁、三十六条埝、北窑窠、肖嘴塌。

永受里 领村十五：小豆村、高家原、店子上、鸭口岭、川口河、东义兴、苜蓿店、枣儿村、永受村、马家窠、陈炉镇、立地镇、路家原、安河沟、北沟里。

东乡 共九十九村：

第一保 河东坡、孙家坪、桑皮头、柏庙村。

第二保 党家塔、尖角里、寇村、王家老池。

第三保 刘村、程家原、桥子上、赵家匣、鹿台村、官地里。

第四保 北古寨、南古寨、南要弦、北要弦、钮家嘴、枣园里、三棱圪塔。

第五保 麻家庄、姚家嘴、炭家庄、车湾沟、鳌背村、陈家河、周家沟、赵家塔、观音堂。

第六保 祈家沟、雷家坡、潘家河、罗家山、马家河。

第七保 彭家山、赵家塔、杨家庄、新庙塔、武家塌、萧家塌、铁龙沟。

第八保 惠家沟、狗耳村、坡石村、租子沟、漆家庄。

第九保 庞家河、太和寺、麦长河、南斜里。

第十保 孙家匾、簸箕掌、红土坡、肖家渠、上子店、邵家沟。

第十一保 东王家、西王家、菩萨里、乌泥川。

第十二保 元树村、洞子沟、蒋家岭、高家湾、葛条塌、同家原、何家沟。

第十三保 甘枣园、嘴儿头、杨家庄、南神阁、北神阁、官庄原、宁家堡、徐家河。

第十四保 冯家原、肖家堡、肖家河、李家湾。

第十五保 水沟村、山照河、南堡子、孺子河、羊安岭、相陵儿、灰堆里。

第十六保 小棋盘、瓦窑岭、寺背后、普崖、枣园村。

第十七保 大庄窠、鸭回岭、南斗村、膺家地、庞家塌、检蒲村、雷家圪塔。

南乡 共六十五村：

第一保 东王益村、西王益村、灰堆坡、庙嘴里、东十里铺、西十里铺。

第二保 泥古村、川口河、鸭口河、二十里铺。

第三保 韩家原、墙下村、小豆村、店子上、高坪原。

第四保 张家村、安合村、景家坡、魏寨。

第五保 上店镇。

第六保 陈炉镇、北沟里。

第七保 马家窠、永受村。

第八保 立地镇、枣儿村、苜蓿店。

第九保 东义兴、西义兴、高家原、孙家坳。

第十保 上岢峪村、下岢峪村、罗寨村、周原村、嘴头、丰禾村。

第十一保 黄堡镇、新村、李家沟、吕家崖。

第十二保 王家原、石凹里、石坡原。

第十三保 吕家原、南村。

第十四保 王家原、土桥子。

第十五保 凤池村、东柳池、西柳池。

第十六保 党家河、冯家桥、董家河。

第十七保 黑池原、庙背后、安阳村、马村。

第十八保 史家原、孟家原。

第十九保 梁家原、韦家原、南韩家原、大老池、文家圪塔。

西乡 共一百二十村：

第一保 蒲池王、慢坡里、官酒铺、安家坡、桃园里。

第二保 苏家庄、神武村、公家原、郭家河、冯家河。

第三保 艾卜村、习家岭、常家河、白家河、范寨村、化圪塔。

第四保 寇家原、党家原、蔡家原、赵家渠、铁门庄。

第五保 周家河、铺子里、张家岭、李家渠、牛角湾。

第六保 胡芦泉、边家河、化沟里、郑家河、红崖圪塔。

第七保 沙锅楼、木瓜沟、庙底里、杏林村、朱家窑窠。

第八保 神周村、张村、松林村、孙家河、王家河。

第九保 北雷村、南雷村、赵家原、圪堵村、赵家河、北村里、枣园子。

第十保 磨活村、曾家坳、崔家坡、避难村。

第十一保 上演家池、下演家池、上龙尾村、下龙尾村。

第十二保 阿来村、青龙堡、阿姑村。

第十三保 活龙村、石柱原、京兆村、故县村、木长村、北窑窠。

第十四保 上安村、金圪塆、铁龙头、克坊村、卢家原。

第十五保 上西古村、下西古村、僧寅村、杨家原。

第十六保 韩古庄、马嘴里、穆家原。

第十七保 马原村、光明村、上白石村、下白石村、上官村、沟西村、腰节里。

第十八保 开府村、东古庄、西古庄、王益堡、李家堡、郝家坳、上来兴村、下来兴村、西吴村。

第十九保 龙首村、梁寨河、焦寨村、桃园村、寺上村、杨庄村。

第二十保 修文村、南楼村、北楼村、姚家埝、南庄、吴庄、同德村。

第廿一保 史村、马家原、赵家沟、白原村、现头村、阎家岭。

第廿二保 安里河、梨圆庄、吕村河、桃村坡、韩家原、暂头原、元古庄。

第廿三保 南头村、西头村、孝慈村、刘寨嘴、吕村凹。

北乡 共一百零八村：

第一保 雷家沟、枣庙村、武家河、马家原、刘家埝、翟家庙、马家村。

第二保 顺河村、王家坡、柳湾村、崖窑里。

第三保 冯家村、前渠村、后渠村、贺家楼子。

第四保 武家原、梁家原、党家原、何家原。

第五保 前匣子、后匣子、宋家峁、沙家原、寇家峁、毕家庄、侯家崖、甘沟凹、杨家河、三门寺、后槽里、原领沟、蒲

落村。

第六保 太子庄、西坡村、吕居村、何村、高窑村。

第七保 仓坊坪、官地里、王家原、桐树圪塄、细嘴梁、寨里坡、渠池铺、狗槽里、庙山里。

第八保 县口村、深沟里、孟家塌、祈家塌、景家庄、马入沟。

第九保 杨家坪、麻窠里、北塌里、高桥儿、黑古庄、湫沟里、双山上、塌泥河、火眼头、杨家散岔。

第十保 金牛庄、金马庄、范家寺、蒿长里、边家庄、庙山子、韩家崩、白家崩、余蒿沟。

第十一保 纸房里、草店子、走马岭、安乐村、山底里、花庄子、石塌里。

第十二保 金锁关、仲家山、崔家山、姚家湾、姬家塌、三十六条埝。

第十三保 前胡家峰、后胡家峰、渠家庄、牛家梁、王家梁、半截沟。

第十四保 霸王庄、棉花坡、草沟里、李家沟、白家窑窠、前老庄里、后老庄里。

第十五保 肖嘴塌、王家庄、六极塌、西村、路家原、罗圈里。

第十六保 前花石崖、后花石崖、前嘴儿头、后嘴儿头、蒲家山、上官山、庙山里。

按：古者轨里乡连之制，原所以藉人丁而联村落，今之里长、乡保即其遗意也。同五方杂厝，居徙无常，地不能以限人，人亦不能属于里，故里长之所统者，地亩之所居也。乡保之所管者，室家之所定也。析甲于里而赋役有经，联村于乡而保甲可按，此教养之要枢，而为治者所宜

详也。故词繁而不杀云。

市 镇

城市集 在县治明远街中。集以每日早。岁有三会：四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七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十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

黄堡镇 在县南四十里。集以三、六、九日，无会。

陈炉镇 在县东南三十里。每日集。会三：四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六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十一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

立地镇 在县东南四十里。无集。会三：五月十三、十四两日，九月十三、十四两日，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

上店镇 在县东南四十里。无集会。

按：邑之市集渺矣哉！明远一街，坊肆百余座耳，布、粟、蔬、薪而外，更无长物，余皆于会期取给焉。其在四镇者，惟陈炉称最。每集各设牙行，岁共输税银六十余两。惟西乡无集场，向来亦私勒税，近奉吕席二公裁革，民甚便之，勒石于仪门外。

祠 祀

社稷坛 在县西北，北向。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埋二石柱于坛南，只露圆尖，其形似钟剡上，而下植于土。又为瘞坎于坛北，四出阶三级。坛外为墼，圆周。四门围墙共一百三十二步。祭以春秋仲月上戊，雍正三年定制祭品羊一、豕一、帛一、铡一、笱豆各四、簠簋各二。附坛地一亩有余。

按：《礼书》：“社祭五土之祇，稷祭五谷之神。”自古以勾龙周弃配。明以前社稷多为二坛，洪武十年始罢配享，合为一坛，盖准诸举社，

则稷从之意也。今郡县各因其制，岁有其祀。又洪武八年定制，命各州县耆老，岁以春秋仲月致祭于五土五谷之神，每里立社一，谓之里社。今废。

风云雷雨山川坛 在城东南隅，南向。立三石柱于坛北，不设瘞坎，余制祭品俱如社稷。四门周围一百四十四步，祭以春秋仲月，雩祭以于是坛，又以城隍合祭。附坛地一亩有余。

按：《周礼·大宗伯》：“以禋燎祀风师雨师，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秦汉以来，各有其祀。至唐天宝，以雷师同祀雨坛。明初增云师于风师之次，此诸祀之所由来也。洪武三年始，合天神地祇为一坛，阴阳一气，义诚得矣。独以城隍合祭，则未知何本也。

先农坛 在县治东北，雍正三年建。坛制陈设俱如社稷，帛用青色。四面周围二百九十六步，正屋三楹，中奉神牌，旁两厢为贮农器藉谷之所。祭以季春月行耕藉礼。附坛地三亩有余。

按：国之大事在农，古者有藉田之礼，由来重已。然祀典自秦以前不可考，汉以后代有废兴，后乃藉祀俱亡焉。我朝隆礼肇祀，郡县皆得有坛，诚旷典哉，物阜民康所从来矣。

邑厉坛 旧在河东，遇祭河涨不能渡。明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移置城北宣威门外。岁以清明中元十月朔晡时祭。祭品同前，外设馒头汤饭于坛之东西。祭之日，迎城隍神像于坛中，南向。祭毕像行，各官旁立候过，揖送如礼。

按：《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厉祭所以祀无祀鬼神也。自古王者至公卿大夫士皆有祭，祭虽始于子乔，至明初令天下郡邑立坛，其后岁乃有常祀焉。独邑于祭后设姜女木主，特牲以祭，虽于礼未有明文，亦钦崇节义之不容已者欤。又按：明洪武八年，命各州县耆

老，每里立无祀鬼神坛，岁以春秋仲月致祭，谓之乡厉。然今鲜行之者。

周文王庙 在县西六十里文王山上。康熙三十九年重修。

周武王庙 在文王庙西武王山上。康熙四十二年重修。

按：《通志》：“文武本一山，以山分东西二峰故名。”今登高凭眺，想当年射丰胜事，丰镐旧都宛然在目。而二圣之芳踪，乃永垂于山区僻境也。今其庙固庳隘无足纪者，然地以人传，庙以人重，岂可忽哉。

关帝庙 在县北镇平门外。明嘉靖十八年，崇祯三年、十六年，清康熙十七年各重修。大殿五楹，献殿三楹，东西厢房各三楹，院前戏楼三楹。立马门三楹，门外照壁，殿左僧房三间。春秋祭品牛一、豕一、羊一、帛一、爵三、笾十、豆十。五月果品五盘，不用笾豆，余如前仪。后殿三楹，中祀光照公、裕昌公、成忠公，春秋祭品羊一、豕一、笾八、豆八、帛一、爵三，五月如庙祭仪。

按：旧志谓关帝庙实禹祠，端冕凝旒，俨然禹像，夫神于元大历时已封义勇武安王，则当年尊崇庙貌固以王封之矣。神之祀于明末显，旧志未深求而谓后人以关王当之为误，实自误耳。清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供奉后殿，岁春秋祀以太牢。各县如制，今神之冕旒像祀且遍穷乡僻壤焉，岂独同哉？

城隍庙 在县署东。明洪武四年重修，盖沿宋旧址也。嘉靖十八年，知县白镇又增修之，寝宫五楹，川堂三楹。东西膳房各三楹，大殿五楹，献殿五楹，前石坊三楹。左右钟鼓楼、八卦亭、仪门。八卦亭中竖石碑，前有狮楼，东角门旁灯山楼三楹，西角门旁鳌山楼三楹，二楼俱重檐复屋。东腋仁母殿三楹，西腋瘟神殿三楹，两廊神怪室各十楹，大门三楹。岁与山川邑厉同祭，俗以诞辰亦祭，祭品与社稷同。

按：城隍，《祀典》不载，然自汉唐以来，代有其祀，至宋祠益盛。

后之议者，谓其卫民之功与社稷并，故宜有祀。世俗以五月十一为神诞辰，故于是日庙祀。夫城隍非人，鬼也，安有诞辰？盖自秦臣冯尚有梦感之说，后乃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谬矣。明初合祭于山川坛，敕封显佑伯，后皆罢去，惟建庙设木主焉。今之祀者，犹塑像造怪，岁仍与山川邑厉同祭，而庙祭不行焉，抑又何哉？

八蜡庙 在县北皇华街。旧无庙，附祭于社稷坛。明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建。岁以春秋二仲戊日祭，祭品羊一、豕一、兔一、帛一、爵三、樽二、铏一、笱四、豆四、簠二、簋二。又以四月初八、腊月初一日祭。

按：自伊耆氏始为腊，其后惟天子诸侯行之八主之说，郑王各异。明嘉靖九年令天下有司立八蜡庙，其议独宗横渠。并易冬祀于春秋，与古异矣。君子观吹豳击鼓，思息老移民，以乐一日之泽而已。若夫迎猫祭虎，眉山苏子以为近于倡优所为，宜子贡以为若狂也。

马神庙 一在县署西，雍正十年知县张尔戡新建，即故花园箭亭址也。一在城北八蜡庙西，俗呼为马王庙，康熙十一年知县王云凤、四十二年知县吴翰珍各重修。

按：驷本房星，上应天宿，《诗》称伯祷，由来旧矣。《周官》春祭马祖，而先取马社、马步，于春秋冬各祭焉。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至明，始定以春秋二仲月。邑祭以三月初三、六月二十三、十月初十，习俗相沿，从之可也。后之立庙者，绘像、塑像、木主皆用之三睛六臂之状，尤沿习之失也。

龙神庙 在县署北城外，乾隆二十年，知县曹世鉴创修。岁以二月初四、八月二十五日祭，祭品与社稷同。

按：《祭法》：“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曰神。”龙之为灵昭昭也，而

《祀典》不载。明时有大小青龙祠。相传有卢僧寓西山，时久旱，有二童子来寺，入潭化二青龙，遂得雨，因建龙祠于潭上。宣德中，加二龙封号，建大圆通寺。春秋祭之，后亦罢去。国朝雍正五年七月，奉上谕：“龙神专祠，各省雨泽，地方守土大臣，理应虔诚供奉。特造各龙神大小二像，可着该省督抚迎请，供奉本地，虔诚展祀。钦此。”嗣后，州县各立庙宇，岁祀如常。

衙神庙 在县署仪门即土地祠，旧鄴侯祠故址也。正殿三楹，前有围墙。乾隆二十一年，知县曹世鉴重修。

按：萧相国鄴侯以吏掾起家，而委身佐命，膺茅土，为汉首勋。太史谓其与閼天散宜生争烈，岂不伟哉！后之役于官者多祀之，至与土地并居一祠而位其上，则边城相沿之陋也。

东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之麓。宋政和年间建。金大定，明弘治、天启，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各重修。

孟姜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岩下。始建不可考，宋嘉佑中，县令宋宗谔重修。明嘉靖二十五年，知县亢庆鸿增编祭银、庙夫一名，寻复裁。旧庙即附石龕前，后圯。清康熙三十五年，知县武令谟改建祠亭于石龕下，题其额曰“金钗显烈”。去原庙六十余步，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修，道旁石碑即姜女成神处也。

女华神庙 在县北四十里北高山。旧传华岳女居在此山，人因立祠，每水旱祷焉。康熙三十五年重修，详见北高山。

德应侯庙 宋熙宁中建。旧址在黄堡，后徙陈炉镇，清康熙五十七年重修。

白马庙 在县西南五十里白马山上。乾隆十八年建。山近耀州界。俗传庙不利于耀州，州人夜纵火焚之，遂废。

重兴寺 在县城北。康熙二十二年，知县雷之采重修。中有石坊，今圯。有二石柱，上刻《金刚经》。又有塔七层，始建未详。

崇仁寺 在县东南四十里立地镇。明嘉靖十七年重修，今废。

三门寺 在县东北三十里。雍正七年重修。

开福寺 在县西六十里石柱原。寺建甚古，元至元六年重修，有碑。

清凉寺 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康熙四十六年重修。

兴山寺 在陈炉镇，嘉靖四年建。

雷平寺 在县西二十里雷平川。康熙五十九年重修。

兴元寺 在县东南十五里高平村。隋开皇十三年建。宋绍兴九年、明正德二年各重修。今久废，其遗址石碑犹存。

圪罗寺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

兴国寺 在县西八十里修文村。明万历三年建。

灵泉观 在县北二里东岳庙前。观后有灵泉，饮之医疾，祷之能雨，因之名观。金大定年间建，有碑记，详《艺文》。

清宁观 在县署东新兴坊。今废。

孙真人祠 在县南三里。明万历六年，知县李一本建。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今名药王洞。

彭公遗爱祠 讳好古 在县南文明门内。久废。

马公遗爱祠 讳铎。

白公遗爱祠 讳镇。

李公遗爱祠 讳光表。

赵公遗爱祠 讳维。

俱在彭公祠左右，今俱废。

董公遗爱祠 讳廷范 在县北永安门内，背虎山面古迎恩门，今废

为戏楼。

按：坛壝，祭之大者。邑之庙祀，独昵城隍，关庙更无远不届矣！其庙貌亦极巍焕，非他庙所及。故志于二庙独详其制，固使人知钦奉之尊。而当年缔造宏规，庶不令后人侵没，其非《祀典》所载，则为淫祀不祥，古人所禁。邑之诸寺观，如灵泉姜女祠，固胜迹芳踪并寿千古矣。余皆仙灵古迹。不可磨没者，彭马诸公当年祠祀赫乎皇哉？今者败垒荒墟，故迹了不可寻，此地之人心可叹也。而故老犹能为余述而识之，直道固不磨哉，诸公之遗爱可以不朽矣。

恤 政

（一）常平仓三处额谷八千石：

东仓 在县署东南，即故寅宾馆催科所也。共二廩，元字廩五楹，亨字廩五楹。乾隆六年知县张尔戡新建。二十年毁于火，知县曹世鉴重修。

西仓 在县署西南，即故预备仓也。共二廩，利字廩五楹，正字廩五楹。乾隆七年知县张尔戡建修。

南仓 在县署南。共四廩，富字廩六楹，康熙四十四年知县吴翰珍建修，乾隆十五年知县张擎重修。有字廩六楹，日字廩六楹，俱乾隆十五年知县张擎重修。新字廩九楹，雍正二年知县王勋建修。

（二）社仓六处：

同增社 在县西二里济阳寨。

东增社 在县东十五里庞家河。

修增社 在县西十五里王家河。

忠增社 在县南四十里王家匾。

安增社 在县东南三十里岍峪村。

永增社 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

以上六社，据现在谷数共六千六百四十四石。另各有廩三楹，俱雍正十三年建。

（三）**养济院** 在县署东新兴坊，久废。乾隆二十年，知县曹世鉴新建于县南门外，额设孤贫二十名。

（四）**漏泽园** 在县城北一里，东西六十步，南北四十步。明万历十年知县杨光溥置。今遗址犹存。

（五）**义冢** 一在县城南二里，东西四十步，南北六十步。明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置。一在县城北二里，东西二十六步，南北五十步，清乾隆十九年知县曹世鉴置。

按：常社之设，所以调谷贵贱，调食有无，备荒之善政也。《周礼·遗人》：“掌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孟春掩骼埋胔，先王之泽尤先鰥寡及枯骨焉。民生大命仁政先施，盖在是矣，读金穰木饥之篇，水泥风尘之颂，父母斯民者，顾可漠然哉！

邮 政

漆水驿 明初额设中马八匹，驴十头，折马五匹。万历八年，檄漆水驿招募马，正副二十六匹。清初额设马骡二十七匹头。顺治十三年增拨泾阳县马三匹，共马三十四。康熙十五年，裁马十五匹，二十年复马六匹，二十五年复裁，共马十八匹。三十五年拨协边塘马五匹，四十六年拨协青桥镇马四匹。实驿马九匹，又原额设县马五匹。康熙十五年裁二匹，康熙二十九年全裁。

原额设马夫十八名，康熙十五年裁七名。二十一年复三名。二十五

年复裁。二十九年裁二名止留九名。三十五年拨协边塘马夫二名半。四十六年拨协青桥镇马夫二名，实留在号马夫四名半。

总 铺 在县治南大成街，久废。后复设，归县署。原设铺司八名。乾隆九年裁三名。

飞仙铺 在县南二十里，久废。乾隆九年复设铺司四名。

朝阳铺 在县南四十里，原设铺司八名，乾隆九年裁四名。

丰泽铺 在县南五十里，原设铺司六名，乾隆九年裁二名。

曲掌铺 在县北十里，久废。乾隆九年复设铺司四名。

神水铺 在县北三十里，乾隆九年新设，铺司四名。

赤渠铺 在县北四十五里，旧设铺司八名，乾隆九年裁四名。

旧有雷平铺在县南十里，佐右铺在县南三十里，俱裁。

按：邑当关边孔道，轮蹄踵至，昔固疲奔命矣。今国家承平日久，蜂午不惊。而驿递且虞不给者，岂汰之过欤？拟上下差役，征索之烦也，且今之公文大半皆由马递，由铺递者十不得一计者。欲并此以归马，诚莫善于此，而卒无建此言者，格于成例骤难更张耳。

关 梁 堤防附。邑无水利，堤一而已，专为城设也。故附于桥梁之后

金锁关 在县北三十里，关有神水峡，高山夹峰，绝壁千尺。水流汹涌，响震山谷，实为榆塞秦关襟喉要地。《魏收志》：“同官有关山。”疑即此也。明嘉靖三十年，巡抚张珩议以“鄜州南下省城，金锁关至为冲要，宜筑城戍守，以防套寇突犯”，从之。三十二年，参政张涣命知县亢庆鸿始筑关城及二水，关置巡司，设守备驻扎。崇祯六年，流贼号“八大王”率众二万余攻城，城陷，官民庐舍焚戮殆尽，于是关城遂废。清顺治十三年，裁巡司缺，康熙十七年移守备驻耀州，乾隆二十六年陕

抚明公巡边行县，议欲复修，寻以调任江西去，不果。

钟楼桥 在县治明远街中，昔为济阳山水所经。明万历三十四年居民重修。清康熙二十四年截筑西城，水从南流，桥废。

虎溪桥 在县治北门外虎山下，泉水所经。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重修，后圯于水，居人架木为梁。清康熙五十四年知县孔尚惇复造石桥，有碑。

龙溪桥 在县城南门外济阳山下，泉水所经。明万历三十六年，居民重修，后水门淤塞，民以为田，桥遂废。

临漆桥 在县治东街之北，亦济阳山水所经，今废。

义济桥 在县治北龙王庙前，明万历四十年，居民习童蒙、田木新建，今废。

镇南桥 在县城南一里，嶂山暴雨所经。雍正六年居民重修。

虾蟆桥 在县南二十里，兔窝岭水所经。

通济桥 在县南三十里，众山暴雨所经。

乾 桥 在县南门外南庵之北，乾隆二年居民重建。

护城堤 明万历二十一年，知县马铎以漆同二水为城患，筑堤障之，自金山东环城延接嶂山之麓。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增修。按：旧志：“漆同二水为城患甚，往多挑浚，以娱目前，糜费不资，马令乃作是堤，高下广阔俱随水势，旁植杨柳数百。城赖堤全者已二十余年，因名马公堤。岁久渐溃，刘令增筑甚厚，驱水东去百丈许，患可永杜云。”

按：邑山区也，而众水所经，为城患者漆同为甚。迄今睹护城堤，而马刘二公之手泽与水俱长矣。城西向附三山，水皆从城中行，故桥梁之在城者，不一而足，今堤城而三山之水复南下，四境之河渠且将卧蜃眠虹矣。而桥之可历历数者有此，民又何病涉也哉。

兵 防

明正统十四年设教场于城北迎恩门外，今名宣威门，正北为即戎堂。明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重建。左为敌台，南为关西精锐坊，左右翼二角门，四围皆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梁善土建，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重修，今俱废，其遗址犹存。

金锁关营原驻扎守备一员。康熙十七年移驻耀州，后改设都司兼辖同官、耀州、淳化三处。

分防驻县外委千总一员，马战兵三名，守兵四十二名。

分防金锁关外委一员，守兵二十名。

官员马二匹，兵丁马二匹，岁共支六月春三冬三千银二十一两六钱司领，六月料三十石八斗五升七合一勺四抄零，草一千四百四十束县给。

马兵四名，岁共支八月扣四季月银六十三两九钱九分司领，四月四季粮四十五石七斗一升四合二勺六抄零县给。

守兵六十二名，岁共支八月银四百九十五两九钱九分九厘三毫六丝零司领、四月粮三百五十四石二斗八升五合七勺零县给。

弩台二，一在县北一里，一在县南一里，今俱废。

塘泛二，一在县北三十里金锁关，一在县南二十里铺。又康熙五十九年添设塘兵一名于县之东南军台岭，乾隆二十二年裁。

按：旧志：“明正统十四年，令天下招募民壮，就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县额设民壮八十二名。”今其数仅四之一耳。虽亦奉操练之名，已大非设立初意矣。故于兵防特删焉。夫古者寓兵于农制已不可复，今国家休息百余年，海宇又安，边荒绥定。昔之军垒险地尽平原乐土也，岂不休哉！虽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讲，守土者谁欤？

尚无虚糜国饷也。

碑 坊 其立于桥梁、寺墓者，各附见其处，兹不复列

民义坊 在县署东，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诚求保赤坊 在县署东钟楼桥上。康熙四十六年为知县吴翰珍立。

真民父母坊 在县署东明远街中。康熙五十二年为知县孔尚惇立。

习侯氏贞节坊 在县署明远街北，乾隆六年建。

寇杨氏贞节坊 在县治明远街南，乾隆六年建。

李刘氏贞节坊 在县治北城外，乾隆六年建。

废坊_附

迎恩坊 在县治南。

宣化坊 在县治南。

阜民坊 在县治北。

循礼坊 在县治北。

魁英坊 永乐三年为举人陶甄立。

登科坊 永乐十二年为举人梁耜立。

义民坊 正统三年为义民何士能立。

步蟾坊 景泰元年为举人杜表立。

文英坊 景泰四年为举人贺寿立。

龙门跃浪坊 天顺三年为举人冯宁立。

折桂坊 天顺六年为举人刘屠正立。

进士坊 成化二年为进士冯宁立。

登云坊 成化二十二年为举人习伦立。

掇巍科坊 弘治十四年为举人张友直立。

节义坊 万历十一年为节妇王氏立。

贞节坊 万历三十一年为烈妇冯氏立。

方泉碑 旧志：“济阳山下方泉傍，一丰碑中断。额书“唐光禄卿吕公颂”七字，中文字半存灭不可读晓，书法轩举，大似柳公权。”今去寇时又百五十余年矣，篆额犹存，碑字尽为居人磨没。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即其石立方泉碑，有颂，见《文艺志》。

两截泉碑 在济阳山下，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旧县署碑 在济阳山下，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芹井碑 在县署东文庙后，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孟姜女成神处碑 在县北二里，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立。

飞仙洞碑 在县南二十里，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同官故城碑 在县北二里频山下，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铜官故城碑 在县东南十里高坪村，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寇莱公读书处碑 在县东北十里寇村，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

严禁钱粮陋规碑 在县署仪门西，顺治十年知县王国辅立。

永革私派里马碑 在县署大门外，康熙四十五年知县吴翰珍立。

知县孔尚惇德政碑 在县署大门东，康熙五十四年立。

永革西乡私税碑 在县署仪门外，乾隆十三年，为知县吕正音、席绍莘立。

新建学署碑 在学署西，乾隆三十年，为知县袁文观立。

新建义学碑 在县署南，乾隆三十年，为知县袁文观立。

知县袁文观去思碑 在县署东颍阳书院左，乾隆三十年立。

知县袁文观德政碑 在县城南二里，乾隆三十年立。

按：碑坊皆所以垂不朽也。自古以来，著迹标馨于其地者，具勒诸

木石，后有君子得以览焉。然而胜迹难留，而美名易尽。今邑之存者落落如辰星，在当时已半就湮灭，今故老有不能言其处者，能无吊古之悲哉！存者志之，而久废者亦附其后，弗敢略焉。盖诚不欲曩哲芳踪与木石俱尽也。

同官县志

卷三 田赋

户口	地丁	赋税	起运
存留	耗羨	税课	盐引

同官县志卷之三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田 赋 志

同自明季寇乱，民雉鸟散者十室九空，地亩半就荒芜，而征徭仍额，民生日蹙矣！我朝定鼎之初，即除荒粮万余，民获更生之庆者，已不啻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霖雨矣。后复滋生免赋，计地摊丁。今邑之赋额，视昔仅四之一耳。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厚泽深仁，亘古未有。父母斯民者，催科抚字，宁任心劳，勿辞政拙也。志田赋。

户 口

明

民户一千八百，军户五百二十二，杂役户五百八十。

永乐年间：户二千九百五。

嘉靖年间：户九百一十有五，口二万一千六百六。

按：嘉靖以前，其口数不可得而详。据旧志所载，历经成、弘、正、嘉共逃户一千九百九十，只存此数。

万历年间：户九百一十有五，口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六。

国朝：

顺治元年：户五千五百九十七，口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五。

顺治十年：户五千七百九十二，口二万八千六百七十二。

康熙元年：户六千八十四，口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八。

康熙十年：户六千三百一十，口三万一百一十八。

康熙二十年：户六千三百五十，口三万四百二十七。

康熙三十年：户六千三百八十，口三万五百七十。

康熙四十年：户六千四百五十二，口三万一千一百二十七。

康熙五十年：户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八。

康熙六十年：户六千五百二十一，口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

雍正十年：户六千五百一十八，口三万一千四百九十七。

乾隆十年：户六千五百二十九，口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八。

乾隆二十年：户六千五百四十一，口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三。

乾隆三十年：户六千五百四十六，口三万一千七百一十八。

按：古者户口登耗必书，所以覩盛衰、察盈虚，盖民命若斯之重也。明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斯言可谓尽之矣。邑自明嘉靖以后，户之逃亡者十七，然户绌而口盈，盖昔之户并，而今之户分也。至崇祯末年，凋残几尽，其时六里亦仅有其名耳。虽经我朝百十余年生聚教训，而元气犹未尽复，岂非地瘠故欤？官斯土者，廩戕虐之戒，裕养恬之原，一念之休戚，万民之消息也，可不念哉。

地 丁

明

官地：三十七顷九十亩一分七厘。

民地：五千九百一顷七十二亩二分七厘。

按：明亦征丁，而前志缺焉。其时初定“一条鞭法”，赋役一归于地，故略之耶。而乔志亦不载，此不可解也。

本朝：

原额民地：折正一等地六千六百六十二顷七十一亩五分，除荒外实熟地一千七百二十四顷六十一亩九分七厘。

原额民丁：共折下下丁九千四百四十六丁，俱归荒粮豁免。行差丁九千一百六十九丁，除逃亡外，实二千五百八十五丁。

节年招回并审出自首丁：一百一十九丁。

实在丁：二千七百四丁。康熙五十五年，奉文直省丁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以后编审新增人丁，名为“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以后至雍正十三年编审新丁，免赋不载，其五年屯更之数已均入地粮，乾隆元年复征，抵补屯更丁，其数开后：

乾隆元年编审出屯更丁九丁。

乾隆六年编审出屯更丁七丁。

乾隆十一年编审出屯更丁九十六丁。

乾隆十六年编审出屯更丁九十六丁。

乾隆二十一年编审出屯更丁九十六丁。

乾隆二十六年编审出屯更丁九十六丁。

以上屯更丁共四百。

按：旧志：“同，错壤山丛，地可亩计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跨岭越溪，即土著之人亦难指数。甚至鸟道猿径，不可著足者，皆科粮地也。”吁，此同之所以困哉？我朝免除荒地五千六十余顷，地之入册者，仅有此数。今承平日久，民皆乐业，若使执鱼鳞风旗之式造册编图，则故额可复也。而圣朝宽大，使瘠土之民长游化日，呜呼休哉！

赋 税

明

原额：一万四千四十一石二斗九升九合五勺四抄正统后额。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公贵，奏除荒粮一千四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三合原除五千一百八十二石三斗三合。嘉靖十六年，复添红德城清平仓粮，四千六百五十四石二斗七升，止除此数。新收开垦起科并抛荒召佃粮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五升二合七勺，实征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六升一合九勺四抄。

夏税：原额四千一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八合九勺。除荒粮七百九十九石五斗三升二合三勺，新收粮六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实征粮四千二石六斗七合九勺。存留七百二十二石九升九合，起运二千四百七十九石，韩府禄粮八百一石五斗八合九勺。

秋税：原额九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七升六勺四抄。除荒粮六百一十三石八斗二升五合，新收并召佃粮八十七石二斗八合四勺，实征粮九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四合四抄。存留五百三十三石九升五合六勺；起运八千六十一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四抄；秦府禄粮七百二十八石七斗四升六合三勺。

原额地亩马草：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二束十斤十一两八钱。除抛荒草二千一百五十三束二斤，新收草一千四百九十五束一斤十两二分，实征马草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束，折银三百四十五两八钱四分零。

绢：一百一十二疋一丈一尺，折银七十八两六钱五分五厘零。

丝绵：二斤十四两，折银一两七钱三分五厘。

以上马草、绢、丝绵共征银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万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钱梦得，奏准本县上等凋敝额粮，例征七分余额停免，实征夏

秋粮八千一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六合五勺，折银八千七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五厘。

万历二十七年一条鞭额款：

原额征银：四千四百八十六两六钱三厘三毫。遇闰加银二百八十二两四钱三分二厘三毫。

银差：公费丁银三百三十九两九钱八厘三毫；家具银三十两；乡饮祭祀芒、神、土、牛银九十六两；盐、钞、磨、课、军器、药味银一百五十六两八钱四分四厘；秦府官瓶按察司油蜡、本府清军厅马夫共银三十两五钱九分二厘；举人盘费坊价银四十六两五钱二分九厘；扣解漆水驿铺、陈库子富户布价共银十九两九钱三分；本县薪马夫银一百四十两；贡士盘费银一十八两；儒学斋膳银四十四两；本县仓库书算纸扎共银三十八两四钱；仓夫一名，银三十二两；修理仓廩并铺垫银二十两；巡检司马价银二十两；馆夫五名，银三十两；孤老银一十四两。以上共银一千八十四两二钱三厘三毫。

力差：机兵二十四名、民壮八十二名、弓兵二十名、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二钱；接递夫一百二十名、马十五匹，共银一千五百三十两；县堂分司、儒学门子七名，共银四十三两八钱；县堂并接递皂隶三十八名，共银二百七十三两六钱；书手四名、文庙夫一名、姜女祠夫一名、灯夫十名、鼓夫五名，共银一百二十七两八钱；铺司兵三十名、禁卒五名，共银二百七十六两；官仓、学仓本色收头二名，银十两。以上共征银三千四百二两四钱。

本朝：

原额共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四斗二升九合九勺四抄，共征银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两七钱五分四厘一丝六忽六微一纤六尘。除荒外每亩

科粮二升，实粮三千四百四十九石二斗四升，共征银三千六百五十五两一钱六厘五毫七纤六渺六漠八沙。

按：顺治康熙初年，因粮与地为数参差，康熙三十年，知县武令漠乃按地科粮，率以每亩二升为额。虽便书算，然硇确之地受累无穷矣。

原额共征丁银：三千六百九两九钱四分六厘五毫八微四纤二尘四渺。除优免逃亡外，每丁征银三钱八分二厘一毫六丝六忽六微八纤四尘四渺。实征银一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八分三厘七毫九丝七微七纤九尘五渺。雍正五年，以粮载丁，共减银六百八十二两六钱四分一厘八毫七丝八微三纤一渺二漠。实征银四百九十六两九钱四分一厘九毫一丝九忽九微四纤九尘三渺八漠，摊入地粮征解。

屯更丁银：一百五十一两八钱五厘八毫七丝四忽六微六纤三尘四渺六漠六沙六洙六涯六洒，摊入地粮征解。

按：陕省屯更之例，起于雍正五年，其时以粮载丁，而同得从减。乾隆元年复抵补溪除之数，同应抵补银二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一厘四毫七丝八忽五微二纤。元、六两年共抵补银六两一钱一分四厘六毫六丝六忽九微五纤四渺。其余二百一十八两五钱三分六厘八毫一丝一忽五微六纤九尘六渺。十二年，奉文分作六次于编审之年摊征。除已抵补外，尚欠二次抵补银七十三两三钱七分六厘，应于乾隆三十一、三十六两年编审补足。

均徭银：二百四十四两四钱二分八厘二毫五丝七忽二微五纤九渺九漠六沙。

额外停免丁正银：七十二两六钱四分六厘八毫一丝七忽七微一纤二尘；军籍丁正银三十五两八钱六分九厘六毫九丝四忽四微一纤六尘三渺，二项共银一百八两五钱一分六厘五毫一丝二忽一微二纤八尘三渺。雍正

五年摊入地粮征解。

额外停免粮银：一十四两一钱二分六厘七毫一丝五忽三微五纤九尘六渺；军籍粮银四十四两七钱八分四厘五毫八丝四忽。二项共银五十八两九钱一分一厘二毫九丝九忽三微五纤九尘六渺。于乾隆二年摊入地粮征解。

额外匠价银：一百一十五两八钱三分，乾隆二年摊入地粮征解。

额外课程银：二十二两八钱七分。

以上正额、额外共银四千八百五十四两四钱一分三毫六丝三忽四微二纤二尘四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内除兵米豆草三色抵银，三百一十两七钱二分四厘八毫。实征银四千五百四十三两六钱八分五厘五毫六丝三忽四微二纤二尘四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

起 运

药味脚价银：二钱九分九厘五毫六丝二忽二微九纤六尘二渺。

解司兵饷银：二千七百六十四两七钱七分三厘九毫四忽九微四纤五尘一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

站支新垦银：二十二两二钱五分九厘九毫八忽六微五尘八渺。

站支浮银：二两三钱七厘二毫九丝九忽五微六纤二尘六渺。

自首新增银：四钱一分一厘六毫一丝三忽八微三纤六尘三渺。

夫马新垦丁增银：二十二两二钱五分五厘三毫五丝七忽五微二纤二尘三渺。

夫马浮银：八钱三分七厘三毫二丝三忽八微四纤。

自首站支银：一钱四分九厘七毫八丝三忽九微九纤四尘七渺。

半留纸扎银：五钱三分一厘七毫五丝二忽三微七纤三尘七渺。

驿盐道边塘银：二百六十八两二钱。

以上共银三千八十二两二分六厘五毫六忽九微七纤六尘七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遇闰加银一十八两七钱六分四厘六毫四丝四忽六微八纤九尘二渺六漠六沙。

按：旧有户、礼、兵、工项下，夏税秋粮各款，康熙三年总归户部汇解，名曰“地丁钱粮”。陕西起运俱解司，无解部项，故旧款皆不载。

存 留

春秋祭祀银：二十六两二钱二厘二毫八丝三忽二微一纤三尘。

霜降祭旗纛银：一两七钱八分七厘九毫二丝八微七尘二渺。

乡饮银：一两五钱四分一厘三毫一丝四微八纤九尘。

知县俸银旧分俸、薪，顺治年并作俸：二十四两二钱五分七厘一毫六丝九忽八微五纤九尘五渺。

门子二名，工食银一十二两。

皂隶一十四名，工食银八十四两。

仵作二名，工食银一十二两。

马快八名，工食银一百三十四两四钱。

民壮二十二名，工食银一百三十二两。

禁卒八名，工食银四十八两。

轿、伞、扇夫七名，工食银四十二两。

库子四名，工食银二十四两。

斗级四名，工食银二十四两。

钟鼓夫五名，工食银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

扛夫十二名，工食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

铺司二十九名，工食银一百七十四两。

孤贫二十名，口粮并布花银七十五两八分六厘三毫七丝一忽九微七纤七尘。

马夫四名半，工食银四十八两六钱。

驿马草粮银二百一十两六钱。

修理马号银九两。

典史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

门子一名，工食银六两。

皂隶四名，工食银二十四两。

马夫一名，工食银六两。

训导俸银：四十两。

廩生二十名，银六十四两。

斋夫三名，工食银三十六两。

门斗二名，工食银一十四两四钱。

膳夫二名，工食银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

以上共银一千四百六十一两六钱五分九厘五丝六忽四微四纤五尘七渺，遇闰加银四十一两一钱三分八厘五毫五丝二忽八微六纤三尘七渺。

按：旧志所载，存留之外，有银差力差二项，共银四千四百八十有奇。今自雍正乾隆以来，以粮载丁，一切额外杂征均入地粮征解，其数仅与明之银力二差等，而存留仅有此数。何今昔判若霄壤也？盖省无益之费，因以罢无艺之征，而圣朝惇大成裕之休，可谓尽之矣。

耗 羨

额数地丁加一五，耗银六百八十七两一钱三厘七毫六丝七忽六纤三

尘四漠三沙八洙九涯。内支：知县养廉银六百两，公费银二百二十两，典史养廉银六十两。除支外，尚不敷廉费银一百九十二两八钱九分六厘二毫三丝二忽九微三纤六尘九渺五漠六沙一洙一涯，于耀州关支。

按：耗羨之名，其来已久，其前皆有司大吏私相侵受。雍正四年，乃以耗羨归公而定为养廉之额。嗣后以一五为率，多者衰之，寡者益之，私戢而公以裕。此诚圣朝至仁大知，无念不周无微不烛者也。

司 领 附：文庙春秋丁祭不敷银三十五两二钱七分八厘零，春秋均祭银一十一两八钱七分零，关帝春秋祭银一十六两七钱六分，五月十三祭银五两一钱二分，雩祭银四两，夫马闰月工料银二十一两六钱。以上共银九十四两六钱二分八厘，具文赴司领给。

税 课

当 铺 二座，税银十两。

牙税银 一十九两五钱。旧有璜税，银一两。乾隆二十二年裁，只存此数。

地税银 二两九钱一分。

畜税银 二十八两四钱四分。

硖税银 二两四钱。税起于雍正年间，县民赵可金在本境炭窠煎硖，报纳税银二两四钱，至今皆赵姓纳税。

以上共银六十三两二钱五分。

按：古者计口授田，因田制赋。《禹贡》“则三壤”尚已。《周礼·太宰》：“以九赋敛财贿。”赋非尽出于田，然未有无田而赋者也。三代而后，赋民之法不一，论者群以唐之租庸调为近古。杨炎作两税，当时病之，然其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今不易。盖尝论之能授田则租庸调为良法，无授田则租庸调为弊政。今之不能行授田之法者，势也。而复

税庸调，则有田者拥膏腴，而丁多者力殫矣，有明之弊可鉴也。迨一条鞭之法行，而民困稍苏。惜其行之未久，会国家多故，辽饷方加，练饷复继，于是，里甲均徭浮于岁额矣。上下之交困，凡以此也，岂法之不善哉？我朝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有加无已。而丁不加赋，地以归丁，尤法之善仁之尽，可垂万世而不易也。同自国初除荒免赋至今，休养生息百数十年而岁不加额，故民生以聚，民气以和也。今邑之荒地，虽渐僻，然山地硗确垦佃者半，外来无业贫民旋种旋荒，若据现在起科，则民命立蹙矣。后之君子宜体圣朝宽大之恩，以养吾民无穷之福、培国家不拔之基是所望矣。

盐 引

原额引三百五十道。增引九道。代销高陵、蒲城、长武、夏县引一十八道。余引四百八十道后裁。

每引掣盐二百四十斤，额征课银三钱二分，顺治十三年每引加银七分八厘零，十五年加课五分。康熙十七年加课七分，二十四年除五分加课，二十八年除七分加课，仍照顺治十三年定额每引课银三钱九分八厘零。外征纸价银三厘，赈济盐丁米价银一分二厘。

额课银 一百四十四两五钱七分一厘零。

增课银 三两七钱一分七厘五毫五丝三忽五微。

代销课银 七两四钱三分五厘一毫七丝。

以上共课银一百五十五两七钱零。

每名征收大锭五十两，内除正课四十八两、纸价银三钱六分一厘七毫五丝三忽、赈济银一两五钱，每锭多银一钱三分八厘二毫四丝七忽，合算名曰“扣锭”，归公充饷。

每引一名输官，钱银十一两，公务银二十四两八分，公费银六两。增引每八引为一把，合十五把为一名，纳课银四十六两二钱四分五厘零。彼额课每各少银三两七钱五分四厘零。雍正六年照额课一体征收。余引尽销尽解，课无定额。各引奏销，雍正八年定例，本年盐引限以明年六月内清查，十月解部。

按：《金史》：“兴定三年诏运解盐入陕西以济调度。”后旋禁。元中统四年复行，至今不废。然则陕省之食解盐，自金始也。历盐代法，利害相半，自花马鱼堡二盐行而商课通矣。明季豪猾窝奸，浚商蠹国，莫此为甚。我朝吏治肃清，商无扰累。近复减课带征，以纾商力，以裕民食，诚通惠尽善之道也，呜呼休哉！

同官县志

卷四 风土

习尚 艺术 礼仪

岁时 方言 化导 物产

同官县志卷之四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风 土 志

同邑山高水驶，故民多刚质，少机智，颇有古风，然今日而少变矣。《易》曰：“观民设教。”《记》曰：“纳贾陈诗。”为治者不明夫刚柔轻重迟速之宜，而汲汲焉冀民速化，犹解衣包火，张罗捕虎也。志风土。

习 尚

邑当延榆北道之冲，五方杂处，侨居之人与土著之人各居其半。而北乡一带，尤十居其七，室家如寄，迁徙无常，其有恒产者，亦大半穷苦。杂错而居，争竞易起，颇为地方之累。然其民率多朴陋，惯习劳勩，鲜刁健生事之徒，故能习而安焉。本地之民大都安于疲痿而醇朴之风，此其近古者。屋宇质陋，绅富间置瓦房。村间多即土穴居，名曰“土窑”。宾筵所供珍错鲜，御衣多布素，器惟瓦瓮。惟风气刚悍，一言不合，即有短见以轻生者，妇人尤甚。而嗜酒好闲，呼卢喝雉习若恒业。尤其骤难返者，穷苦之深，视财如命。富厚者，节啬自守。公私馈送，斗酒只鸡可以为礼，慷慨尚义者更省。至于创修寺庙，报赛神明，则不吝重费，亦其沿习久也。考《陇蜀余闻》，风俗尚白，男妇皆以白布裹头，虽元旦吉礼亦用之，说者谓西方金也，山曰太白，故多尚白，从来

远矣。今邑之东南乡多类此，城内或不尽然。《史记·货殖传》：“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其人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地亦穷险。”《汉书·地理志》：“汉都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隋书·地理志》：“京兆，皇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窶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古今之所同焉。”《宋史·地理志》：“其民慕农桑，好稼穡。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朱子诗传》：“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又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王维楨云：“关中故俗，其人质直尚气，鲜儇黠诡佞之习，乃今渐浇古朴，闾阎构讼，百伪朋兴。”《广皇輿考》：“西安府，其俗男耕女桑，先勇力，尚气概。”旧志：“同民专务稼穡，不事织纺，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然亦能蓄积节用，不事华靡，礼仪多疏略。但俗信巫觋，重淫祀。西北惟力田采薪，东南多窑冶以为生谋。”

下之习尚，上之政教也。一道同风之世渺已，其后政异而俗亦殊焉。时代递迁，升降亦屡易矣。由今之世，志古之道，亦为治得失之镜也，化导之权盖自上操哉。

艺 术

士 习举业勤训课，然经书而外，绝少见闻，笔墨之余亦亲耒耜，故通才颇少。近亦不乏英姿伟特之士，而局于见闻，甘自颓废者，以奖进无人讲求无术故也。同之学校，自明季以来，倾圯不举，士不见槐市

衣冠者，已百数十余年矣。今圣天子文教诞敷，近复以诗律取士，酌雅歌风蒸蒸蔚起矣。而邑之学署新成，书院继立，士气振励，倍异曩时。

农 服田力穡，然山坡荒地，事倍功半，民苦征徭，招佃代种，少收租钱，以应差派。无恒产者，傭工食力而已。

工 朴斫无奇技淫巧，木石土金亦各有匠，然亦只能供宫室器械粗拙之用，其稍能精者，则皆异地之人也。

商贾 轻逐末，鲜奇赢。市肆集场，不过日用器皿之属，间有负土产营贩他处者，如各窑窠之煤炭、陈炉镇之瓷器。至于他方作客终岁贸迁，则通邑并无一人。

妇女 纺绩虽疏，而女红亦不废。不事膏沐，亦操井臼，贫家妇兼及耕获之事。《诗》云：“同我妇子，饁彼南亩。”殆犹古遗风欤。

按：匹夫修行于乡，而薰德者善良，万石君、王彦方是已。二人皆以乡里之士，而子孙循其家法，盗贼畏其知名，且较朝廷之法律更严。吾故于四民而深望于士俗，所由成必有自矣。

礼 仪

冠礼 废久矣，即绅士家亦鲜有行者。加冠于首所以象天，今制帽有顶以别贵贱，不可僭亦不容替也。邑之贡监生员，家居不戴顶者十居八九，及见官长亦多不用。此俗成于疏略，不可不审也。

婚礼 先凭媒妁，六礼不能备。士大夫家止以名庚帖相通，庶民多用财物，往往有论财致逾期者，临娶，具衣冠钗珥布帛多寡不一，亲迎之礼贵胄知礼者间一行之。婿家用二少妇，名“娶女客”，今多不行，惟女家行之。新妇乘轿，婿簪花披红前导。凡女家之亲属皆送至婿家，入门，拜祖先，合卺，相引新郎妇同过筵间，谓之“转筵”。是日即谒祖

庙、拜翁姑，亦有于三日行者。次日，妇之姑姊诸母悉来看女，送馄饨，名曰“捻饭”，并迎女及婿往，本日即归，俗谓之“回面”。婚三日，婿家请女家客，新婿新妇先后出拜两姓亲族，各与拜礼，谓之“做三日”。过是，则五日、十日妇家请婿，谓之“转五住十”，此礼俗兼行者也。其贫家不能成礼，幼即童养过门，男子无力早娶者更多利此，往往以弱女而字壮夫，失婚姻之正矣。

丧礼 初丧三日大殓，五日成服即吊奠。亲友给帽布，至亲或孝衣。有力之家，不别亲疏，悉与孝帛，名曰“通孝”。棺木甚劣，间有用槨者。士大夫颇遵家礼，能禁作佛事，题主祀土如仪。然富贵之家，侈张戏乐，杂用俳優，亲朋相助，以娱吊客。此则背情逆理之甚，胡可训也！独其持服甚严，期功之服白巾素履不去体，三周始除服，女之既嫁者亦然。礼则过之，于情未为失也。

祭 无专庙，缙绅家间有之。余俱设木主一祀，其先于寝室。四时之祭独重仲春。男女皆赴茔拜扫，羊豕面食毕具。无者，斗酒只鸡焚香号泣。孟冬设时食诣墓所以祭，其他如元旦、长至、朔望、忌辰亦未尝不祭也，然仪节多略焉。至于乡社赛神，春祈秋报，各醵钱谷，具牲醴，不惜重费。沿习成风，由来久矣。

按：同之于礼亦俭矣哉。而丧祭之仪犹有过文灭性者，人事日趣于靡，顾不信哉。随俗书之，其得失固可互见也。夫古礼之复难矣，今之坊民者，因其俗副其诚，虽未适中，然亦宁俭毋奢之意也。

岁 时

正月 元旦，鸡鸣即起，燔柴焚香燃烛设果，祭天地祖先毕，以次拜父兄，酬饮而散，名曰“拜神子”。又以木炭悬之门曰“去瘟疫”。元

日至元宵春磴不事，交易不行，近日有元旦开市者，贫者亦过破五。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勾芒神于东郊，城内及三山居民争扮杂伎。观春士女以麻豆撒土牛，谓之“散疹”。立春日，人争裂土牛皮以涂槽，曰“祛虺蜥”，祈牲畜肥腩也。又以线贯豆挂牛角，用禳儿疹。正月五日剪纸人送掷门外，谓之“送穷”；饱食，谓之“填五穷”。正月十日名“老鼠嫁女”，是夜家人灭火早寝，恐惊之也。上元节，比户街衢，张灯设宴，放烟火、打秋千为戏。居民各立社会，宰猪羊，设香烛，张鼓乐或庙或家以娱神。是夜，用熟面汤杂果菜，曰“元宵茶”。又用面为不托，名“灯盏”，注油燃灯，至十六日早作羹食之，示收灯也。十六日夜，妇女结队出游，俗谓之“走百病”。二十日为天，穿以红缕系饼饵，掷之屋上，谓之“补天”。

二月 二日，以年初干饼散家众，谓之“咬蝎尾”，又名“龙抬头”。禁止女工，恐伤龙目。二月三日早，取元旦所作黄米，大磨和烧黑豆啖之，谓之“咬蝇子”。上巳踏青，寒食作秋千戏。清明至祖先墓，拜扫献新。

三月 十八日，士女出城，祀后土庙祈嗣。谷雨日，贴压蝎符于壁，书咒其上曰“谷雨日，谷雨晨，奉请谷雨大将军。茶三盏，酒三巡，逆蝎千里化为尘”。

四月 一日，男女带皂荚叶曰“已头痛”。又以此日占秋槩贵贱，风从西南来者必贱，逆此者贵。四月八日，民间各带皂角枝，是月麦熟，女为新麦食送母家，谚曰“麦上场，女看娘”。

五月 五日，端午。悬艾虎戴艾叶，饮雄黄菖蒲酒，以御瘟疫。小儿女系五色彩缕，名曰“续命缕”，又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六月 六日，为迎女节。新嫁女母家授以单衣，谓之“避凉”。五更

时，取水作曲，曰“压曲”。又于是日作酱，曰“不生虫”。晒书籍衣服，曰“虫不啮”，藏水待用，日久不坏。

七月 七日，民间具果鸡蒸食相馈，幼女设果酒、豆芽，祀告织女神。以豆芽漂水碗中，视影之妍媸，以觐巧拙。又以此夕穿七孔花针，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中元日，农家早向陇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纸旗，名曰“田幡”。

八月 中秋，陈瓜饼具酒肴会饮，曰“赏月”。此日有雨，明年元宵必阴，故谚有曰“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年元宵灯晃雪”。七八月秋霖亦吉。忌不周风，此风至，天气必肃，农家忌之。

九月 九日作枣糕，饮茱萸酒，家具食饌牲酒，亲戚相馈送。儿童于此日登高以为戏。又此日有雨，冬必有雪，来年豆麦成。霜降忌早。

十月 朔日上坟，制纸衣焚墓上，俗名“送寒衣”。又以此日占春巢贵贱，风从东来者，春贱，逆此者贵。秋成报答土功，祭献山神，城村居民多唱影戏以穰虎患，经月不绝。

十一月 冬至，祭祖先，拜贺仪如元旦。初九雪，九九皆有雪，宜大冻，二麦敛藏必固。

十二月 五日煮五豆，食之已五毒。八日杂米菽诸果为粥，相送以饭穷人，名“腊八粥”。二十三日祀灶用糖饼，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恶事诉上帝”也。二十四夜设糟饌果酒祀灶，扫舍。除夕换春灯竖桃符设岁宴，家人聚饮，曰“守岁”。优人扮钟馗遍诣人家，鸣锣击鼓，曰“驱鬼”。

按：古者三百六旬之期，二十四番之信，令节、芳辰、美景、胜事，其始一二人倡之，后乃成为风俗焉。浸传而失其真，适足为俗病也。然《记》有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此孔子猎较意哉？

为治者与物同春，则四序可知矣。

方 言

半晴阴曰“搭阴子”；云遮月曰“笼月子”；雹曰“冷雨”；霰曰“地由子”；冰曰“冬轮”；月大小曰“大尽小尽”；昨日曰“夜里”；去年曰“年时”；午饭曰“晌饭”；下午曰“后晌”；早起曰“打齐鸡”；诸神皆曰“爷”，官亦谓之“爷”；父谓之“爹爹”，亦曰“达达”；母曰“妈妈”；祖曰“爷爷”；祖母曰“婆婆”；曾祖父母曰“老爷、老婆”；高祖父母曰“祖爷、祖阿婆”；伯叔祖父母亦曰“爷、婆”，而冠以行；伯父母曰“阿伯、阿姆”；叔婶亦冠以行而谓之“爹、妈”；嫂呼小叔亦曰“弟”；妇呼夫兄亦曰“哥”；妻父母曰“姨夫、姨姨”；妯娌曰“先后”；夫少曰“夫婿”；长曰“当家人”；妻少曰“媳妇子”，中年后曰“婆娘”；儿曰“娃”，女曰“女娃”，及笄者曰“客人”；称秀才曰“相公”；吏亦曰“师”；各匠亦称“师”；役谓之“班长”；兵谓之“将爷”；剃头曰“待诏”；巫曰“箎婆”；覡曰“神官”；妇人见官自呼“小女子”；富翁曰“买主”；穷人曰“紧汉”；那边曰“务搭”；这边曰“这搭”；东边西边曰“东岸西岸”；上边下边曰“头起底下”；怎么曰“咋”上声；甚么曰“沙”入声；几个曰“几块”；说话曰“言喘”；争闹曰“嚷”，曰“遭孽”，曰“惹气”，曰“牵强”；粮价曰“斗头”；量谷曰“按”；较戥曰“吊”，亦曰“制”；不足曰“接不上”；不满曰“破斗子”；耕地曰“结地”；扫地曰“绰地”；伐木曰“打树”；土坯曰“胡基”；食言曰“拉沟”；谎言曰“诳皮袋”；庆贺曰“追往”；赴席曰“吃汤水”；水滚曰“煎”；余曰“残的”；拿曰“汉”；夺物曰“刁”；脑后曰“脑杓子”；发辫曰“髦角子”；腮曰“牙叉骨”；颧曰“脸咯才”；脐

曰“脖脐窝”；肩曰“胖子骨”；项骨曰“锁子骨”；腹股间曰“掀窝”；快速曰“花的”；呼少者曰“小伙子”；初起曰“打头子”；事毕曰“落尾子”；亡命曰“硬郎儿”；欺人曰“把儿客”；游手曰“穀鞭子”；一事不能曰“二家郎”；几时曰“糟番哩”；这会儿曰“镇藏番”；连襟曰“挑担”；俭岁曰“年程”；祭毕会族曰“吃节坐”；鸢曰“饿老鸱”；鸠曰“班子”；瓦鹊曰“速子”；蝙蝠曰“夜别呼”；蚁曰“蚍蜉马”；小猪曰“猪猪”；袍曰“开系”；笔曰“生活”；管教子弟曰“收拾几下”；呵叱子弟曰“廉耻几句”；羞见人曰“不出撑”；山之过峡处曰“崾险”；山之窝处曰“圪塆”；山之处曰“圪塔”；去曰“弃”；惠曰“喜”。

按：邑多西北官话，无难解者。然乡村鄙俚之话，不通其音则下情不透。今止就听审时所闻记之，亦初筮者之须知也。夫声音之道与性情通，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然则官民之相通盖可识矣。

化 导

生聚宜有道也。昔仲尼适卫，首叹其庶。《大学》传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人之所系重矣哉！夫阴阳和而后万物得，夫妇者，人道所从出也。近闻乡民婚嫁、论财、构讼、择婿，只图聘礼，故有以少女而嫁老夫。娶媳苟得妆奁，何妨以秀民而娶村妇。童养之女，得金五六两即许过，再醮之妇索礼数十金，殊乖大体。甚至行同贾豎一女二婚。岁偶凶荒，卖妻鬻子。而同姓联婚相沿，竟不以为丑，亟宜返此恶风。富贵贫贱各以门户相当，礼可粗成，财不必较，庶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民有室家之聚，自不至轻去其乡。此实生聚之本源也，故首发之。

力作宜勤苦也。同民专务穡事，非不劳且苦矣。然惟恃诸地亩，望之天年，一遇饥荒，束手无策。即农业一端，山坡荒地皆异地之人垦种，

业主收取租钱，免赋而已。其他煤炭瓷器，有财力者，取自然之利偶一为之，而耐苦习劳奔走负贩者绝少，此岂非积习之靡使然哉？至女红与农事等，男耕妇织，衣食之利出焉。邑境不产棉花，然邻境皆可收买，纺而织之，女工所出，可供布帛之用。东乡亦有蚕事者，昔年雷令锐志为之，未竟其事而去，此同民之不辰也。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欲收其利，先习其功，吾民其勉乎哉！

子弟宜教训也。人生气质不齐，岂能一一望其有成？然不可不使读书，即愚鲁者，能认识几字，日后为农工商贾，亦不受人欺诳。不特此也，即如乡约保正，户首以下至胥役皆有当官之责，亦非目不识丁之人可充。今邑中各项人等，能识字者竟十无一二。其贫不能教者半，父兄之弃其子弟者亦半也。昔王心敬《家训》有云：“南人无生子不教读书者，此意甚好。盖人性本善，一经读书，无论气质，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识得二三分理义，亦是保身保家之道。我北人见浅，但家贫便不令子孙读书，甚且阖乡百十家无一蒙师，此风最是可惜，日后子弟但非痴聋喑哑，当六七岁时必须令之从师读书，下些义理种子。”其言最为深痛，余故录之，以为邑之不教子孙者戒。

士类宜培植也。四民士为首，转移风化亦于士为先。邑之士，其天资质愿大有可与为善之机。其识见迂拘，端藉因材而笃之术。近来甘自颓废者，大半以读书为不足重轻之数，故至此。若概从而阻抑之，则志气愈堕矣。但为士者，宜愈知自爱，保重身名，若或干与外事作奸犯科，律有明条，法无可代，身败名裂更甚平民。夫人材出于学校，教化本于师儒。同之学署，废不举者百有余年，历司铎者皆僦民舍居，余下车即戚然伤之，因与绅士谋。不逾年而学署以成，书院继起，士气振厉已见其端。而延师讲学，膏火有资，砥砺数年而士风有不丕变者，吾未之

闻也。

乡保宜得人也。县令虽亲民之官，然百务兼营，势难周悉。故设立乡保，亦古者乡三老遘人之意也。去夏到任，问及城村各乡保，俱属轮充当差之人，询以公事，忙无以应。且远近参差，有无互异，余甚骇之。乃定为制：在城共设乡约二人，保正八人；四乡各设乡约二人，每五里为一堡，每保设保正二人，皆以公明正直精健廉干者充之。每朔望集绅士于明伦堂宣讲《圣谕广训》乡保人等两班侍立敬听，至律令甚烦，小民难悉，择其有关风化性命者，如不孝不弟以及赌博斗殴命盗等情，刻立科条，明白晓谕，使人知畏法远罪。其在四乡者，岁以四仲之月各一，至其行礼一一如前仪。保正所领各保共若干村，每村设地方一人，十家为一牌，牌头一人，先取具十家连环保结。如一家为匪，十家甘罪，则十家之人如一家。凡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皆于是乎在，故乡保得其人而保家可行矣。推之一保以至一乡，由一乡以及四境，又何难风移而俗易也哉？

善良宜崇奖也。人情有所慕而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恶。其有所畏者，法制禁令在。有司廉明，自能发奸摘伏，除暴戢邪，非可以语言罄也。而奖赏之方不立，则民无所激劝，无所慕效。今衙门之内，书役固为官办事者也，外而户首为经理钱粮之人，社正副为经管社仓之人，乡约保正为查察地方之人。其有能实心办事，钱谷早完，盗贼不起，于四季之月，量功给赏。至于岁终，酌给匾额，或列诸旌善亭。须在平时留心察访，果系为人公正，乡里推服，则赏不滥而人知劝矣。

乡愚宜劝导也。邑鲜刁奸好事之民，然游闲赌博者不少。人秉刚强不驯之性，故争斗轻生者更多。此皆不顾身家，罔知利害，习染已非一日，变化非可刻期。其或有以至亲切戚，因一言不合，即至鸣官，甚至

兄弟伤残，父子讦讼，此尤为逆情背理之甚者。凡此等类，非系争财，即系斗气，审断之下须当忍耐小心，推心置腹，晓以大义，动义至情。毋遽加鞭扑，以全姻戚之情；宜格外矜全，以深悔艾之隐。即至差役隶卒，除犯法必究外，其寻常过失，登记卯簿，有功者免之，则刑可省而人有自新之路矣。

神会宜禁革也。春祈秋报，原所不废。然行乎其所当行，应止乎其所当止。邑信巫覡，尚淫祀，演戏酬神，不惜重费，此风最盛，尊信之深，牢不可破。夫神聪明正直，惟德是辅，尔等果能孝亲敬长，勤业务农，足不履城市，身不到法堂，便是无量之福。虽拈一柱香，烧半幅纸，神必佑之。若不孝不弟，作奸犯科，纵日日设醮演戏，建庙念经，徒费财无益。况邑之戏会，名为事神，实为开赌，甚且有收赌钱以还戏者。丧辱身名，诱坏子弟，殊堪痛恨，深可怜惜。若使各村各堡，以戏会之钱，为积谷之本；改焚符烧香之会，为买粮救荒之计；从睦姻任恤之中，作福德果报之基，诚为真正善事。此条先年富平令乔履信行之，余故节采其说，邑之人士其尤而效之可也。

按：治以靖盗安良为本，则保甲尚已。编查之法，昔人论之甚详。然徒视为具文，不过有名无实，又或过于苛细，转致骇俗惊愚。此所以未见保甲之益，先受保甲之累也。法因地而制宜，事随时而善变。章程具在，可不必详。变通之宜，难以悉举。余故于风土志中不言保甲，惟详其村落于乡里，更严其责成于保地，仿而行之，保甲不外是矣。今就邑之风气所关，酌其利害得失，立为化导八条。此古人所谓涵育薰陶、诱掖奖劝之意也。其感孚在心性之中，其驱率在科条之外。若夫刑格势禁之事，律例具详，非笔墨所能罄也。

物 产

谷属

麦大麦二、小麦二；黍有黑白赤三种；稷俗曰糜，种同黍；粱即粟也，俗名谷；秫俗曰高粱；菽豆也，其类甚多；稻即粳也，俗名大米，惟东乡间有种者；荞麦荞古作菽；脂麻俗作芝麻。

按：民食以麦为主，而五谷皆可种，稻则独鲜，以山多故也，故其价两倍于他处。

蔬属

白菜、菠菜、莴苣、萝卜、茼蒿、不老、黄花、蔓青俗亦曰芥、芹水芹园芹、韭、芥、葱、蒜、茄、瓠、苋、瓜其类甚多。

按：邑为入山之吭，其地渐寒，南去耀州才七十里耳，而物候迟速迥殊。蔬菜之鬻市者，州境罢市，此地尝新。新旧接给蔬食之味颇足无厌也。

果属

桃、杏、李、梨、樱桃、葡萄、核桃、石榴、柿、枣。

按：古云果腹，果之足以供食也，匪浅矣哉！旧志谓诸果惟枣、核桃独多，然今之种者，殊寥寥也。

木属

松、柏、桐、槐、椿、榆、桑、柳、橡、白杨、青杨、青桐、皂角。

按：邑诸木惟椿杨独茂，此可以取材矣。而古柏苍松尤多合抱材，然非其古植则其自生，而今民不种也。

花属：

牡丹、芍药、萱草、玉簪、蔷薇、珍珠、水红、蝴蝶、茨梅、海棠、

山丹、绒花、石花、月季、金盏、棋盘、石竹、鸡冠、莲、葵、无丝菊、十样锦、指甲草。

按：邑之花种虽多，然民间鲜有植者。而山花多异，春日陟冈跻峻，万树珍珑，千枝历乱，不异鹤林阆苑也。

草属

苇、芦、艾、蒿其类甚多、千岁、茅、苜蓿春可为食。

药属

半夏、黄芩、苍术、薄荷、甘草、柴胡、升麻、荆芥、连翘、苦参、瓜芦、紫苏、枸杞、地黄、葛根、天冬、麦冬、防风、牵牛、枳壳、地骨皮、车前子、郁李仁、酸杏仁、大麻仁、柏子仁、刘寄奴。

按：山之药物甚伙。然土人不尽识者，则其委而弃之草莽也，固已久矣。

禽属

鸡、鸭、鹅、鸽、雉、鹑、鸠、鹰、鹞、鸦、燕、雀、鹤、鸢、鹌鹑、寒鸦、布谷、啄木。

兽属

马、骡、驴、牛、羊、猪、犬、兔、鹿、狍、狐、狼、獾、虎、猫、鼠、山羊。

按：鸡豚人所恒畜也。旧志谓同民不养鹅、鸭，率以二羊易一鹅，岂不怪欤？牛、羊、骡、马，邑固便之，然山高无牧地，此其所以不能收蕃息之利欤。

鳞介

蛤、鳖、蛙、蟹。

按：邑之河渠甚浅，且水皆山泉寒冽，故鱼类鲜育，其河涯中所藏

蓄者，止此而已，然邑人亦多不知取也。

虫属

蜂、蚕、蝶、蝉、蝇、蟋蟀、螳螂、螳蛄、蝼蚁、蜘蛛、蛾、蝙蝠、萤、络纬、蝎虎、蝎、蜻蜓、蚓俗曰蚰蜒、草虫、宵小俗号白丁、阜螽。

按：虫蠢动也。然而蟋蟀鸣秋，蝼蛄表瑞，岂细故哉。而吐丝酿蜜衣食之利出焉，邑东乡亦能蚕，然亦仅耳。而蜂为最盛，蜡蜜之利收而取之，力不劳而利甚溥也。余故于虫属首列蜂蚕。邑之士女宁终漠然度外置之耶？

货属

煤、炭、硫磺、白矾、皂矾、矾红、瓷器、蜡蜜、柳器。

按：乔三石谓同官山出煤炭瓷器，顷亦有硫磺、矾红诸物，人赖以治生。然即此数生业中，磺已禁不取矣。余皆异地之人作苦贩负焉。然则，同民之积于疲痿也，从来久矣。

按：《记》曰：“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农桑畜牧天地自然之利也，古称富国者必曰“府海官山”。同之水族，无论已。其生于山者，固不可谓之财，而委之草莽。即日用必需之物而蚕桑不植、木棉不种，鸡豚无恒畜之供，牛马鲜孳生之利，何其顿也！乔三石有言：“同民惟用谷薪炭作业。”此岂独地力殊哉？盖亦生计拙也。噫，同之为同盖可识矣。

同官县志

卷五 学校

学宫 祭器 乐器

乐章 祝文 儒学 书院

社学 射圃 学额 学田

同官县志卷之五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学 校 志

同密迩镐京，辟雍善地，雅化遗风渐被，自昔秦火煽虐，汉承其弊，嫚骂儒生，乃过鲁而有太牢之祀。盖尝谓秦汉之间，圣道绝续之大机也。其后渠阁谈经，至宋，大儒辈出，西铭启钥，关学独鸣，有德有造，薰沐者尤何如也。邑虽蕞尔，而文庙规模独为壮丽，一切兴贤立教之地，后虽举废不时，今皆焕发，故迹新模犁然毕具也。志学校。

学 宫

在县署东南大成街。明洪武八年，知县鲁俊因宋旧址建焉。宣德五年，知县李公佐重修。清康熙年间，知县熊輿、王尔谦、武令谟、孔尚悃、黄锦心，乾隆年间知县张尔戩、吕正音、曹世鉴、袁文观各重修。

先师庙 庙中南向

至圣先师孔子位。

四配位殿之两旁，各东西向：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十哲后升有子、朱子，共十二哲，位视四配，稍后，亦东西向：闵子损、冉子耕、冉子雍、宰子予、端木子思、冉子求、仲子由、言子偃、卜子商

以上俱唐开元八年配享、颛孙子师宋咸淳元年配享、有子若乾隆三年配享、朱子熹康熙五十一年配享。

按：夫子庙祀，汉、魏、晋、隋已有州郡立庙，春秋释奠之礼。其间或谥“大成”，或赠“太师”，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尊号亦不一矣。唐谥“文宣王”，始正夫子南面之位。旧以周公南面，孔子西面。宋真宗欲封孔子为帝，或谓周止称“王”不果，加号“至圣”。元复加号“大成”。明初定制，每岁仲春秋上丁，以太牢祠孔子于国学，礼乐用天子制。嘉靖九年以张璁议易像为主，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题曰“至圣先师”，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国朝顺治二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十四年改“至圣先师孔子”。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各赐匾额，通行直省各学悬挂。其庙配位，唐以前惟颜子，贞观二十二年诏，以专门圣学二十二人配享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晨、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至开元八年，以颜子十人为十哲，曾子居其次。二十七年赠颜子为公，闵子以下九人为侯，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伯，宋咸平三年，晋十哲为公，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侯，左邱明以下二十一人封伯。孟子之封公配享始于宋元丰六年，子思之从祀始于大观二年。至咸淳元年乃以颜、曾、思、孟为四配，封为兗国公、郈国公、沂国公、邹国公。进颛孙子为十哲。元至顺元年，加四配“复圣”、“宗圣”、“述圣”、“亚圣”之号。嘉靖九年，配四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并罢封爵。

两庑东西各五楹

先贤：

蘧子瑗、林子放、澹台子灭明、宓子不齐、原子宪、公冶子长、南宫子适适，《家语》作绛、公皙子哀、商子瞿、高子柴、漆雕子开、樊子须、司马子耕耕，《家语》作犁、商子泽、梁子鱣、巫马子施、冉子孺、颜子幸《家语》作颜幸、伯子虔、曹子恤、冉子季、公孙子龙、漆雕子徒父《家语》作添雕从、秦子商、漆雕子哆哆，《家语》作侈、颜子高《家语》作颜刻、公西子赤、壤驷子赤壤，《家语》作穰、任子不齐、石子作蜀、公良子孺、公夏子首首，《家语》作守、公肩子定、后子处《家语》作石处、颜子祖、荣子旗、郑子单、奚容子蒧、罕父子黑、勾子井疆、左子人郢《家语》作左郢、秦子祖、郑子国、县子成、原子亢籍《家语》作原桃、公祖子句兹《家语》无句子、廉子絜、燕子伋、叔仲子会、乐子歆《家语》作乐欣、公孙子舆如、狄子黑、邾子巽、子蔑子夫子兄，孟皮子，名忠、陈子亢、公西子蒧、琴子南《家语》作琴牢、颜子之仆、步叔子乘、施子之常、秦子非、申子枨、颜子哿、左丘子明、颜子何、秦子冉、县子亶雍正二年配祀、牧子皮雍正二年增祀、乐正子克雍正二年升祀、公都子雍正二年升祀、万子章雍正二年升祀、公孙子丑雍正二年升祀、周子敦颐宋淳祐元年祀、张子载宋淳祐元年祀、程子颐宋淳祐元年祀、邵子雍宋咸淳元年祀、程子颢宋淳祐元年祀。

先儒：

公羊氏高唐贞观二十一年祀、谷梁氏赤唐贞观二十一年祀、伏氏胜唐贞观二十一年祀、高唐生唐贞观二十一年祀、董氏仲舒明洪武二十八年祀、孔氏安国唐贞观二十一年祀、后氏苍明嘉靖九年祀、毛氏萇唐贞观二十一年祀、杜氏子春唐贞观二十一年祀、郑氏康成唐贞观二十一年祀、诸葛氏亮雍正二年祀、范氏宁唐贞观二十一年祀、王氏通明嘉靖九年祀、韩氏愈宋元丰七年祀、范氏

仲淹康熙五十四年祀、胡氏瑗明嘉靖九年祀、欧阳氏修明嘉靖九年祀、司马氏光宋咸淳元年祀、杨氏时明弘治八年祀、尹氏惇雍正二年祀、罗氏从彦明万历十二年祀、张氏拭宋景定二年祀、李氏侗明万历十二年祀、胡氏安国明正统二年祀、吕氏祖谦宋景定二年祀、陆氏九渊明嘉靖九年祀、蔡氏沈明正统二年祀、黄氏干雍正二年祀、陈氏淳雍正二年祀、真氏德秀明正统二年祀、魏氏了翁雍正二年祀、何氏基雍正二年祀、王氏柏雍正二年祀、陈氏湍雍正二年祀、赵氏复雍正二年祀、金氏履祥雍正二年祀、许氏谦雍正二年祀、许氏衡元皇庆二年祀、吴氏澄明正统八年祀、薛氏瑄明隆庆五年祀、胡氏居仁明万历十二年祀、陈氏献章明万历十二年祀、王氏守仁明万历十二年祀、蔡氏清雍正二年祀、罗氏钦顺雍正二年祀、陆氏垝其雍正二年祀。

按：《史记》所载，弟子七十七人，数与《家语》合。独公伯寮、秦冉、鄒单《家语》不载，而别有琴牢、陈亢、县亶当其数。《文翁石室图》七十二人，比《家语》少公西舆、县亶、原桃、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邦巽、颜何八人，而别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苏子由《古史》又录七十九人；杜氏《通典》乃于《史记》所载七十七人之外，益以蘧瑗、林放、陈亢、申枏、琴牢、琴张六人。明嘉靖九年，林放、蘧瑗、秦冉、颜何与公伯寮同罢，申枏、申党、琴牢、琴张各一重出，厘去其一。清雍正二年，复林蘧秦颜四人祀，增祀县亶、牧皮，共八十二人，跻于殿者十二人，配崇圣者二人。东庑所祀三十三人，西庑所祀三十四人，其乐正克、万章、公孙丑皆后之所升也。明崇祯十五年，以左丘明亲授经于圣人改称先贤，并改宋儒周、二程、张、朱、邵六子称先贤，位七十子下诸儒之上，然仅及于国学与阙里庙廷。康熙二十五年乃通行郡县。

又按：宋初，七十二贤及先儒左丘明等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板壁。

明嘉靖九年，以张璁议罢戴圣、刘向、郑众、马融、卢植、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贾逵、郑康成、范宁祀，时荀况以元丰七年祀、吴澄亦与俱罢。雍正二年，复郑范二人祀，乾隆二年，复吴澄祀。

庙 门

即戟门也，三楹。明万历二十六年，署任知县李璋重修，其称戟门者，以列戟故也。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庙门立戟十六枝，大观四年增为二十四枝。

泮 池

在棂星门外。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三十九年知县梁善士围以棂墙，中有桥。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引城西方泉水入池。改建两翼门，东曰“圣域”，西曰“贤关”。

棂星门 在泮池内，石柱三楹。

崇圣祠

在圣庙东，三楹。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清康熙二十九年，知县黄锦心、乾隆十三年知县吕正音重修。

中祀 肇圣王木金父公、裕圣王祈父公、诒圣王防叔公、昌圣王伯夏公、启圣王叔梁公。

配享 颜氏无繇、曾氏蒧、孔氏鲤、孟氏孙激。

从祀 周氏辅成明万历二十三年祀、张氏迪雍正九年祀、程氏珦明嘉靖九年祀、朱氏松明嘉靖九年祀、蔡氏元定明嘉靖九年祀。

按：圣父自宋已封齐国公，元晋封启圣王。明正统三年，裴侃言文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无繇、子皙、伯鱼父也从祀廊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纥元追封“启圣王”，而颜孟之父俱封公，伯鱼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颜孟父俱

配启圣王殿。至嘉靖九年，以张璁议建启圣祠，题主曰“启圣公”，颜曾思孟父为配，俱称先贤。清雍正九年，加封孔氏五代为王，更名崇圣祠。

祭 器

先师：帛一、磁爵三、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二、簋二、笱十、豆十、罇一。

四配：帛一、磁爵三、羊一、豕一、铏二、簠二、簋二、笱八、豆八、罇一。

十二哲：帛一、磁爵一、羊一、豕一、铏一、簠一、簋一、笱四、豆四、罇一。

两庑：帛一、铜爵一、豕首一、簠一、簋一、笱四、豆四、罇东西各三。

崇圣祠：帛一、磁爵三、羊一、豕一、铏二、簠二、簋二、笱八、豆八、罇一。

按：《阙里志》：“祀先圣备四代礼乐。”虞夏殷周四尊俱设，他可知矣。器数：自宋国子监用笱豆各十，天下府州县各八。明成化十三年，加笱豆各十二，府州县各十，从祭酒周洪谟之请也。嘉靖九年以张璁议复如旧制。清康熙二十三年，祀以园邱之礼于阙里，崇儒重道之典，斯诚超轶千古矣。

乐 器

编钟、编磬、应鼓、拊拊、排箫、琴、瑟、笙、笛、箫、柷、敔、篪、麾、节、羽、龠、干、戚。

按：唐开元二十七年诏祀先圣乐用宫悬，舞用六佾。宋政和六年，

赐堂上正声大乐一副于阙里，明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奏请增乐舞为八佾。嘉靖九年，辅臣张璁复议如旧制。夫议减议增皆不失尊崇之意，圣人金声玉振，乐之大成集焉，何所容增减之数哉。

乐 章

迎神奏昭平之章无舞：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征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爽。

初献奏宣平之章有舞：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奏秩平之章有舞：式礼莫愆，升堂再献，响协丛镛，诚孚罍鬯。肃肃雍雍，誉髦斯彦，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奏叙平之章有舞：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于论思乐。惟天牖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饌奏懿平之章无舞：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黄宫，畴敢不肃。礼成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奏德平之章无舞：浮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烝民，育我胶庠。

按：《阙里志》：“古今祀先圣之乐，不相沿。”自隋以前，有夏永雅之名。唐贞观二年，乃造十二和乐。至宋以安为名，金以宁为名，元因宋旧亦以安名，而别增彻饌、送神二曲。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府学，令州县如式制造。清康熙八年订正乐章，改“和”字为“平”字，名“中和韶乐”，五十五年通行直省。今所载者，则乾隆年间所定，直省郡县所遵行者也。

祝 文

先师 维某年某月某日某官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曰：维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和乐节之时。辟雍钟鼓，咸恪荐于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秋），只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事，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

崇圣 维王弈叶钟祥，光开圣绪，盛德之后，积久弥昌，凡声教所诞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肃明湮之典，用申守土之忱。兹届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先贤颜氏、先贤曾氏、先贤孔氏、先贤孟氏。尚飨。

忠义孝弟 维灵禀赋贞纯，躬行笃实。忠诚奋发，贯金石而不渝。义问宣昭，表乡闾而共式。祇事懋彝伦之大，性挚莪蒿。克恭念天显之亲，情殷棣萼。模楷咸推夫懿德，纶恩特阐其幽光。祠宇惟隆，岁时式祀，用陈尊簋，来格几筵。尚飨。

节孝 维灵纯心皎洁，令德柔嘉。矢志完贞，全闺中之亮节。竭诚致敬，彰闾内之芳型。茹冰蘖而弥坚，清操自励。奉盘匱而匪懈，笃孝传徽。丝纶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于令典，祇循岁祀，式荐尊醪。尚飨。

按：祭必有祝，《礼记》作其祝号，《周礼》谓祝号有六，皆祝史称之以告神也，而体此以行于圣庙，亦孝告慈告之意焉耳。

儒 学

学署 在文庙西北。明洪武八年，知县鲁俊建，末季倾废，遗址无存，历官皆僦民舍居。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创建于明伦堂之右，讲堂三楹，前东西厢房各二椽，堂后居室三楹，左右厢房各二椽。署前

旧有儒学门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修。

明伦堂 在文庙后，五楹。明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清乾隆元年毁于火，知县张尔戩重建。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修。旧堂之东西有“博文”、“约礼”二斋各五楹。前有乐育坊、左义路、右礼门，今俱废。

尊经阁 在明伦堂后，高台复屋。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久废。壁间刻“敬一诸箴碑”，其台址犹存。阁后有空地，旧阁之东偏为教谕宅，又东为训导宅，俱久废。

魁光楼 在崇圣祠西南。明嘉靖年间建，久废。有光禄卿马理碑，铭见旧志。时堪与家谓东南卑弱不利文风，知县刘泽远改建“魁星楼”于文庙东南，半附其城，重檐复屋。祀魁星之神于其上，寻亦废。知县张于鼎复移置于南郭东隅城上。清康熙三十三年，知县武令谟重修。

文昌祠 在崇圣祠东。明万历三十八年，知县张科士创建。清康熙二十九年知县黄锦心、乾隆二十七年知县曹世鉴各重修。旧有文昌阁，在县城东南二里许东山之巅。明崇祯五年，知县顾鸿初建，十八年折毁，今遗址犹存。

按：世传文昌主科策士，多祀之魁星，尤世所奉为文明主，功名者必侈奉焉，故并列于学校云。

名宦祠 在学宫戟门左，三楹。康熙五十九年，知县董霭重修。列祀凡五人：宋赞善大夫宋宗谔、明知县彭好古、马铎、儒学教谕李秀春、训导仲迁。

乡贤祠 在学宫戟门右，三楹。列祀凡八人：明山西按察司佥事冯宁、山海关兵备道佥事冯珍、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寇遵典、直隶河间府

通判王逵、湖广公安县知县刘敏、山西大同县知县李大绍、四川威远县知县习孔言、陕西文县教谕寇遵孟。

忠义孝弟祠 在学宫西南。雍正二年敕于学宫内建忠义孝弟祠，别择地营节孝祠，春秋致祀。七年，知县边汝言创建三楹。内祀凡十三人：明忠臣冯贵、张崇福，唐孝子周智寿、周智爽，元孝子强安、王忠，明孝子冯光昇、习显、何源、习四科，明义士张邦彦、何士能、王翥。

节孝祠 在忠义孝弟祠后，三楹。雍正七年，知县边汝言创建。内祀凡二十人：明烈女温氏、习启蒙妻庞氏、张邦彦妻党氏、李梅妻习氏、周仪妻冯氏、冯宣妻雷氏、王民妻宋氏、孙守忠妻王氏、彭邦彦妻王氏、李启东妻梁氏、李遇妻赵氏、习完初妻王氏，清冯宾明妻宋氏、习佩珂妻侯氏、寇锡珣妻杨氏、李尔鹏妻刘氏、习湛妻刘氏、梁凤喈妻王氏、孙正本妻冯氏、梁晋络妻寇氏。

书 院

崇正书院 在县北二里，即故频山寺也。明嘉靖八年，御使王仪行县，改置书院。今废。

问以书院 在文庙东南，讲堂三楹，左右书房十间。明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建。时课士于其中，是岁，士果登科。今废。

颍阳书院 在县治南门之西。讲堂三楹，东西书舍各三间，堂前门屋三楹，堂后东西书舍各二间，又内室三楹。清乾隆二十九年，知县袁文观创建。

按：古者党庠州序之设，教之途亦广矣哉。今书院义学殆其遗意也。同之先“崇正”、“问以”之名犹在也。而当年皆以不久即弛。频山古刹，蔓草荒墟，而刘公手泽杳不可寻。吁，何其惫也！睹颍阳之新模，

应奋然以起矣。

社 学

在儒学南仁寿坊。明隆庆间开大成街并其地，屋宇久废。

按：社学之设，惟明为盛。然其时皆乡先生司其事，城乡市镇无地无之。前志谓其在乡村者，移徙无定，故不具载。则其时固未尝尽无学也。今仁寿坊之遗已不可识，历乡村而问之，且茫然莫应也。士风之靡，岂朝夕故哉！

射 圃

在文庙前社学之东，久废。

按：先王尚德之风渺已，后之造士者，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及焉。明初诏：“郡县生员皆令习射，朔望于公廨闲地习之”。其于文事武备之意可谓至矣。迨后击球穿柳，沿习渐失其真，岂古人省度欽止意哉？夫弧矢之事，男子生而已，然学者从事圣人久矣。矍相之圃，盖可忽乎哉？

学 额

廩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学生员，岁科两试，各入学八名，武生岁试入八名。

学 田_附

明万历三十二年，督学使臧公尔劝以百金檄县购置学田。时无应者，有司权采谷三百石，储预备仓以恤缓急，未久寝废。清乾隆三十年，知

县袁文观清查出官地共若干亩，拨入学田以充贫士膏火之用。

按：自有明制科取士，士之发名于时者，必以黉宫为阶梯，而廩有饩贫有粮，惠岂不渥耶？我国家兴贤造士，虽深山穷谷，文教日蒸蒸焉。同蕞尔小邑，而英才俊彦不乏其人，然大率以贫瘠弃业。夫贫贱者士之所安，而非上所以待士也。洪范曰：“既富方谷。”然则风教之本盖可识矣。

同官县志

卷六 官师

官制 吏胥 题名 宦迹

同官县志卷之六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官 师 志

同之建邑为最古，汉晋以来统于棣祔。官斯土者，耀州之志可详也。西魏建县，而后历唐宋金元，其间官制亦代更矣。县令而下，姓名半就湮没，俎豆仅此数人，明以后，粗得而详焉。本朝之职，班班可按也。余考史志与古碑中，得其可知者著于篇，俾后有览焉。志官师。

官 制

西汉 县令一人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丞秩四百石至三百石，尉秩与丞同。乡三老、亭长、嗇夫、游缴各一人，成帝时，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一人。

后汉 设五官：掾、乡佐、里魁、什、伍各一人，裁经师，余如西汉制。

魏 县令一人，丞一人，尉一人。

晋 县令一人小县置县长，主簿一人。

按：晋设县令、主簿外，有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缴、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

门干、曹掾史、仓曹掾史、贼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乡啬夫、治书史、牧官掾、六部尉、法曹佐、士曹佐、市令等官，殆《周官》府史、胥徒之制欤。

北魏 县令三人，相一人。

隋 县令一人，丞、尉、正尉各一人。

按：隋之官制，设于县者有功曹、主簿、曹佐、市令等官，其官属各有佐史，合九十九人。

唐 县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二人。

按：唐之置令，有京县、畿县之分。京为盛，畿次之。其余诸县设官亦与畿县等，但分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之多寡。贞元初诏择十省郎治畿赤，故畿令多用省官。同于唐为畿县，其时设有录事二人，史二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仓佐四人，史七人，司户佐四人，史七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帅二人，市令、佐、史、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四十人。官之设，至隋唐而极繁矣。后之设书吏、役卒，殆其遗意也。

五代 县令一人。

宋 县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巡检司一人。

按：宋初无丞簿。熙宁四年，乃令户二万以上置丞。咸平四年，令户五千以上置主簿。其令与尉，亦皆建隆三年所置也。

元 达鲁花赤一人，尹一人，簿一人，尉一人，典史一人。

按：元设县有中下之分。《地理志》所载惟陇州所属汧源县为中县余悉为下县。

明 知县一人，丞一人宣德年裁，主簿二人宣德年裁一，万历年全裁，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宣德年裁一，万历年全裁，金锁关巡检

一人，漆水驿驿丞一人，阴阳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一人，道会司一人。

清 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康熙五年裁，训导一人康熙五年复，巡检一人顺治十年三裁，驿丞一人顺治十七年裁。

按：县令，亲民之官，自古重已。丞尉于唐宋时，多为进士，初任赞府少府之号职，固匪轻焉。此与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异？辅车之势，曷可少哉？自明设教职，清因之，文治蒸蒸盛矣。泛弁之设，已详于兵防，故不复赘也。古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同儕勉乎哉。

附 吏 胥

县典吏一人，典史攢典一人。县书吏七房：曰“吏”、曰“户”、曰“礼”、曰“兵”、曰“刑”、曰“工”、曰“仓”，凡十四人。胥役：曰“快手”、曰“民壮”、曰“皂隶”、曰“仵作”、曰“门子”、曰“库子”、曰“轿伞夫”、曰“斗级”、曰“禁卒”、曰“更夫”、曰“马夫”、曰“铺兵”。典史胥役：曰“门子”、曰“皂隶”、曰“马夫”。儒学胥役：曰“门斗”、曰“斋夫”、曰“膳夫”、曰“庙夫”。其名数俱见《赋役志》。

按：吏胥，贱役也。然府史、胥徒载在《周官》，皂隶、台舆著闻《左氏》，彼皆受禄于官者也，故得与职官附列。他如乡约、木铎、保长，虽亦在官之人而禄不及，故不载。孟子谓，庶人在官者以有禄故也。

题 名

朝代	县 令	丞	主 簿	尉
唐	杨敬福 ^{华阴人、杜殷^{濮阳人、}窦晏^{洛阳人、}董全素^{虞乡人}}	李思文 ^{宗室}		李荆 ^{宗室，见《宦迹》、} 卢景 ^{涿州人、} 裴复、仲子陵 ^{见《宦迹》}
宋	宋宗谔 ^{见《名宦》}			
按：旧志黄堡镇将，有刘得安、张化成二人，监黄堡酒税并烟火，有吕闰一人，昔人谓黄堡为重镇，此可见矣。宋时官斯土者，惟宋宗谔以名宦著，其余湮没，何可胜道？而三人者独不朽焉，殆所谓铁中铮铮者欤。不然，何以能传也？				
金				梁襄 ^{绛州人，见《宦迹》}
元	达鲁花赤	县尹	主簿	
	周菊 ^{至元年任}	王寿	曹彦博	
	迷失不花 ^{至元年任}	王浩 ^{后迁耀州}	王仲元	
	杨茂	赵者		
		孙彝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 簿	典史
明	鲁俊 ^{招远人}	肖良	张纲 ^{灵石人}	高护 ^{见《宦迹》}
	杨项 ^{祥符人，举人}	范铨 ^{蒲州人，见《宦迹》}	李佑 ^{束鹿人}	李俨 ^{西平人，成化年任}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簿	典史
明	周俊洛阳人	王震	车棠石州人	姬福
	席中泌阳人，见《宦迹》	张寿新乡人	史钦遵化人	冯伯万
	张贵珉上虞人，见《宦迹》	张坪唐县人，见《宦迹》	常继河内人	高世崇
	郭瑄太原人，正统年任见《宦迹》	吕彦士	陈言梁山人	秦彪
	张镛	温鉴	杨绍光高坪人	郭绅屯留人
	樊荣景泰年任，见《宦迹》	何坤	孟江辽州人	孙东臣东阿人
	傅籍新河人，进士，见《宦迹》		侯克忠茂州人	高国桢应州人
	颜顺景州人，成化十九年任，见《宦迹》		李维垣大城人	袁恭
	杨茂夹江人，成化二十一年任，见《宦迹》		张轸东平州人	张嘉猷岢岚人
	王恭长垣人，弘治年任，见《宦迹》		王宾兴县人，见《宦迹》	王朴保定人
	张博安邑人，正德十二年任，见《宦迹》		刘廷拱五台人	吴世强赵州人
	郑晓成都人，进士，正德十四年任，见《宦迹》		郭维荣大同人	张周肥乡人
	于宗尧济原人，正德十六年任		刘文端	李蒿眉阳人，嘉靖年任
	袁勋章丘人，贡士，嘉靖元年任，见《宦迹》		郑畏天五台人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簿	典史
明	姚宪 交城人，贡士， 嘉靖四年任		王峰 蔚州人	贾宁 武城人，万历十 四年任，见《宦迹》
	李焕 代州人，贡士， 嘉靖九年任		龚维鳌 桃源人	
	郭嘉顺 岳池人，贡 士，嘉靖十年任		李应亨 介休人	陈廷荏 荣昌人，万历 十六年任
	庞德崇 阳曲人，嘉靖 十一年任，见《宦迹》		马洲 文安人，万 历十七年任	
	王时暹 汉川人，嘉靖 十四年任		欧阳准 潼川人，万 历二十年任	
	白镇 平定州人，贡 士，嘉靖十六年任， 见《宦迹》		范文姿 虞城人， 万历二十二年任	牛天福 永宁人，万历 十八年任
	李衡 沾化人，贡士， 嘉靖十九年任		贾扬名 赵城人， 万历二十五年任	
	阮华 施州卫人，贡士， 嘉靖二十年任		王进业 赞皇人	陈虞 四川人，万历二 十年任
	王昱 稷山人，贡士， 嘉靖二十年任		闫文魁 直隶人， 万历二十八年任	
	崔钦 安阳人，贡士， 嘉靖二十四年任		应文壁 应天人， 万历三十一年任	加福 襄陵人，万历二 十二年任
	亢庆鸿 崞县人，贡 士，嘉靖二十六年任， 见《宦迹》		李存一 卢州人， 万历三十四年任	
	李焕然 沅川人，贡 士，嘉靖二十四年任， 见《宦迹》		李文炳 临晋人， 万历三十五年任	徐光荣 函昌人，万历 三十三年任
	董应诏 平定州人，贡 士，见《宦迹》		田子仪 含山人， 万历三十六年任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簿	典史
明	杨万祺 曹州人，举人，嘉靖三十八年任，见《宦迹》		张应舜 临海人，万历二十四年任	陈应元 仁和人，万历三十四年任
	樊廷表 南部人，贡士，嘉靖四十二年任		以后主簿省	
	郭昭朗 顺天人，贡士，嘉靖四十年任			霍守信 上元人，万历三十七年任
	彭好古 江西籍，河南下邑人，详《宦迹》			
	赵维 孟县人，举人，隆庆四年任，见《宦迹》			汪国用 祁门人，万历四十年任
	吴洸 威州人，贡士，万历元年任，见《宦迹》			
	李一本 浮山人，贡士，万历六年任，见《宦迹》			黄有基 福清人，万历四十三年任
	杨光溥 怀来卫人，贡士，万历八年任			
	潘汝臣 岢岚人，贡士，万历十三年任，见《宦迹》			
	屠以钦 武陵人，贡士，万历十五年任，见《宦迹》			张其志 蕲州人，万历年任
	马铎 定兴人，举人，万历十九年任，见《宦迹》			
	朱之聘 涪州人，举人，万历二十四年任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簿	典史
明	董廷范 静海人，贡士，万历二十七年任，见《宦迹》			刘乔林 崇祯年任
	李光表 蒙自人，选贡，万历三十一年任，见《宦迹》			
	张士科 章丘人，贡士，万历三十六年任			
	梁善士 泰安人，选贡，万历三十九年任，见《宦迹》			罗国彦 崇祯十一年任
	韩自任 南宫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任			
	刘宪 马邑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任，见《宦迹》			
	刘泽远 祥符人，举人，万历四十五年任，见《宦迹》			陈陞 崇祯年任
	孙如兰 睢州人，举人			
	康大猷 鸡泽人，恩贡			
	黄道星 河间人，选贡			胡守身 崇祯年任
	陈大道 襄陵人，选贡			
	丁弘誉 举人，崇祯三年任，升巩昌府同知			

朝代	知县	县丞	主簿	典史
明	顾鸿初 举人，崇祯年任			
	萧叔昌 沔阳州人，选贡，崇祯八年任，见《宦迹》			贾从民 崇祯年任
	孔尚標 曲阜人，选贡，崇祯十年任，见《宦迹》			

按：邑之金锁关、漆水驿，旧设巡检、驿丞各一人，清初始裁。昔之官斯土者，固不乏人，而旧志概不录。今得传闻者，有驿丞卢某，而名亦亡焉。余详其事于杂志，不没其真也。呜呼，以卢生大节而尚失其名，他何论矣，慨哉！

朝代	知县	典史
清	熊封 顺治年任，见《宦迹》	张应科 顺治年任
	萧嘉熙 直隶人，顺治年任	李蔚 顺治年任
	龚鲲 安陆人，进士，顺治年任	
	曹有武 太仓人，贡生，顺治年任，见《宦迹》	苗硕 顺治年任
	张于鼎 山东人，贡士，顺治年任	赵秉山 阴人，康熙元年任
	王国辅 辽东人，顺治年任，见《宦迹》	
	冯元颺 慈水人，举人，见《宦迹》	项之瑞 康熙年任
	熊輿 固始人，举人，康熙年任，见《宦迹》	吕清 康熙年任
	王云凤 汾水人，举人，康熙年任，迁霍州知州	

朝代	知县	典史
清	雷之采康熙十八年任，见《宦迹》	章元震绍兴人，康熙年任，见《宦迹》
	黄锦心湖州人，举人，康熙年任	余人杰山阴人，康熙年任
	武令谟孟县人，进士，康熙三十年任	
	刘元标涿州人，康熙年任，调澄城县	罗乾清阳人，康熙四十四年任
	邓永锡荆门州人，举人，康熙年任	
	吴翰珍邵武人，岁贡，康熙四十年任	高其可康熙年任
	孔尚惇曲阜人，举人，康熙四十八年任，见《宦迹》	方文岳康熙年任
	汪珊徽州人，进士，康熙五十六年任，升主事	
	董霭赣榆人，岁贡，康熙五十八年任，见《宦迹》	段拱屋登封人，康熙五十二年任
	王勋正白旗人，监生，康熙六十年任	潘涵保定人，雍正三年任，升高台主簿
	赵恒祚沾化人，进士，雍正三年任，见《宦迹》	
	曹永著丰润人，贡生，雍正五年任，见宦绩	周振芳宛平人，乾隆三年任
	边汝言任邱人，举人，雍正六年任	王国泰山阴人，乾隆五年任
	杨绎泌县人，进士，雍正十三年任，调周至	
	张尔戡武威人，生员保举，雍正十三年任，见《宦迹》	田多稼山阴人，乾隆十三年任
	刘春暄绥阳人，举人，乾隆八年任	陈文谟太平人，乾隆十八年任
	王润建水人，举人，乾隆九年任	
	郑德玠丰润人，举人，乾隆十年任	张申虞浮山人，乾隆二十年任，升吏目

朝代	知县	典史
清	吕正音 长寿人，举人，乾隆十一年任，见《宦迹》	胡基 大兴人，乾隆二十七年任
	庄树嘉 阳湖人，举人，乾隆十四年任	
	毛翊 濮州人，监生，乾隆十五年任	刘谦 高安人，后补主簿，乾隆二十八年署
	张擎 镶黄旗，汉军监生，乾隆十五年任	
	曹世鉴 宁海人，举人，乾隆十七年任，见《宦迹》	
	袁文观 崇仁人，进士，乾隆二十九任，升礼部郎中	张琦 余姚人，补吏目，乾隆二十九年署
	叶藩 仁和人，进士，乾隆三十年任	

按：邑令唐以前渺已。后之长吏非乏人，而姓名落落仅存什一，余皆风流渐灭，文献无征，岂不慨欤？昔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余何论矣。署篆旧例不书，其先已不可详。清初以来，有署一二年政绩可记者矣，概举而削之，于义殊未安也。而例又不得与任事者并书，余仿《唐书·忠孝传》之例列于总录。其顺治年间署者则有：何德美河间人、刘世俊失其籍。康熙年间署者：王尔谦虞山人、张鼎新、张芳、吴宾、王道恕失其籍、朱廷铉江阴人、程正本泸州人。雍正年间署者则有：谢立永嘉人。乾隆年间署者则有：张中行虞乡人、王世爵镶黄旗人、孙宗翰阳湖人、郭仙仙游人、习绍苹吴县人、吴祖正都匀人、张勤绪遂宁人、柴缉生仁和人、田邦基失其籍。其有德政可记者，亦得与宦迹总列云。

朝代	教谕	训导
明	张桂荣 本县人，洪武初年任，见《选举》	齐纲 泌阳人
	徐允达 见《宦迹》	吕让祥 符人，举人，后籍同官
	孟瑜 临颖人，举人	高蔚 高平人
	史鉴 见《宦迹》	阎恭 孟县人，举人
	崔福 夏县人	魏复宗 商水人
	马祥 安邑人，举人	马豫 霍州人
	李贤 定州人	王介 青神人
	吴玺 见《宦迹》	李恭 崇庆州人
	张柱 涪州人，进士，见《宦迹》	彭希宗 和顺人
	易完 资阳人	孙鹏 崇善人，见《宦迹》
	李秀春 祀名宦	刘东升 巴县人
	王荆壁 阆乡人	陈寿 卫辉人
	杨谨 定襄人	孙霭 辽东人，见《宦迹》
	王经 辽东人	王如树 寿阳人
	李仪 四川人	白灿 五台人
	田稔 榆社人	仲迁 祀名宦
	张如树	鞠进书 潍县人，升教谕，见《宦迹》
	冉府 清苑人	高应举 临县人

朝代	教谕	训导
明	王博古 永州人	杨如松 合水人
	张宾 靖虏卫人	李廷相 南和人，见《宦迹》
	闫淳古 交城人	刘经白 河人
	张继 甘泉人	赵汝佐 定襄人
	王镐 陇西人	王汝愚 汧阳人
	李仲元 河内人	蔺爱凤 翔人
	李逢时 汧阳人	谢复初 巩昌人
	周庸礼 新安人	张敷教 庆阳人
	苏兆民 太和人，见《宦迹》	李茂育 凤翔人
	黄桂芳 河津人	罗文灿 渭远人
	张应科 杞县人	王纲 两当人
清	左逢源 保定人	田遇龙 通渭人，康熙六年任，见《宦迹》
	赵桐 山东人	贾前席 康熙年任
	任振民 安化人	常致中 康熙年任
	卢宾 朔州人	王桂 保安人，康熙年任，升富平教育
	宋朝会 秦州人	张失名 康熙年任
	谢绪 巩昌人，见《宦迹》	李失名 康熙年任
	夏大猷 荏平人	艾三奇 清涧人，康熙年任
	邓洙 阳曲人	杨蔚 贡生，康熙五十一年任
	王克宽 稷山人	刘以贵 康熙五十九年任

朝代	教谕	训导
清	王慎思镇番卫人	张修宁夏人，雍正二年任
	张国俊秦州人	陈经纬石泉人，雍正五年任
	孙汝褒绥德州人	魏文炳安塞人，雍正六年任见宦迹
	白成秀安定人	冯世泰商州人，雍正年任
	丁应观安邑人，见《宦迹》	石铎灵州人，雍正年任
	王国祯顺治年任	葛登第皋兰人，乾隆九年任
	刘谦保安人，顺治年任	成康世蒲城人，乾隆十年任
	宋宰顺治年任	张克俭岐山人，乾隆十五年任
	纳以洪康熙元年任	席丰陇州人，乾隆二十一年任
	以后缺载	李辅世商南人，乾隆二十五年任

朝代	外委千总驻县	外委把总驻金锁关
清	寇三礼淳化人，康熙三十四年任	门可进耀州人
	景美本县人，康熙四十四年任	李耀本县人
	李荣本县人，康熙五十五年任	宋璋耀州人
	黎可礼西安人，雍正六年任	宋伟耀州人
	张弘振潼关人，乾隆九年任	杨义耀州人
	张天锡潼关人，乾隆二十年任	金灿本县人
	谢文以商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	

按：驻县外委千总，原系京制把总，雍正六年以黎可礼军前有功改称，康熙以前其名皆不可考，姑缺之以俟采入。

宦迹

唐

李荆：宗室人也，其行事不少概见。然志称其以试文上等，擢县正尉，盖亦文吏也。

仲子陵：为县尉时，论宗庙迁祔礼有见。

宋

宋宗谔：以县令累迁赞善大夫，入祀名宦。

金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大定三年进士，任县主簿，后调耀州，三迁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推官。《金史》本传

明

知县：

席中：泌阳人。自给事中谪来，旧志以惠称焉。

张贵珉：上虞人，有惠政，见《全陕通志》。

樊荣：景泰元年檄同官，筑城凿池，荣力肩在任。时当多故，抚御有方。

傅鼎：新河人，举进士，累官至御史，谪知同官事，城工数圯于水，鼎继荣续筑。旧志称“明政”。

颜顺：景州人，续筑县城，重修学庙，有廉声。

杨茂：夹江人，值岁饥，茂赈济有方，灾民赖之，见《陕省通志》。

王恭：长垣人，时东城崩，恭复筑之，始作石堤以障漆水。后马刘二公作护城堤，皆其所基藉也。

张博：安州人。善应对，亦能集事，又善事上官，调知凤翔。乔三

石志

郑晓：成都人，进士，自凤翔调来，循谨美仪容，累官至参议。

袁勋：章丘人，贡士，有才略。令在必行，诸事立办，盗贼屏迹。以能调渭南，历升长史。去后，民思之不置。

庞德崇：阳曲人，敦崇学校，以治行称。后以赈济事问罢，人甚惜之。

白镇：平定州人，贡士，性慈惠，有集事才。为民擘划甚周，不惮劳瘁，百姓德之，后迁司马，有遗爱祠。

亢庆鸿：崞县人，贡士。建儒学魁光楼，修济阳、永宁二寨，为县防守计甚密，时西虏犯，顺抵宜君，闻道险有备，遁去，莅政最久，得民心。自平定后，称能吏者无过亢公也。公字应时，号渐庵。

李焕然：沅川人，贡士，性慈廉，以风土不习，力求改教去。

董应诏：平定州人，贡士，质实坦易，不萦情利禄。逾年，力求致士去。

杨万祺：字长青，曹州人，举人。性浑厚质直，喜缄默。修邑志，有贤声。

彭好古：江西籍，河南夏邑人。省事爱民，清操绝俗，不以家累自随。后卒于官，囊无余金，邑人共治棺办殓，立祠祀之，祀名宦。有临川李穆堂公传，见《艺文志》。

赵维：孟县人，举人，有遗爱祠。

吴洸：威州人，贡士，宽易圆融，政绩显铄，城楼复屋，雉堞砖甃皆所创建。后迁府。同有去思碑。

李一本：浮山人，贡士，方正不苟顰笑，善威仪，后迁别驾。

潘汝臣：岢岚人，贡士，爱民好士。时频年大饥，道殣相望，汝臣

悉力赈救，全活甚众。

屠以钦：武陵人，贡士。旧志有云：“满腔恻隐之心，四载循良之政。”

马铎：定兴人，举人。雄才大略，多所建立，而申减荒粮，修筑河堤，尤功之最伟者。后改知偃师。去，士民思之，有遗爱祠。

董廷范：直隶静海人，贡士，其政迹旧志不载，而父老犹传其当年。有遗爱祠焉，见《祠寺志》。

李光表：云南蒙自人，选贡。为治简易，性气醇恬，人多思之，有遗爱祠。

梁善士：泰安人，选贡。清弊革蠹汰冗省费，后改知宁乡。

刘泽远：祥符人。万历间举人，催科不扰，建书院、奎楼、河堤诸公署，并修志，文风丕变，署制一新。

孔尚标：曲阜人，至圣六十四代孙，选贡。真心朴貌，惠正宜民。值时多故，赈饥御寇，缮器筑堡，备竭绸缪之力。修县志、《孟姜女集》、维持风化，县治更新。后人思其遗爱，为立德政碑。

郭瑄：太原人，有《姜祠记》，旧志误为郭璠，而《陝省通志》载于总录。则所谓恺悌慈良，去思犹在。虽旧志所遗，未可弃也。

县丞：

范铨：蒲州人。有明以后丞之以惠著者，铨其首称也。

张珩：唐县人，有惠政，去之日，百姓遮道攀留。有《去思记》。

主簿：

王宾：兴县人。令行禁止，强横敛迹，而人称其惠。殆所谓宽猛相济者欤。

典史：

高护：乔三石志：“往，开平王入关中，时元同官守将自遁去，开平王遣典史高护抚定之。护或即开平王署置同官者，或他县官，不可知矣。余以护实同官首功，故叙论焉。”

贾宁：武城人，旧志称其弭盗有方，盖亦无忝阙职者与。

教谕：

徐允达：上虞人，擢山西佥事，历按察使。旧《陕西通志》载《名宦》中。今考，雍正十三年复修《通志》，竟逸其名，而宝鸡教谕徐永达，亦历山西按察使，殆具误欤？

史鉴：偃师人。乔三石《耀州志》谓鉴通《诗》《礼》《春秋》三经。《陕西通志》载《名宦》中，今续修《通志》列于总录。

吴玺：阆中人。训迪有方，风教并著，尤善说《春秋》。后迁助教知州。

张柱：涪州人。登弘治壬戌进士，官至知府，风教甚著。

李秀春：长寿人，举人，累官至御史佥事，祀名宦。

苏兆民：太和人，举人，端谨善化，后登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知府。

谢绪：巩昌人，有气节，时事不合，力求致仕去。

丁应观：安邑人，质朴力追古道，词华雅，有文名，操持粹白，理学精研，所著有《学易堂集》，行于世。

训导：

孙鹏：崇善人。乔三石曰：“近时训导，盖数称二孙子。”子云：“二子皆甘贫苦行人也，鹏分俸养亲，常不免饥寒，而守义不衰，可以为师矣。”

孙霏：辽东人，升合水教谕，旧志其善教。

仲迁：考旧志与今名宦祠，公之姓字可以千秋矣。惜其行事不少概

见，且并里居俱亡焉。《通志》修于雍正十三年，尚不录。呜呼！学校，人才之地，师儒教化之原，而湮没若此，宜士风之顿也。

鞠进书：潍县人，倜傥有气节，博学善属文，约束诸生，条规严肃，寻迁教谕。

李廷相：南和人，性醇懿，甘贫善教。

按：有明知县其以惠政称者，则有鲁俊、周俊二人；教谕以风表著者，则有孟瑜、崔福、马祥、李贤四人；训导以教业称者，则有吕让、阎恭二人，皆载于旧志并录之。明以前所书，悉依原本，一字之美不敢遗也。

清

知县：

熊封：不知何许也，顺治初年来任。明末闯贼之乱，民死亡者十七，村里为墟，而钱粮仍额。封力请于当事，得除万金，以入抛荒。至今，民犹德之。有寇慎碑记，见《艺文志》。

曹有武字梅梁：江南太仓州人，由贡来宰于邑。时方草创军兴，旁午百务纷如猥集，公飞刍挽粟，内安外攘，上下晏然。莅位期年，惠泽鸿施，沦浹显铄。未几因公被议，檄下，阖邑错愕，奔赴讼冤，各台亦改容慰勉之。然格于初议，竟不能回也。去之日，百姓如失父母，号泣攀辕者以万计。

何德美：河南人。顺治初，由华州州同署篆。六年，流贼刘洪才大肆攻掠，城陷德美被执，洪才縶之龙蟠山之下，刃颈而胁之，德美骂不绝口，死之后，人有诗哀之曰：“无端狂寇踞山城，妄欲忠贞识主盟。杲舌不随冤剑断，龙山草木血纵横。”诗虽不工，亦可藉以不朽也。

冯元颺：慈水人，举人，康熙初年任，政持大体，不事苛细，至剖

决事理，动中肯綮，才优而量裕。故为治多余闲，大有鸣琴饲鹤之风焉。其德政具详寇永修氏寿文中，见《艺文志》。

王国辅：辽东人。时蜀变告警，大兵进讨，征发旁午，郡县各应，军需转输相属于道。邑不通车运，牛驴驮载不继，派选丁壮担负。国辅号泣，为百姓请命，得从未减，民困以苏。

熊輿：固始人，举人，康熙年任，政务宽大而才识精明，民敬爱焉。

雷之采字亮先：大兴籍，江西安义人。由官生任鸿胪寺序班，出宰于同。甫莅任，诸务毕举，尊经阁、义学、捕衙、吏舍皆其所新建，而截筑新城，后之言得失者，皆归之。然省力节费，顺民之欲，因利乘便亦势之不得不然也。尝购蚕种教民，邑始知蚕事。尤善听断，剖决如流。民间有“雷不歇店”之谣。《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之采之谓也。后以刁民诬罢，公论惜之。

朱廷铉：江阴人，进士，自淳化令来署。时大饥，逃亡者道路如织，廷铉多方设赈民用安集，有去思碑。后累官至御史。

孔尚惇号防右：曲阜人，至圣六十四代孙也，举人。雅度宜人，清操绝俗，莅任七载，休息无为，规恤民瘼。去之日，民甚思之，有德政碑。

董霑：赣榆人，岁贡。性机警善断，吏不能奸。饥民为盗，劫掠乡村，霑单骑麾役迅擒之。爱士恤民，岁饥，发粟日久，状悉焚之不责还。

赵恒祚字方山：霑化人，进士，雍正三年任。崇文学，课督儒生，持重老成，士民畏而爱之，莅政三年，调任咸阳。

曹永著：丰润人，捐贡。雍正五年任。初为威县教谕，留心吏治，以议仓储为当事保荐，擢邑令。寻迁邠州。

张尔戡：武威人，由生员保举。为人刚毅精敏，有决事才。重建明伦堂，续修石堤，不避劳怨。旧规仓粮红朽，辄发民易之。尔戡曰“盖

藏不谨，典守之责，岂以累民？”寻以霉烂落职。尔戡曰：“吾瘠一身以肥百姓，何憾乎？”宦囊如洗，鬻产以偿民，有欲代赔者，尔戡卒不受。

吕正音：长寿人，举人。持身以俭，待物能宽，决讼不事鞭扑，尝重建崇圣祠。后调任蒲城。

席绍莘：吴县人，生员保举，自咸阳丞来署，慈祥恺易。时值大旱，建龙骨车，率民溉田，日昃不暇，革西乡浮税，勒石仪门外。

曹世鉴字镜湖：宁海州人。由举人官齐河教谕，迁邑令。性俭约，与民休息，而城隍、城垣、文庙及龙王庙多所修举，不以厉民。莅任十载，民甚德之，以任满升同知去。

教谕：

纳以洪字海若：临洮人。明季寇乱，兵燹残灭，学宫鞠为茂草者二十余年矣。以洪至，毅然倡修，剪荆辟莱，鸠工庀材，学门、戟门、棂星门、泮池次第修举，文庙一新，士风丕振。

训导：

田遇龙：通渭人，博学能文，奖进士类不愧师道。

魏文炳：安塞人。品行高卓，训士多所成就，诸生咸爱敬之。

典史：

章元震：浙江绍兴人。治有能名，先任赵乘卒于官，贫无以治丧事，且家属无一在同者，灵柩厝庙中数年，元震始终悉力营办，捐俸醵金，赵乃得归葬。

按：自宋以来，祀名宦者，宋赞善为首称，而其行事已不可概见，况余人乎？明之彭马、李仲固俎豆千秋矣，袁章邱、亢崱县、刘祥符《通志》俱特书名宦，而现祀名宦之四人，乃谨列之总录，何哉？

同官县志

卷七 选举

荐辟 进士 举人 贡生
例贡 掾吏 武举 武弁 封荫

同官县志卷之七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选举志

吁！俊宾兴之典，自古尚已。汉晋以来，征辟之科不一，明初犹不废荐举。科目自隋始，唐宋因之，至明而盛，卿相皆由此出，后乃三途并用焉。本朝取士，无美不备，诚所谓立贤无方也。志选举。

荐 辟

明

张崇福：洪武初应人才辟，官至副使，详《人物志》。

冯贵：永乐初应人才辟，官至提举，详《人物志》。

按：明荐举盛于洪武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故二子以此显，而后遂不复见焉。明以前岂翳无人，而尽付之湮没，则当年秉笔者之责也。岂不慨哉？

进 士

明

成化二年丙戌科罗伦榜：冯宁官至金事，详《人物志》。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张以诚榜：王道成官华阳知县，累迁至吏部员外郎。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钱士升榜：寇慎官至副使，详《人物志》。

国朝

顺治九年壬辰科邹忠倚榜：习全史历官至杭州府同知，详《人物志》。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邓钟岳榜：崔乃镛官翰林院庶吉士，历迁湖北督粮道。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于振榜：崔钟琅官长清知县。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陈倓榜：赵屏晋官户部主事，历迁永平府知府。

按：自隋开进士科，后之得人才者，惟此途最盛。唐时缙绅虽位极人臣，或以不由进士为耻，进士诚重哉。邑自明以前皆不传，而二百七十年间仅三人耳。本朝百余年来，士之列清华书澹墨者，已辟前此所未有，而其数更过焉。文治之盛，蒸蒸日上矣。山川郁积之气有开，必先有志之士发奋，其所以为雄，安在其以地限哉。

举 人

元 张桂荣官本县儒学，见《官师志》。

明

洪武十七年甲子科：张福官至副史。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张重官至广西副史。

永乐三年乙酉科：陶甄官榆次知县，迁赵府审理。

永乐十二年甲午科：梁耜官靖州训导。

正统六年辛酉科：刘敏官公安县知县，详《人物志》。

景泰元年庚午科：杜表：官崞县教谕。

景泰四年癸酉科：贺寿、李节。

天顺三年己卯科：冯宁贵子，见《进士》。

天顺六年壬午科：刘居正敏子，官大竹知县。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科：习伦良佐子，官巴县知县，详《人物志》。

弘治十四年庚申科：张友直历官孝义、壶关知县。

正德十年壬申科：刘爵居正从子，官鄢陵知县。

嘉靖十九年庚子科：刘邦聘爵从子，详《人物志》、王良宾官至知州。

万历四年丙子科：王化良宾子，官临晋知县。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王道成化子，见《进士》。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寇慎遵孟子，见《进士》。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科：寇遵典鸿儒孙，详《人物志》。

本朝

顺治八年辛卯科：习全史孔言孙，见《进士》。

顺治十四年丁酉科：侯西爵、寇锡祜泰征长子。

康熙五年丙午科：崔重辉桂子，官延安府教授，详《人物志》。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冯采珍幼孙，详《人物志》。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温毓秀官繁峙知县。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王殿京国正长子。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崔峤重辉三子，官汉中府教授。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崔乃镛崐长子，见《进士》。

崔钟琅崐长子，见进士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崔钟琰崐幼子。

雍正二年甲辰科：寇率先慎五世孙。

雍正七年己酉科：赵屏晋见《进士》。

乾隆六年辛酉科：赵滢官西宁教谕，升西宁府教授。

乾隆九年甲子科：陈涿、靳超。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崔钟屿崐长子。

乾隆十八年癸酉科：王丰年。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陈大雅。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郝珲。

按：自唐设乡贡而举人已有其名，然其时皆举与乡者也。宋以来惟春放榜，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廷试举人，非常例也。秋闱乡试盖自元始，明因其制，而举贡遂与进士杂流三途并用矣。邑之举与乡者二十人，而陟巍者殊少，甲重举轻，习积之势然也。永修氏以同之士气，率质重强，耻与仕路委蛇，亦风会固然哉。语云：“竽瑟不调，枘凿不入。”盖谓是矣。

贡 生

明

雷 雨 官江西道监察御史。

高 威 官成都府知府。

杨希孟 官安庆府知府。

康 清 官通昌府通判。

刘 甫

以上洪武间贡。

毕 彧 官蠡县知县。

直 端 官徐沟县丞。

李 信 官泌水主簿。

以上永乐间贡。

刘 顺 官光禄寺监事。

李 福 官郑州训导。

潘 璠 官石州训导。

张 诚 官合州府照磨。

张 讨 官阳武县丞。

梁 能 官汝宁府检校。

任 纲 官大同府断事。

以上正统间贡。

习 庆 官静乐县丞。

郝 忻 官东胜卫经历。

何望回 官卫辉府经历。

冯 和 官太谷主簿。

以上景泰间贡。

张 恺 官衡州府照磨。

杨 盛 官大同卫经历。

党 森 官长子县丞。

可 盛 官汾州判官。

以上天顺间贡。

王 玺 官武安主簿。

习良佐 庆子，后补国子监学正。

武 瑄 官苏州府经历。

宋 经 官顺庆府知事。

宋 钦 官房山县丞。

习 中 官新乡知县。

李 俊 官长葛训导。

张 屿 官资阳主簿。

以上成化间贡。

温 举 官资阳知县。

翟 俊 官威远知县。

何 彻 官威县知县。

宋 录 官清苑主簿。

路 文

周 钧 官井研知县。

杨 觥 官沧州吏目。

任 聚 官黎城主簿。

孙 顶 官长子主簿。

余 安 官莱芜主簿。

李 禧 官通州经历。

王 佐 官沔阳州判。

李 素

杨 芝 官沧州吏目。

毕 麟 官代府典仪。

张 节 官□□典宝。

习 贡 庆从孙，官□□通判。

习 锐 官壁山知县。

周 相 官归德府判官。

雷 春 官山东布政司都事。

寇 瓚 官太原府检校。

以上洪治间贡。

姚邦荣 官大竹主簿。

牛 镛 官岳池县丞。

王 玘 官泸州同知。

周尚文 官渔台县丞。

李大绍 禧子，官大同知县，详《人物志》。

李 鸾 官盱眙县丞。

温时学

何 节 官襄城主簿。

何 叙 节弟，官营山知县，详《人物志》。

马文昌 官乐平知县。

以上正德间贡。

党 直 森子，官平江县丞。

孙延龄 官武定州判。

萧九成 官恒曲知县。

张九德 官昭化主簿。

王 道 守正长子，官潜山主簿。

王 逵 次子，官河间府通判，详《人物志》。

何世泰 彻子，官聊城主簿。

党虞臣 直子，官灵石县丞。

寇鸿儒 官兰阳主簿。

李大宾 宋 庆 官邹平知县。

侯藩臣

王性讷 玘子，官顺义县丞，迁纪善。

冯 崇 官乐灵县丞。

薛孟魁

习 鸾 中孙，官良乡知县，详《人物志》。

习 佩 官开封府经历。

高 荐 官孟县知县。

路士攀 官商丘主簿。

孙奉先

习继荣 锐幼子，官代州州判。

杨 桂 官邹城训导。

冯永昌 官双柳训导。

刘邦靖 爵幼子，官南部主事。

冯 增 宁孙，官阜城县丞。

习 谟 伦孙，官乐至知县，详《人物志》。

刘邦辅 爵从子，官彭水主簿

李待用 官夏县主簿。

以上嘉靖间贡。

党 谋 官孟县主簿。

习希雍 显子。

徐 行 官滑县县丞。

以上隆庆间贡。

马友善 官伏羌教谕。

何 汉 官武阳主簿。

寇嘉谏 官亳州同知，迁肃府审理，详《人物志》。

刘复性 官保定府通判，详《人物志》。

王维宁 官即墨知县。

刘 沐 官香河知县。

李 淳 官翼城主簿

王维藩 远长子，官钜鹿训导。

罗希信 官永宁主簿，迁工正。

习自强 官灵宝主簿。

冯 观 官鸿胪寺序班。

王世勋 官六安学正。

张 乾 官德州同知。

温如云 官归德经历。

刘乔梧

王 宦 官西乡训导，迁褒城教谕。

姚世业 官交水县丞。

习养进 谥子。

阎应宣 官平利训导。

党濂

侯 屏 官长清训导，迁固原学正。

寇 瀛 鸿儒子。

李 淳

李 发

何世鸣 官凤翔训导，详《人物志》。

习孔言 伦四世孙，官威远知县，详《人物志》。

寇遵孟 谏子，官文县教谕，详《人物志》。

冯嘉言 观长孙，官山西汾州府经历

以上万历年间贡。

冯光国 宁曾孙，官福山训导，迁山西稷山王府教授。

冯 诏 宁四世孙，官安定训导，迁洋县教谕。

杨 瑜 官丽江府通判。 李惟亨

冯嘉谏 观次子，官凤翔训导。

温 煦 官泰安训导。 雷 鸣

以上天启间贡。

冯 珍 累官至山海关兵备道，详《人物志》。

冯泰运 官安庆训导，迁巢县教谕。

刘乔椿 官昭化训导，详《人物志》。 侯化龙 官榆林训导。

刘弈庚 官浚县主簿，详《人物志》。

梁可贤 官安邱训导。 王 谕 官平遥训导。

刘绵庚 官长子训导。 侯士龙 官扶风教谕。

雷跃龙 官府谷训导。 侯乘龙

马 飙 官沔阳州州同，详《人物志》。

以上崇祯间贡。

本朝

冯文菁 珍长子，顺治乙酉拔贡。

王征贤 顺治丙戌岁贡，官城武知县。

寇锡社 瑞征长子，顺治戊子拔贡，官四会知县。

崔 柱 顺治戊子岁贡，官延川教谕。

冯赓明 泰运长子，顺治庚寅岁贡，官泸州知州。

习壮行 顺治壬辰岁贡，官城固训导。

寇瑞征 慎长子，顺治甲午岁贡。

- 寇泰征 慎次子，顺治乙未拔贡，官卢陵县丞。
- 郭维翰 顺治丙申岁贡。 寇 悌 顺治庚子岁贡。
- 党 霁 顺治戊戌岁贡，官泰州学正。
- 杨维钦 康熙壬寅岁贡，详《人物志》。
- 李所调 康熙壬寅恩贡。 张应岳 康熙甲辰岁贡。
- 傅 凤 康熙丙午岁贡。 雷中天 康熙戊申岁贡。
- 李腾芳 康熙庚戌岁贡。
- 习佩璜 全史次子，康熙壬子拔贡，官休宁知县。
- 寇亨征 慎从子，康熙壬子岁贡，官金县教导。
- 寇禧征 慎从子，康熙甲寅岁贡。
- 刘还一 康熙丙辰岁贡，官高台教谕。
- 冯襄运 康熙戊午岁贡。 冯贺明 康熙庚申岁贡。
- 寇锡祺 康熙壬戌岁贡。 孟可宗 康熙甲子岁贡。
- 许 熊 康熙乙丑拔贡。 温中钦 康熙丙寅岁贡。
- 寇凤音 康熙戊辰岁贡，官宁远训导。
- 冯贲明 康熙壬午岁贡。 孙世绵 康熙壬申岁贡。
- 习佩玘 全史幼子，康熙癸酉副贡，官南皮教谕。
- 崔 崐 重辉长子，康熙甲戌岁贡。
- 寇沃心 凤音子，康熙丙子岁贡，官庄浪教导。
- 王殿京 国正长子，康熙丁丑拔贡。
- 刘宗武 康熙戊寅岁贡，官庄浪教导。
- 冯佩琚 贺明子，康熙庚辰岁贡，官西乡训导。
- 赵经世 康熙壬午岁贡，官镇原训导。
- 杨 藻 维钦次子，康熙甲申岁贡。

- 冯资明 襄运次子，康熙丙戌岁贡。
- 冯賚明 泰运幼子，康熙戊子岁贡。
- 寇锡祺 慎幼孙，康熙庚寅岁贡。
- 温而厉 康熙壬辰岁贡。 温 然 康熙癸巳恩贡。
- 王御世 康熙甲午岁贡。 寇锡祺 康熙戊戌岁贡。
- 赵肃袞 康熙丙申岁贡，官资阳训导。
- 温仲芳 康熙庚子岁贡。 张 超 康熙壬寅岁贡。
- 李尔鸾 雍正癸卯恩贡。 郭永绳 雍正癸卯岁贡。
- 崔 岑 重辉次子，雍正癸卯拔贡。
- 王 风 雍正乙巳岁贡。 赵增爵 雍正乙酉岁贡。
- 许子瑾 熊长子，雍正丁未岁贡，官城固训导。
- 许子瑜 熊次子，雍正辛亥岁贡。
- 寇廷荣 慎五世孙，雍正癸丑岁贡。
- 冯懋焘 珍曾孙，雍正乙卯岁贡，官皋兰训导。
- 侯绳武 乾隆丙辰恩贡。
- 陈国栋 乾隆丙辰岁贡，官商南训导。
- 习 深 乾隆戊午岁贡，在监肄业。
- 王又京 国正次子，乾隆庚申岁贡，官西和训导。
- 寇 翊 乾隆壬戌岁贡。 穆 彦 乾隆甲子岁贡。
- 宋锡经 乾隆丙寅岁贡，官宝鸡训导。 乔 岑 乾隆己巳恩贡
- 寇 琳 泰征孙，乾隆庚午岁贡，官成县训导。
- 何 碧 乾隆戊辰岁贡，官崇信训导。
- 张名泰 乾隆辛未恩贡。 范 俊 乾隆壬申岁贡。
- 何希贤 乾隆甲戌岁贡。 黄良恭 乾隆丙子岁贡。

杨 杠 乾隆戊寅岁贡。

许 鏊 乾隆庚辰恩贡。

王玉宾 乾隆庚辰岁贡。

崔 州 乃鏊子，乾隆壬午岁贡。

崔 泰 镇琰长子，乾隆甲申岁贡。

按：自明废荐举，甲科日益重而举贡日益轻。然邑之士藉是以显者，雷御史、冯参政之赫弈，岂在甲科下哉？明选贡多英才，监试辄居上等，而甲科人才由之，今之贡亦不一矣。而得人惟拔贡称盛，其于古选士之意，斯为近之贡，岂可量耶！恩以典重，岁以年充，所由又与副异矣。

例 贡 监职附

明

刘公正 敏子。

刘 仁 居正子，官大足主簿。

刘 仪 官宜川典膳。

刘 越 官茂州吏目。

冯时彦 宁子，官太原主簿。

王守正 官大同县丞。

习显章

冯朝彦 官定兴县丞。

温尚志 官辉县主簿。

温尚礼 官洪洞县主簿。

温文明 官安阳主簿。

王性愚 官光禄寺监事。

牛山木 官温江主簿。

习继文 官遂宁主簿。

王宗蕊 官光禄寺监事。

温文炳 官大邑主簿。

雷苏望 春子，官泰王府典磨。

寇綽音 官光禄寺署丞。

党文聪 官内乡知县。

党 政 官梓潼知县。

党玉官 官□□训导。

王 茂 官泰安学正。

党修正 官贯县训导。

王贤路 官侯门教谕。

冯 浪 监生，官王府工正。

冯人彦 监生，官庆府典膳。

温文宁 监生，官王府工正。

温尚义 监生，官王府差官。

党见可

本朝

赵 康 屏晋长子，官钱塘知县。

冯 缙 珍长孙，监生，官海澄县丞。

习其品 四科从子，监生，官广西布政司照磨。

王 达 监生，官曹州州同。

赵 观 衮子。

温 煜 附生，州同知。

冯文庄 珍幼子，监生，候补县丞。

按：功名之途，不以资格限。西汉以来，如张廷尉、黄颍川、司马长卿皆由输纳以进，初未常以此稍自贬损也。邑前后数君子，皆关右豪侠入资拜爵，耻于编氓者伍，志克自表见，倘所谓功名之士者耶。世之拥金钱刀币老死不出者，贤不肖何如也。

掾 吏

明

何拱拯 官阳城主簿。

罗 维 官襄垣大使。

温文衡 官□□驿丞。

景凤阳 官乐至主簿。

刘嘉闰 官河泊副使。

习 珍 锐孙，官博望驿丞。

习四科 官户部检校，详《人物志》。

习弘儒 官东安典史。

余自省 官清州府永阜仓大使。

刘乔林 官江津典史。

李绍泌 官永平驿丞。

孙 贵 官太原大使。

王用贤 官海澄典史。

李之用	官太平典史。	李崇古	官宁山卫经历。
任翔羽	官岚县典史。	罗国彦	官宁乡典史。
王荐贤	温如霞	雷大法	党 辚
刘 焕	李长茂	任三畏	冯 杰

本朝

李吐馨	官灵石典史，详《人物志》。		
冯 哲	官进贤典史。	田生桂	官梅新驿丞。
刘在楷	官绍兴检校。	王运泰	官太平典史。
宋国仁	官绍伯驿丞。	杨维默	官叶县典史。
王凤诏	官平和典史。	习圣功	官博白巡检。
孙 玗	官济南照磨。	党 珠	官□□典史。
李景明	官贵州典史。	王宠纶	历官宜宾、南河典史。
刘尔清	官洪江驿丞。	郝鸣璫	官典史。
郝 梅	璫子，官内江典史，迁巡检。		
刘 鸾	官吕梁洪巡检。	李 懋	官□□驿丞。
罗 佑	官肥城典史。	张弘印	官河泊所。
寇若朴	官英德驿丞。	刘 奇	官交城典史。

按：汉武帝元光五年八月召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故石奋以小吏起家，赵都以邮掾发迹，此皆西秦人物，赫然在耳目焉。明之吏与进士科贡三途并用，而限于资格，仕之以此跻巍显者绝少，世多以吏途为奸薮。旧志谓邑多不吏，吏率廩廩奉法，所谓瘠土之民机智未闲，信哉！夫因体能质从以明务习术与秦汉之吏并美焉。整训之方，盖在有司矣。

武 举

国朝

段文英 顺治甲午科，官江南建阳卫都司。

王国正 康熙壬子科，官长乐所守御，详《人物志》。

张 岩 乾隆丁卯科。

按：唐志长安二年，始制武举，而郭汾阳社稷功臣，遂崛起其间焉。邑风气劲悍、尚武勇，宜科目之盛矣。乃自明有武会举至今，百数十年竟未有破天荒者耶。其举于乡者亦仅此三人，何风之不竞也？呜呼，请纓之士，其有待而兴乎。

武 弁

明

杨彦得 官宽河卫指挥同知，详《人物志》。

李 郁 官陕州弘农卫千总。

刘 斌 洪武中以军功封百户爵。

杨 伸 官安东卫指挥使，详《人物志》。

李 敢 官镇南卫右所百户。

温所知 官山西宁武关都司。

温所受 武生，官湖广千卫山千总。

党从戎 举将材，累官至忝将，详《人物志》。

李 馨 官山海关镇标前营外委。

本朝

寇徽音 官湖广长沙副将，详《人物志》。

习全胜 官宁南侯中军守备。

习全恕 官甘州营守备。

寇锡祁 生员，以军功授云南中营守备。

冯文煜 官广西梧州守备。

金 鼎 累官至忝将，详《人物志》。

金 铭 官神木营千总，屡署守备事。

金作砺 累官至游击，详《人物志》。

金援砺 官广东朝阳营千总。

金振砺 官广东琼州镇把总。

按：明宣德五年，令天下都司卫所于所属官及行伍内，岁选智勇廉能者一人，此名举将材之始也。而杨党二子，戮力行间，功高汗马，可谓壮哉！而寇徽音之威扬嵩洛，金作砺之德服台湾，所谓鹰虎之材，爪牙可任者也。邑之崛起行伍者，且较科目为盛焉。《贾太传》云“勇于公战”，此可以观矣。

封 荫

明

冯 贵 副提举，以子宁赠刑部主事。

刘 禄 以子邦聘赠沈府左良史。

寇遵孟 以子慎应封，不受。详《人物志》。

寇 沂 以子遵典赠户部员外、贵州清吏司主簿。

冯光耀 廩生，以子珍赠永平府清军海防同知。

党九鸾 武生，以孙从戎贵，赠怀远将军。

党世魁 以子从戎贵，赠怀远将军。

国 朝

习完真 生员，以子全史累赠杭州府同知。

寇瑞征 以子锡社赠四会知县。

金 榜 以孙鼎赠怀远将军。

金大印 以子鼎赠怀远将军。

金斗环 即大印，以孙作砺累赠怀远将军。

金 鼎 以子作砺赠怀远将军。

崔重辉 举人，以子峤、孙乃镛累赠东川府知府。

崔 崐 岁贡，以子乃镛累赠东川府知府。

赵效政 以孙屏晋累赠永平府知府。

赵司鼎 以子屏晋累赠永平府知府。

赵肃冕 以子滢赠西宁教谕。

冯 绰 以子懋焘赠皋兰训导。

寇格心 生员，以叔徽音荫累横州知州。

按：旧志谓有明封君皆忠厚长者，故令子濯濯克大家声。其言谅哉！自古厚薄之源，福祸之本也。夫阴谋者后废，阴德者后昌，观史之所以论陈邠者，不较然耶！垂裕者可以见矣。

同官县志

卷八 人物

乡型 孝友 义行 烈女 流寓

同官县志卷之八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人 物 志

川岳降灵，诞生哲人。邑非有雄流杰峙也，往覩胜者，率以山高水驶为病，刚质有余而秀灵不足，其大致然也。历稽往志，忠孝节义强勇侠烈之士，后先相望焉。而文学之儒不少概见，地气之刚柔轻重于人也大矣。虽然，渭水以吕奇，眉山以苏重，崛起之士，蹕蹕不羈，风会且受转于人焉，岂地所能限哉？志人物。

乡 型

秦

王翦：翦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将兵六十万击荆，荆悉国中兵以拒秦。翦坚壁不肯战，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节录《史记》本传

按：《史记》：“王翦，频阳人。”频阳在秦原属今之富平地，自苻秦于频阳置土门护军。魏真君八年罢土门护军，以其地入同官。今县西南

五十里铁龙村有王将军墓，相传为翦父墓也。《广舆记》以王翦为同官人，岂无据欤？

汉

赵食其：棣栩人，武帝位十八年，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斩首六百六十级。元狩三年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明年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汉书》本传

明

张崇福：洪武初应人材辟，为北平按察司佥事，迁广西副使，执法不避权贵。后以被诬，永戍。旧志

冯 贵：字显忠。永乐十七年，应人材辟，为工部营缮所副使。宣德初年，以平汉功赐金币宝钞各有差，升云南黑盐井副提举。寻致仕归，以子宁贵，赠刑部主事。

刘 敏：正统六年举人。知湖广公安县，有惠政。详《公安志》中，祀名宦、乡贤。

冯 宁：字靖之，登成化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历四川佥事兵备道，统芒部诸土官，地甚险远，往时上官无一人至者，宁攀木缘山，亲履其地，抚御有方，诸夷畏服。崇祀乡贤。

习 伦：字秉彝，成化丙午举人。知巴县，巴当三江孔道，繁剧难治。伦至，厘剔诸弊，无事不集。岁饥，捐俸助赈，民赖以全，当事嘉其廉能。后以刚直被诬，事明，上官强之仕，不应，竟挂冠归。

李大绍：性方严有气节，应正德间选贡，官大同知县，有廉声。

何 叙：正德间，由贡生官营山知县。有惠政，见《全陕通志》。

王 逵：嘉靖间贡生。性质直强毅，官直隶河间知县，迁大同通判，改河间府，为治明作有功，人甚恩之，崇祀名宦。

刘邦聘：举人。初任高平教谕，擢交城知县，迁曹州知州，寻改蓟州，举循良第一，累官至沈府长史。所在有贤声。

习 鸢：嘉靖间岁贡。中之孙也，初知直隶良乡，调山西蒲县。所在有廉声。

习 谟：嘉靖壬寅恩贡，伦之孙也。任四川乐至知县，以廉惠称。

寇嘉谏：万历癸酉恩贡，官亳州同知，迁肃府审理，忠诚端亮，以廉能称。

寇遵孟：字仰山。庭训，以孝友为先，性耿介，以子慎贵，应封，志欲大不受。万历四十八年，膺岁荐，官河南光山训导，迁本省文县教谕。崇祯三年，崇祀乡贤。

寇 慎：字永修，号礼亭，遵孟子也。万历丙辰进士，授刑部主事，调工部，历虞衡司郎中，出守苏州，值大水岁饥，立法全活。复捐俸以足漕粮，开滨海淤地，请减赋额，苏人赖之。贾志。逆珰矫旨，逮周忠介于吴。民知抚臣某以蓄怨忠介欲甘心焉，某蹙甚，挟公为解，民见公，辄叩头呼，曰：“公能活吴人，不能活周吏部耶？”公用好言劝慰，民伏地悲哀，久之卒殄缙绅，抚臣乘间幸脱，挟公力也。抚臣幸免，则心甚公得民，又内愧，益逞其毒，欲旁摭缙绅廉茂之有志节者，公又以危词力争，某稍稍慑，益猜公右诸正人，日夜刺公短。公廉明无间，且终憚公得民，不能有所加。区徐汧碑去思跋。后升昌平副使，转山西冀宁道，剿剪毛贼，斩首四百余级，调朔州，告归。优游林下三十余年，闭门潜思，著有《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等集。祀名宦、乡贤。清乾隆十年，升祀郡名宦祠。

寇遵典：号淑吾。万历戊午举人。初任山西静乐县，调河南武安。所至有声，二县之民为立生祠。去之日，缙衿童孺卧辙攀辕，竟日不得

行，镌石德政录，拟于威侯苗裔业公后身，其诵慕之诚如此。后累官户部主事。清顺治八年入祀乡贤，康熙四十六年入祀武安名宦。

何世鸣：万历间由岁贡官凤翔训导，人称为淳笃君子。

习孔言：字道轩，伦四世孙也。两中副车，以明经廷对擢四川阆中训导，迁山西襄陵教谕，列荐剡第一，升四川威远县知县。治威三载，有善政，甚得民心。崇祯丙子以年老乞休，威民于去后思慕之诚，久而弗衰。清康熙五年，阖邑吁请，入祀名宦，十三年崇祀乡贤。

刘复性：幼颖异，以神童称，泰昌庚申应选贡，官直隶保定府别驾，发摘多奇中，人比之包龙图。

冯珍：字待吾，崇祯元年拔贡。官直隶真定通判，历定州、临城、无极、曲阳、赞皇、元氏六州县事，以能擢永平司马，寻迁山海关兵备道，兼右参政，宠遇优渥，赏赐屡加。清康熙十二年崇祀乡贤。

刘乔柟：由岁贡官四川昭化训导，邦聘之孙也。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围城急，令尉俱遁，乔柟固守，贼城外劫掠，哭声振天，乔柟素勇善骑射，率土民出城杀贼，三日矢尽，力折城陷，被执不屈，死之。事详《四川勤王录》及《昭化县志》。

刘弈庚：拔贡。任浚县主簿，乔柟子也，有父风。崇祯十五年摄县篆。时贼势猖獗，虏杀乡村，百姓争赴县城避乱，守令戒严城门坚闭，弈庚违令挥吏开之，民得进城，全活者万余人，今李家道口生祠存焉，德政具详《浚志》中，祠浚名宦。

马飏：字电如，贡士。崇祯十五年任沔阳州州同。贼陷承天，督兵堵战，贼袭飏后，飏驰马冲其前，所向披靡，贼至愈众。下马奋呼家丁数人，背城与战，犹射杀贼数十人，矢尽力竭不屈，贼怒，用劲挺通中而死，藁葬城东二十一载，子来启殡易棺，颜色如生。《湖广志》

杨伸；任山东安东卫指挥僉事，骁勇谙韬略。正德间，流贼起，奋不顾身斩首获虏，升指挥使，进阶昭勇将军。马志

杨彦德：资惠里人，有勇力，征鱼儿海子哈喇有功，擢宽河卫指挥同知。

党从戎：字居智，体貌魁伟，举将材。任山海关大毛山守备，迁河南南汝都司，寻升广西中营游击。历官右营新大路参将，威服苗疆，诰封怀远将军。

本朝

习全史：字继迁，号赓青。登顺治壬辰进士，初令泾县补内江，有声，迁杭州府同知。甫莅任，禁苞苴，戢强暴，风力赫然，尤善听断。诸暨某持两胫足，屡控不止，全史曰：“此必暮夜行窃为主人所折，顾以诬人，可乎？立投于江”。某惊服。吴逆之变，两浙震动，轴輳蔽江而下，制府谓全史曰：“兵饷重事，非公莫任也。”全史日夜勤劳，输挽不匮。时群贼啸聚山谷，将军某获山中民数千，欲尽屠之，全史力争之曰：“若曹皆避乱之民耳。”将军忿然曰：“尔欲纵叛耶？”争益力，请于制府，令鞠之，得实，尽释之，人皆服其胆识。后卒于官，贫无以殓，制府李邕园公为归其槨。

崔重辉：举人，初任绥德学正，迁延安教授，丕振士风，聿新文教，学者仰为南郭东陵，解组后，键户十九年，尤喜奖进士类，崔氏家学皆重辉教之也。

寇率先：字范来，号希夫。为人刚正守礼，乡里咸敬惮之。少事二亲，家贫，藉铺谷供养，甘旨不缺，自奉啜菽饮水怡然也。亲歿，丧葬祭必以礼，或笑其迂，而率先行益力。除经后，每遇亲忌日，拜奠哭泣如初丧。甲辰举于乡，威望益重，然虽处城市，绝不干谒公庭。至处宗

族乡党间，事无大小，皆能以公平了之。虽悍径者得率先一言，无不帖然。

李吐馨：顺治二年任灵邱典史。会大同姜瓖叛，土寇蜂起。令某恇怯无能，吐馨招集乡勇，示以大义，兵民咸感泣御寇，城赖以全。

寇徽音：字绳之。由行伍授山西都司，再擢河南参将。时嵩洛间多啸聚，徽音出奇计悉获之，又折节下士，论交多寒素。值岁凶，诸儒咸赖其周恤。后迁长沙副将，卒于官。

金作砺：字玉生，鼎长子也。以捕海寇有功，历任福州台厦守备，迁云霄营游击，平朱一贵之乱，克复全台，推升副将，恩赐甚厚，寻以病乞休，道卒。

王国正：字乐天，号北秦。登康熙壬子武举，癸亥官广东长乐所守御，历任六载，兴利革弊，军民不扰，且有文吏才。好礼贤士恤孤寡。以父年老，力请终养。解组之日，长之人士深爱戴之，勒石以志其德。

按：昔人谓志于功名者，利禄不足以动其心。夫士始居约时，褐衣蔬食不厌，志岂常在温饱耶！邑之士非能概律以温公之行也。而其风气劲质，习寒尚素，斯为好矜。近之数君子皆先后发名于此时者也。明末以来，人材忠节武勇之著卓乎尚已。而风声所树，遗爱在人，固绩用之章章者，即一德一才具能分自表现，亦有可称道，功以性成，名由素定，从来久矣。

孝 友

唐

周智寿：《唐书》作同啼智寿。

周智爽：永徽初，父为族人安吉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途击杀之，

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止，见者伤之。《唐书》本传

元

强安见：《元史·孝友传》：“以事亲笃孝著闻，天子尚表其门。”

王忠：生七岁丧父，事母以孝称，洪武三年，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明

习显：字克光，少丧母，哭泣三年不逐群儿戏，朝夕事父左右，未尚离。及父歿，庐墓侧三年不归私室。有司贤之，匾其门曰“孝行”。

何源：有孝行，父歿，庐墓三年，有司贤之。

冯光升：生员。父歿，庐墓三年，有司上其事，督学使旌之，曰“孝行”。

习四科：字建楼，少丧母，事父以孝闻，每父所欲，辄顺致之。父歿，庐墓三年，有司列其名于彰善亭。

刘弈庚：拔贡。性至孝，母早丧，继母妒而悍，日夜谋所以害弈庚者，以父防护密，不得间。久之，母恚甚，以剪锥弈庚头，血流昏仆，父怒打母，欲出之。有顷，弈庚苏，泣谓父曰：“此儿夺母剪误伤耳。”时弈庚方八岁，父大奇之，母由是感悔，竟以慈终焉。

本朝

冯彩：字大章，号逸庵。父文藻有文学，家教甚严，常谓彩曰：“汝从学知扬名显亲之道乎？”彩乃刻志励业，父有《西山草堂诗集》，临终语彩曰：“吾一生精神在此，汝无忘。”每展卷，声泣并下，丁卯举于乡。彩痛父赍志以没，号泣累日，对客时犹潸然泪下沾衣也，母慰之稍解。及母卒，方殓，会霖雨，墙屋欲圯，彩抱棺哭，家僮趣之起不能得，已

而墙倾而棺无恙，里人异之，令欲言状，寻以忧去，未果。

冯英：北雷村人。幼丧母，哀毁天至，乡里异之。父嗜酒喜客，日需钱千余供爨饮。家故贫苦不继，英营煤窠以赡。有坏窠，人谓“死气”不敢入，英力攻之，俄而窠陷，人以为英死也，旁有窆，英出焉。以窆所出炭取倍利，咸称为孝感所致。父饮于城，常暮归，英风雪必至，立候门外，俟瓮罄而后掖之行，父醉怒，辄打英，英笑受杖。人怪问之，英曰：“吾父曾杖英，英哭父愈怒，笑则怒息也。”后父雕老，不能赴城饮，英令妻酿醇醪，敦所与俱饮以娱之。父死，日夜呼号，家人不能得一语，其晨昏拜跪伏立之状，如父在定省然。

按：家庭无奇行，尽其德之庸而奇行见焉。观二周复仇义迫，视死如归，遐哉，史册争光矣！元明二代，卓卓七人，亦各有所见也。我朝冯氏二子，以士大夫而克笃庭闱，乃其倾墙坏窠，俱若有鬼神为之呵护，至德之感，岂偶然哉？

义 行

明

何仕能：里人也，豪侠好义，正统三年岁饥，仕能捐杂粮千石，全活数千人。有司状其事，诏旌其门。

王 翥：成化二十一年大饥。翥出粟赈之，且散种田间。有司旌其门。

张邦彦：万历十年大饥。彦出粟赈之，所活数百人。有司旌其门曰“尚义”。

七义烈：廩膳生员杨先声、里民赵凤喈、杜三秦、任增魁、杨库、陈登第、雷加赤，皆立地镇人也。明季逆闯寇虐，率渠党刘洪才所过残

灭。崇祯二年，贼围邑之立地镇，劫掠无厌。堡人杜三秦等，纠乡勇数百人奋击杀贼，贼少劫。翼日，贼众蜂入，邻堡俱陷。而三秦、风嗜犹背城力战，贼亦大创，然孤势竭力，遂遇害。先是生员杨先声独当南堡一面，贼未敢近，至是见杜赵二人已死，众趋之，先声奋臂一呼，任增魁、杨库、陈登第、雷加赤群贤除勇捍御信地，空拳巷战，抛石击杀贼数十人，贼引去，堡赖以全。未几，四人皆以火药伤死。

崔 栋：邑增广生，陈炉镇人也。遭流寇劫掠，村民皆筑堡穿窑为避乱计。栋独曰：“众寡之不敌，此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虏去来无定，难以守御，徒费财力耳。不如散逸山林，侦贼踪以为聚散，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且虏欲得财，吾示之以虚，使贼无意于我，可图活耳。若聚而守之是饵盗也。”于是，人皆以为栋为可倚，从逃者数十人，栋固知不免，然以人之附己，不忍去也。一日遇贼蜂至，栋计匿偕行者，而独以身撓贼锋，贼欲降之，栋大骂不止，遂被害，其子承先号泣救父亦为贼所杀。

本朝

王金门：永受里人也，年十七，应童子试，邑令何德美首拔之。后德美为流贼刘洪才所杀，金门趋救，尸枕而哭，厉声叱曰：“逆贼，杀吾父母，吾誓不与汝共戴天矣！”拔所佩小刀直刃贼，贼磔之。寻吴三桂兵至，以同民从贼杀官，欲屠其城。忽云雾迷濛，白昼欲暝，吴大疑，谍者回报，谓山隈处有一老人号泣。吴执而诘之，乃曰：“吾子王金门为救县父母而死于贼，吾恨不能殉吾父母以死，是以哭也。”吴顾谓镇将曰：“同未叛也。”乃引兵去。

郭古：安阳里人，少孤贫，依族侄保为生。崇祯间遭寇乱，与族侄俱为贼所虏。古给贼曰：“请执我，使儿取金以赎。”贼许之。翌日儿不至，贼持匕首诘曰：“汝子何久不来？”古泣曰：“我无子，彼实吾族侄

也，虽非至亲，然饱暖我者十年于兹矣，故以死报，请杀我以全吾侄。”贼义而释之。

杨维钦：岁贡，有胆略，馆于上店镇。会吴逆兵过富平。道经上店镇，居民皆逃匿，吴怒其不接己也，欲屠之。维钦单骑入营，陈状，吴怒乃息，镇赖以全。村民勒石以志之。

习全美：同川里人也，世业农，家有余粟。康熙六十年民饥，全美施粟全活数百家，里人共义之，举乡饮。

郭养伦：忠孝里陈炉镇人也。性和厚乐施与。康熙雍正年间频遭岁荒，养伦三出粟赈之。家人惧其难继也，而养伦行益力。里人高其义，举乡饮。卒之日，取贫者债券数百金，悉命其子焚之，并嘱之曰：“尔曹当以恤灾救民为念，毋以刻薄坏吾家声也。”

庞林：东阳里人也。性好施，以农为业。邻里婚丧极力助之，卒不问偿。

按：古来闾巷刺草之民，一节之奇皆得书于史。邑之士，其事迹彰著者，既标提而立传矣。而此为宁希、恭孟、友谅、孙霖、陈邦彦五人者，《通志》总列于义行而旧志缺焉，今其事虽不传，而其名不容没也。并援《唐书》、《元史》之例，总列姓名于篇。

烈女

秦

孟姜女：适范植三日，植赴役长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寻夫骨，无辨，啮指血验得之《郡国志》。负遗骸归，至役徂道中山巔，渴甚，号哭，山忽出泉，因名曰“哭泉”。在今同官城北，亦死西山石穴中，邑人怜之，并其夫遗骸偕葬，有祠墓侧焉。孟姜女者，澧州人也，

其夫姓范氏，亡其名，人称曰范郎。秦始皇时，范郎役长城下，久不归，人言死生不可知。孟姜乃自往长城下，问其夫所在，人曰：“秦法役怠者辄填城土中死，死人如乱麻，独尔夫也？”孟姜乃往来城下哭，昼夜不辍，久之，城从哭处崩，见崩土中骨出，又多不可辨。孟姜又哭祷曰：“妾愿以指血试骨，是妾夫，血入。非妾夫，不入。”已而果遇血入骨者，乃自信范郎也。负其归，历数千里，至同官金山岩下，力困竭，饥渴死。同官人因就岩下为祠，即其骸塑像祠之。今澧州有镜石、针刺竹、望夫台与浚河手迹、北高山哭泉，相传皆孟姜女遗迹也。《一统志》载为同官人，今定为澧州，则自尚书李如圭始乔三石《耀州志》。

明

雷氏：冯宣妻。年二十一而宣卒，姑舅怜其少，劝使改适。氏泣曰：“世有更二夫尚可为人耶？”事舅姑愈谨，守节终身无异。有司贤之，为旌其门。

宋氏：王民妻。二十六而寡，矢志不二。母疾甚，氏乃焚香祀天，割臂以医母疾，寻愈，里人莫不叹异。有司为旌其门。

冯氏：周仪妻。仪卒，氏恸甚，不食欲死，家人强灌之，则啮其杯破曰：“我自安此，奈何苦我？”至六日不死，乃自缢柩旁。马志

王氏：孙守忠妻：忠早卒，一子尚在襁褓，守节五十余年无志异，卒年八十，有司匾其门曰“节寿”。

习氏：李梅妻。夫亡无子，家甚贫。亲党劝之嫁，氏曰：“有姑在，可事”。遂坚贞自守，有司匾其门曰“节孝”。

王氏：彭邦贵妻。贵卒，氏年二十四，哀毁逾礼。事祖姑赵氏极诚敬，待卑幼有恩礼。赵怜其幼，喻使改适。氏剪发自残，以示不二，遂守节终身。性好乐施，常思济人不责偿。万历十年大饥，输杂粮一千石，

入官賑济。有司上其事，诏旌曰“节义”。

党氏：张邦彦妻。年二十而邦彦亡，氏即以死誓，姑谕抚孤大义，勉止，遂绝迹不出中阊，事姑甚孝，有司贤，表其门曰“贞节”。

梁氏：李启东妻。年二十四夫亡，孝姑抚子，备尝艰辛，八十四卒，有司贤，表其门。

庞氏：习启蒙妻。年二十一守寡，上事翁姑，下恤遗孤，辛苦万状无异志，年八十二卒，有司旌其门曰“贞节”。

赵氏：李遇妻。遇卒，氏年二十，勤苦守节，教子入庠，年八十，有司表旌。贾志

烈女温祥姐：东阳里人也。父所知为宁武关守备，祥年十三，许配拔贡刘弈庚之子。萃至遭流贼劫掠，城破被获。贼迫之，祥厉声曰：“我名门之女，岂肯从贼求活耶？”遂以头触石，流血被面，骂不绝口，贼恨杀之，数日后面犹如生。巡按傅公上其事，立坊旌表。

本朝

王氏：生员习完初妻。年二十五夫亡，三女皆幼，氏矢志守节。明季寇乱，乡人皆出走，氏泣曰：“吾未亡人将何立？”遂自经，因纆绝而复苏。不食，阅十一日不死。会寇退，乃复食，众异之。年八十卒，顺治十三年题旌。

宋氏：廩生冯宾明妻。年二十七宾明死。抚二孤俱成立，有声黉序，守节三十八年卒，雍正九年题旌。

侯氏：生员侯邦相女。年十五适廩生习佩珂。七载而夫卒，无子，屡欲自尽，长姒许氏哀之，以次子湛为氏子，及长入泮，有文明，亦早卒，遗妇刘氏。媳姑日夜号泣，两世清孀，贞逾金石，邻里贤之，历五十二年。卒年七十三，乾隆六年题旌。

刘氏：习湛妻，耀州监生刘公布女也。氏年二十三而湛卒。湛父佩珂伯仲皆再世单丁，乃抚外孙温姓者继湛后，与姑侯氏两寡相依，一门完节。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乾隆六年题旌。

杨氏：耀州庠生杨周谟室女也。年十八适同川里人寇锡袍，六载而锡袍卒。氏痛哭不欲生，以有遗腹子，承夫临终遗命，义不可以从地下。未几生男，鞠育劬劳，卒苦备历。锡袍弟锡衿夫妇早卒，遗幼子女。氏抚之如生，嫁娶悉力营办。故寇氏两门不绝宗祀，皆氏力也。子琳贡成均，守节四十三年卒，乾隆六年题旌。

刘氏：李尔鹏妻，同川里生员刘裔之三女也。年三十三而尔鹏丧，氏一恸欲绝，几不欲生，姑捧四岁儿劝之乃止。未几儿亦殒死，抚侄为嗣，极尽劬劳，教子成立，守节三十四年卒，乾隆六年题旌。

寇氏：梁晋络妻，同川里寇养心室女也。夫亡，嗣子辕甫十岁，舅姑均老，家贫甚。以事以育皆氏纺绩是藉，事舅姑能尽得其欢心。茹荼守节历五十年，乾隆二十六年题旌。

王氏：梁凤喈妻，同川里王穆女也。年二十二而夫亡，子魏守方襁褓。家故贫，氏力纺绩虽寒暑分不倦。奉姑舅二十余年，生事死葬皆氏十指所供，筠节水操，四十一年如一日，乾隆二十七年题旌。

冯氏：孙正本妻，东阳里孙冯轶女也。年十五适于孙，越七年正本亡，无嗣。以正本二弟子文承继。正本之弟三人皆相继歿，遗侄具幼。氏抚之如一，延师督课，嗣子与侄四人皆入泮，历节六十一年，乾隆二十八年题旌。

习世科妻党氏：同川里党瀛女也。世科病，党泣祷于神，割股以进。夜梦神语曰：“汝夫命当死，怜汝志，增寿三旬。”及醒，世科病渐愈。一月复病，遂不起。有子二，长其品方三岁，次其哲方一岁。世科谓曰：

“汝年少子幼，毋以吾累汝也。”党痛哭，自毁其面以矢志。及殁，以头触棺，死而复苏者数次。葬之日，临圻欲以身殉，亲戚携二子至侧泣劝，乃已。遭崇祯末年寇乱，岁复饥，党日课二子读书啖糟，迄无二志。后二子以名显，皆党训诲之力也。历五十余年卒，寿八十。

生员罗哲妻王氏：哲贫无嗣，携王并二女出馆富平。哲病革，促王治装归里，王知夫之恐已再醮富人也。剪发自誓，已而哲亡，王营殡葬毕，遣其次女归，自经而死。

千总金援砺妻彭氏：江南徐州千总彭韵之室女也。性勤俭，随援砺潮阳署中，中馈皆亲自操作，不御侍婢。援砺患沉病不起，彭日夜侍左右，衣不解带者半载，焚香告天祈以身代。已而援砺乞休，道卒，彭历尽艰辛扶榇归里。家贫藉邻戚资营葬，未葬前数月，彭终朝抚棺涕泣。至是彭拜墓归，绝饮食者数日，族众劝，立侄班承继，彭乃饮食。自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亲授经书教育成立，勤女红以佐日用。苦节三十七年，食不茹荤，衣常缟素，年六十一卒。

武生郝宦妻张氏：耀州处士张可久室女也。年十五归于郝，越五载而宦亡。张号恸欲绝，自誓必死，翁姑劝之曰：“吾夫妇俱年老，尔子方二岁，若尔死，吾夫妇与二子俱死矣。”张知义不可殉，立志守节。故家贫，惟事纺绩以供朝夕，虽盛暑隆冬，机杼之声夜分不息。翁姑常谓人曰：“若非媳，吾老夫妇久无生矣。”至今乡里犹称之。其子世德躬耕事母，克尽子职，人以为节孝之报。守节四十年，年五十九卒。

杨东景妻羊氏：东阳里羊宗尧女也。年二十三而夫亡，遗腹二月生男，家计贫窘，奉两世翁姑。翁瞽而多病，羊饮食卧起与依，冬月侍立床下，手足冻裂无怨容。子崇亦能自成立，绵杨氏一线之脉于不坠者至今，咸称苦节不衰焉。

习安妻田氏：宜君田敏长女。性贞洁能耐清苦。安早亡，田年方二十二。子有志仅三龄，遗腹生一女。零丁孤苦，翁老无依，家贫。频值年荒，举家嗷嗷待毙，田日夕勤苦，备极艰辛，经理内外，邻里亦怜恤之。奉翁十余年，色养无怠，抚孤成立。历节四十年卒。

孝女温四姐：东阳里温中任之女也。中任务农北乡王家原，女六岁丧母，中任挟女归武家河，途遇猛虎搏，中任坐跨下，女惊仆地，解所着红衣掷虎身，以首触虎口，虎跃起，衔中任皮帽攫所乘驴而去。女抱中任哭，俄而中任苏，掖父踉跄归里，时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女由是得哑症，一岁始能言。中任年七十一卒，女见父面虎抓痕，谈及救父时事，辄惊痛不已。

按：《诗》首《关雎》，多言女德，列国之风贞淫不一，而守节自誓独《柏舟》一诗，贞节自古难哉！自《后汉书》传烈女，大都皆以变显，夫精金以烈火流光，松柏以岁寒见节。故女非节烈女不传，固所遭之不幸也。国家旌表之典，固已有美不彰矣，而僻壤穷檐，子孙式微，其埋珠沉璧者正自不少。则表贞操，激颓俗，闺中懿行，风化之关也。真不可磨，臆不容乱，匪细故矣。

流 寓

葛洪：字稚川，素事修炼养真。于县之飞仙山石洞中亡，时年八十一，其貌不改平生，体仍温柔，举之入棺，轻如空衣然，时谓之得尸解云，所著有《抱朴子》行于世。

杜甫：字子美，少陵人，遍游秦蜀。尝驰车郿坊间，栖止县境者数日。有“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留置署壁间。

皮日休：字绍仪，襄阳人。尝览胜关中，住城旬日而去。于县署壁

间留一短碣，云：“余行邑过此，偶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小柏郁然于草莽间，与菅茅并处，良可叹者，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政和三年三月望日日休书。”明季其碣犹存。

寇准：字平仲，华县人，侨居县之东山，去城十里许，竖有小碑。明万历初犹存其半，今并为耕夫所没，尚有四棱碑一，字迹漫灭不可认识，旁有一泉，公所汇也。迄今名其村曰“寇村”云。

按：地阅古今人无虑，亿千百万泯泯者莫之能举也。贤人君子偶至，则邦以为幸，传之道之甚且私而据之，宰是邦生斯土者，大都湮没。而稚川石洞杜皮诗句至今犹传诵焉，莱公且以村名也，呜呼，地以人传，岂不信哉！

同官县志

卷九 艺文

碑记 传序 杂著 诗 八景

同官县志卷之九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艺文志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则文诚末矣。然言之无文，传之不远。周子谓文以载道，顾可忽哉？邑鲜著作之才，然苟兴废有关，虽吉光片羽，亦缀而辑之，所以备掌故也。志艺文。

碑 记

重修学宫碑记 寇慎 明，参政，邑人

余邑学庙，始兆无考，惟据所睹碑记，则有武陵屠公增建，又有定兴马公更新。嗣后随敝随新，递不乏人，皆罔敢褻越以为俎豆羞。惟明不造，兵燹荐仍；斋庑门廊，俱烬爨炎；环堵宫墙，凭陵无余。伤哉，鼓篋释菜之地，鞠为茂草！迄今二十余年，皆掉臂而无一问之者。适西宁纳公振铎兹庠，举奠而睹其状，恹叹者久之，进多士而告之曰：“庙替则不肃，不肃则神恫。学圯则业荒，业荒则士贰。神恫士贰则教窳而礼亡，世道塞晦矣。兹吾于诸友谋，欲光复庙貌，培吾道而作士气，可乎？”时有以财绌，举赢难之者，公曰：“吾业已筹之矣，事特难于谋始耳，吾捐吾盘中所有，诸友有肯佐一臂，酌缓急而渐图之耶？语云，涓涓不已，渐成河海。诸友其谓之何？”众咸跃然色喜，曰：“善！吾师此

举，先圣且式灵之，敢不恭命？”于是，量资输财命日庀工，先建学门三楹，寻及棖星、戟门、泮池。除秽治墮，以钟其秀；连屏列壁，以大其观。且循墙植树葱蔚森立，宛若杏坛在望焉。外观严飭，将渐及于堂奥，虽力或未遑而规模宏远矣。他日陈俎豆而歌鹿鸣，则公缔造之功，岂容湮没？多士将记之贞珉，而嘱笔于余，余按《春秋》，工作虽一土一木，亦书以示戒。独鲁侯作泮宫则无讥，且采其诗歌，以咏昭明德。公是役也，其远光于鲁侯乎！夫公以一命寒毡，当斯文否塞之秋，毅然崛起，剪荆棘而兴礼乐。耿耿一念，闲先圣，开来学，吾道何幸欤！惟道重而公滋重，公重而多士亦因公以为重。徼公之惠，灵气感发，将必有奋翮南溟、昂首天衢者矣。是公之大有造于同也，而公且与庙祀不朽矣。公讳以洪，字海若，西宁卫人。

重修济阳寨碑记 寇慎 明，参政，邑人

环同皆山也，而济阳独耸然秀出，踞邑城上游，古人因其势而缮修之，垒山堑谷而寨得以名焉。元末张思道常屯兵于此。然旧迹湮没，仿佛仅存者，一井一亭及城址而已。顷自崇祯己巳，戍卒弄戈，亡命蜂起，延祸七年。乙亥秋，贼数万压境，吾同遂拉焉。溃决如振槁叶，焚虏杀掠白日为惨，人人股栗，始聚众决策而事济阳之役矣。时带守道江右陈公良训可其事，遂捐俸倡首，容城梁公奏发帑金二百四十两，以梁明经、可贤、冯文、学珍、温茂才所闻、刘茂才绵庚、孙茂才世绵董其事，余方兵冀北。两儿瑞征、泰征捐三十金倡之，而习威远、孔言捐金四十两，寇武安、遵典捐金三十两，杨别驾瑜以下亦输捐有差。于是，募役程工，畚钟如云，镌颓削漫，筑缺增高，而墉崔然，而雉翼然，复扼其要害，锁以重门，开二井以备缓急。邑之下居筑室者争先如鹜，其官署得请，亦草创十数楹，内外略如衙署。一时比闾鳞次，宁妇子，联亲戚，几幸

有宁宇者，相庆甚欢也。然尚有虞者，西南平冈漫足，奋其驰骋。余方归里，适邑侯孔公甫临，借箸金谋，咸谓惟高台可制。而艰于资，余复捐金二百两，而寇武安亦复以五十金佐之。凡备物酬庸诸不给者，公悉任焉。为筑台三座，皆崇隆七仞，而中一台巍然杰出，尤为雄观。甃雉以甃，门以重扉，西南隅缭以崇垣，下抵沟连接层台，表里山河，以有此毕工者，公力居多焉。余杖屦而登，见断崖千仞，幽壑无际，远近诸山若旌、若盖、若螺、若髻、若渴马游龙之赴海，幽阜连波一奋一止皆拱揖下风。噫嘻，高而险哉，倘亦秦关百二之一乎，因是有吊古之思焉。方其剪荆劈榛，伐山开道以创兹壁垒也，勿论经费不貲，其经画胼胝，心力与山溪共尽矣。回首数十年前，荒田野草，倘非今日缮修，将日削岁侵，令后人求其败瓦颓垣，亦灰飞湮销而不可得。吁，亦可慨也。夫治乱相寻，如昼之必夜，呼之必吸，前人不戒，后人之师也。后之君子勿狃安袭常，敝屣斯寨，复为后人追而叹之，则善矣。是役也，自甲戌迄丁丑，首尾三年，历事者三公：首事则东鲁房公讳思哲、襄中则楚沔萧公讳叔昌、而底厥成者则阙里孔公讳尚标也。后此督工则有生员寇愔、乡约王家梁云。

按：房公思哲，旧志不载，岂以其为署篆而逸之欤？明之官师悉仍其旧，今亦不能。援新志之例，列入宦迹，然有此碑，亦可藉以不朽矣。

灵泉观记 杨峻 华原

略云，去县之北仅二里余有灵泉观者，实岱宗之行宫，镇铜川之福地。形势雄壮，殿宇峥嵘。西腋金峰之云岗，率侵户牖。东瞰漆水之烟浪，润彻轩湓。南面孤祠，雨洒孟姜之泪。北觐神水，寺隐梵僧之经。周回顾盼，岚光灿烂，松影婆娑，霍阁连云，重楼耸汉，诚同邑之奇观也。政和初，道士寇景安酷厌尘纲，棲心物表，飘然至此，忻然曰：“吾

颐真之地也。”乃创北极殿西岩之上。迨金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需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法师喜曰：“斯庙虽傍东岳，然非朝廷攸赐，斯泉在唐开元时已奉勒谕，不若具厥事迹陈告，倘得一额，真亘古奇遇也。”诸道友咸怪其说，法师遂以状闻省部，迨敕下，赐名“灵泉观”。由是鸠工市木创建三清殿，重修岱岳殿及炳灵宫、嘉应侯、西齐王各殿。法堂、三门、客厅、廊庑、櫺库、寮房咸极严备，塑像绘壁，经营三十余载厥工始毕。参差殿阁，瓦砌鸳鸯，曲屈廊庑，阶甃琰琬，重门晃日，不减壶天，危槛横虹，何殊阆苑，莓苔毡径，薛蔓绣墙。晓捲珠帘，峰蘸揉兰之碧；夜凉玉宇，泉飞素练之寒。虽曰华胥未易改也。主持冲惠谓余曰：“本观爰古岳祠，不知起何代也？先师垂建三纪，竭力经营，暨于成就，劳动固非一朝一夕矣。请为我记之，庶俾后人知本观肇起之根耳。”爰是而为之记。

重修立地坡琉璃厂敕赐崇仁寺下院宝山禅林碑记 苏民 侍郎

邑东南隅名立地坡者，乃圣祖开天之后分封诸藩，特赐秦国，以为专造琉璃厂地也。当是时宝山禅林实建其中，其地川原迥旷，出产干泥，足以造陶器之用。正统、景泰、天顺、成化间皆尝经理督造。迨嘉靖甲申、乙未之岁，秦宫室及承运等殿复动工重建，而琉璃之费无穷。勅赐飞鱼服承奉正凤冈、张公沂，副使段公斌、王公涇、高公飞、贾公戩、杜公翊咸建议修造。王嘉是举，遂疏请于朝，天子俞允。事下，陕西抚按三司府衙州县，乃定夫役工价于各属，一准工部所题。而琉璃厂又今日之所急也。是地东连民田，北通官道，西南以山为界，而宝山禅林又崇仁下院，层冈叠巘环于外，石川漆沮会于中。盖寺历有年，殿宇颓圯，凤冈公命门正李文章督厂之便，乃选材作栋，新以丹漆，铸以鸣钟，逾月而成。凤冈公曰：“不可无记，以昭将来。”未几，李门正文章乃磨石

请予为记，予闻斯地多河川之胜，而斯厂之兴与禅林并永，予虽记寺而实昭厂之由。使后之窥伺是厂者，知天朝之赐而不敢侵谋，将永传勿替也。时嘉靖十七年八月。

邑侯马公遗爱祠碑记 寇慎 明进士，邑人

人生不朽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爵禄名位不与焉。士君子陟华跻巍，每以不能有一于此，以垂休流鸿为憾。矧当凋敝之邑，繁剧之冲，任一劬勤之职，兼此三者而悉备于一身如公者，盖甚难矣。方公之剖符而来同也，识者为公扼腕，而公独慨然曰：“盘根错节正利器之场，矧同为左冯翊地，古循良踵踵，岂易民而化哉？”未几，即出郊问民疾苦及一切窳砦故时所施行状，其可者稍稍仍之葺之，其不可者于是起而改弦促柱而张之。邑所最苦者，莫过于荒粮，公为之调停改折，多方招佃，荒山变为桑麻，而鸿雁不歌矣。尤莫弊于催科，若皂卒入乡，鸡犬弗宁。公特以露布传谕，远近接踵上输，赋额辄盈而蒲鞭高悬矣。且大户两税告完即放归农，划其例馈，蠲其役使，裁省其冗费，真如卵翼而濡沫之也。城迫水患，几于鱼民，往时稍加阻塞，辄复没去，数百金钱尽委之于波臣。公独躬率衙役，高其堤，丰其坊，直驱狂澜而东之，迄今金汤无恙也。岁省膏脂且不赀矣，他如除凶顽以安善类，修学校以崇教化，严武备以待暴客，修囹圄以防不虞，诸善政更仆未易数也。公尤善文辞，暇日过学宫，躬率博士弟子，与之诵说六籍之遗而校讎其艺，每至饥疲不忍去。而人文为之丕振，且门无私谒，政无贿成，乃冰其清，乃玉其洁。其揭诸堂联以自明云：“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美哉，融融乎！行以彰轨矣，其大雅之不群乎。夫政以庇民，功也；文以饰治，言也；行以彰轨，德也。公今去十年余矣，同人士铭公于心，碑公于口，千百年当如一日也，而尚可朽哉？公讳铎，定兴人，

举人。

邑侯梁公藏书阁记 寇慎 明参政，邑人

国有世宝，则载籍是已。昔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王孙圉称左史倚相曰：“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斯言之，断简残编，足以华表国体；微词片语，亦可光烛四邻。即夏后氏之璜、商之彝、垂之弓、和之竹矢，与之较絜轩轻，犹未可同年而语也。我圣祖息马论道，暨列祖绍天阐学，于天禄石渠之藏犹汲汲焉。一时宿儒所秘，二酉所藏，莫不无胫而鳞集。洵文明盛运，超轶古昔哉！而是邑僻在山陬，典籍之藏独茂如焉。邑侯泰安梁公慨之，特购书若干，藏之于尊经阁。是虽学海之万一哉，然后之君子，闻风兴起，积累而充牣之，至丛以邓林，森以武库，而溯其所自，梁公开始之功不容诬也。虽然，博极群书，旁搜远罗，非以侈厚藏也，将为反约地耳。第令视犹枯竹，付之掌故，耳目不涉，探讨不加，纵牙签万轴，汗牛充栋，竟何益乎？是又梁公遗书微意也。多士勉旃，谨记之。公讳善士，泰安人。

七义烈碑记 寇慎 明进士，邑人

日星丽天而太空不晦，川岳亘世而大地常辉，义烈之在人也亦然。自逆闯首祸，余孽未熄，其乌合兽聚，蔓延陆梁，复拥刘洪才以为渠率，蹈藉村堡，蹂躏三辅，官兵云翔而莫制者，数年于兹矣。迨己巳岁暮，始出太峪，越底镇，逾上店，翱翔于陈炉，索金帛，要饷供，莫敢逆其颜行。其立地镇人谋曰：“震邻急矣！然降心揖寇，污行也，重币和戎，逆节也。此巾幗所羞，其何以戴有须眉哉？”于是伐鼓肃众，为战守具，周之以木樵校联，布之以藺石渠答，部勒甫定，而前驰至矣。堡人杜三秦、赵凤喈等，率所部横击，悍如啸虎，贼遂踉跄却去。越翼日，组练映雪，旗幢干云，虏空营而来，邻堡遂陷，彼获据建瓴之势以凭陵我，

乘我外围未缮，瑕衅可乘，堡人犹背城借一，酣战不已，贼亦大创，第众寡不敌。伤哉，杜三秦、赵凤喈等遂毙凶锋矣。然堡人犹贾其余勇，乘墉对垒，而生员杨先声指挥一面，并任增魁、杨库、陈登第、雷加赤各捍御信地，从睥睨间抛石击贼，皆中炮而毙，伤哉！痛哉！然贼亦引去矣。是役也，我堡之战死者杨生等七人，而贼之应弦而倒者不知凡几，皆咋指相戒，不复鸣镝南下，从此萎靡不振以至剪灭，不可谓非子房一击之力也。因此有感于七义士焉。其抱志忠贞，足以决衡云；其赴义果决，足以贯白虹。可以为击贼之笏，可以溅侍中之血，可以固睢阳之守，可以断常山之舌。惜国家无有用之者，而令英风浩气以草莽掩也。悲夫，堡人赵凤鸣、赵光前等特请余勒之碑铭，以托不朽。铭曰：维水泱泱，维山峨峨。义烈既歿，生气不磨。杲杲者日，灿灿者星。侠骨义胆，昭揭上清。

邑侯曹公去思碑记 寇慎 明参政，邑人

邑侯曹公以娄东巨儒剖符而宰同也，绅士即之蔼然，民望之穆然，胥吏接之怡怡然。视政甫期也，德化翔洽，四民诚和，皆私相谓曰：“安得长治吾土，庶抚我乎！”是于公之未去也即虞其去，而挽之不去，如此其皇皇也。无何而檄下罢公矣。通邑为之错愕，士哗于庠，曰：“胡夺我师也！”氓哗于市，曰：“胡夺我父母也！”农哗于野、旅哗于途，曰：“胡夺我仁君也！”即妇女儿童、厮养走卒亦哗于室，曰：“胡绝我濡沫，去我卵翼也！”解组之日，万众跳号，山川震动，风云为黯，深山穷谷樵叟牧竖皆释担弃犊，奔走六百余里，冤讼于各台，鼎沸波涌。各台亦改容慰勉之，而势不及回矣，众始挥涕而归，且叹曰：“箜篌异操，枘凿难投，古昔皆然，洵无足怪。第能夺者吾侯腐鼠一官耳，其若吾侪小人耿耿之直道何？”因醵金鸠工肖貌而尸祝之。噫，公何得此于民哉？同之民

侗而愿，非能巧饰以媚上也。且公纯心质行，非事干誉之术、要结之方，笼络以愚众也，而公何得此于民哉？盖窃尝问之民心矣。皆曰：“土瘠民贫，贡赋维艰，向尝增耗以佐费矣。公则令输者自封之，典钥者无参焉，而余羨省矣。且苞苴戒通，束矢绝醵。至日用所需，悉从内偿，不欲以饗殍扰民也。故因以思公之廉矣。赋重农稀、荆莽弥目，向尝责熟以包荒矣。公则极力上陈，上熟起科，荒芜者不与焉，而赔累豁矣。且旁无借丛，郊无硕鼠，虽檄使狎至，捐廩以馆谷之，而里甲不闻焉。固因以思公之仁矣。时方草昧，经制无式，刍粟之飞挽，力役之征发，与夫无艺之诛求，琐如蝟毛。公恳请宽缓，至再至三，宁以身为孤注，毋以民为鱼肉。因思公之胆力为何如？四郊多垒，戎马未息，其鞅鞶之恐喝，悍卒之，不曰军兴之不具，则曰地方之纵盗。陵轹悬宰，鞭笞胥吏，溪壑无厌。公孑然一身，抵持其间，饬牵而外，一无所应，渠亦气索而止。因思公之强毅为何如？一审编也，户口之登耗无遁，差徭之轻重靡爽；一质成也，曲直无逃于鉴，胜负靡争于衡，役无偏苦之嗟，狱无终讼之凶，其公而且明可思也；一当机也，批导于肯綮之会，调剂其缓急之宜；一驭吏也，宁取其椎鲁少口，毋悦其诈诞斗捷，故案无胶滞之牒，庭无舞文之奸，其才而有识可思也。其襟度之渊深，不可以意气激，不可以声色窥也。气宇之凝定，纷然投之而不乱，卒然临之而不惊也。若此气量，闻风且想慕，而矧亲炙之者乎，此犹其可纪者耳。而公之于民，直以精神相往来，如春风之袭，荣物而无迹；时雨之润，膏苗而难名。太史公传循吏，谓居无赫赫之名，而去则见思，其公之谓乎！其公之谓乎！呜呼，公行矣，江南多胜地，徜徉于云山烟水之间，莼可羹也，鲈可脍也，琴可弹也，荣辱无挂于身，是非无咎于心。岁时伏腊，神游于畏垒，桐乡姓字，千载犹馨，而所得亦多矣。向令公毁道趋时，腴民肥己，吾

侔于公当何如哉？于是构祠于通衢，肖貌而蒸尝之，歌咏而诵祝之。其祝公福者曰：“太华峨峨兮，河流涟涟。君子纯嘏兮，岳峙川绵。”其祝公寿者曰：“初月丰规兮，旭日东明。夭寿平格兮，日升月恒。”其祝公多男者曰：“凤耀九苞兮，麟德五高。公孙振振兮，麟趾凤毛。”歌阙，余音铿然，山林若为之助韵者，不佞忻然书之以献。公讳有武，字梅梁，太仓州人。

新立学署碑记 袁文观 本朝邑令，崇仁人

学宫之旁有居数椽，为司铎者之官廨。明季倾圯，几无容膝之所，历官皆僦民舍居。予以朔望行释奠礼，学博李君屡以为言，而士子之执羔贄雁者，亦未尝过而卒業，辄毅然谋所以新之。窃思学校之慎重师儒也，必遴选当时之耆硕，以为多士楷模，而尊其道不可不厚其糈，隆其任不可不闳其宇，故成均则有六堂，外郡州县则有学署，所以崇其体而安其业也。于是先生设函丈，弟子筑精舍，翬飞鸟革，梦栋相属，讲诵之余，彻乎里巷。洎自今物力耗绌，一有兴作，率皆艰于创始，较之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殆有甚焉。且为民牧者，视衙第犹若传舍，粉垩丹雘，苟安目前，矧广文冷秩闲曹，寒毡苜蓿，诚有如昌黎之所嘲者，而谓能出其赢羨以为一日栖息计哉？爰召匠氏而董其事，一切陶瓦木植，皆予出诸廉俸，而多士亦共乐襄其成。凡构内署三间，正厅三间，斋溜庖湍又六间，阅五月而乃竣，第予将践代，不无草塞之讥。然自可以拥皋比，可以娱朝夕，可以勤课读，可以礼宾僚。即乘轺轩而戾止者，亦得于采风之暇，快睹弦歌，用以大普圣天子礼陶乐淑、教育人材之雅化，是则予之所私幸矣。若曰广厦之庇，锡类苍黎，则又予之所滋慙也夫！

创立书院碑记 袁文观 本朝邑令，崇仁人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盖无地而非学，无人而不

学也。汉唐以来，代有兴替。而书院之名，则自宋季始。濂溪、白鹿、鹅湖、岳麓，海内所称四大书院是也。厥后士大夫犹建立精舍，延乡先生之有德行文章者主坛坫，此诚师古之遗意耶！关中自横渠夫子皋比设教，因之眉县、泾阳各立讲塾以祀之，今之省门，其继起者也。同官古祲祠地，僻界荒隅，数百年未遑营建。夫化民成俗，必由于学。方今圣天子加意作人，厘正文体，使多士无观摩肄习之所，欲望其蒸蒸日上，翕然丕变也，其道无繇。予承乏兹邑，未敢闲焉。以文政为己任，而士子来谒，大都朴厚少文，质地自古。惜其模范未立，闻见多拘，亟欲起而振刷之。会得邑中隙地，延袤约计数弓，首捐俸廉，卜日缔造。于是庀材鸠工，凡栋桷桷栌暨瓴甍甍，皆咄嗟而办。共建讲堂三间，寢室三间，前后东西学舍各六间，大门三间。不华不俭，不崇不庳，居然为艺林文苑汇一方之灵秀焉。创始于去冬，落成于今夏，工竣，众咸以文请垂不朽，爰引诸生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创建之意乎？《易》之系同人也，曰‘其利断金。’《礼》之记善问者，曰‘如攻坚木。’言砥砺切磋，必资师友之助也。”今既群居萃处于兹，且有明师以为启迪，予于此盖良有厚望焉。纵不若昔人之规条悉备，教思无穷，亦藉手以仰副圣朝菁莪棫朴之万一云尔。然更有进焉，予方以部曹銓次入都，不获亲见弦歌之盛，而沿流必溯其源，念典不忘其朔。异日者多士奋自卓立，里居则为髦士，入朝则为良臣。盍曰：“此袁使君之赐也。”谓非千载一时也哉？因丽牲于碑而为之记。

传 序

孟姜女传 佚名

秦始皇时，有孟姜女者，相传楚地澧人，范郎妻也。姓姜氏，行一，

故曰孟姜女云。归三日，范郎赴长城之役。姜女恒登台望归，今澧州有望夫台，其遗迹也。台傍有竹，以针刺叶，碎细如线，今其地竹叶犹宛如线然。其地又有石镜，州人名曰“烈女遗镜”。岂其望夫不归，遂弃掷妆具而不复用耶？今二物并存，岂天留烈女遗迹，以阴骘彝伦也耶？范郎久不归，姜女亲制寒衣往送，自楚而北，经尧都，浍水涨，不得度，则手拍南崖而哭，浍为之浅而可涉。今浍河南浒沙岸有手迹数十，自古及今岸崩者数矣，而其迹不灭，亦天与留遗迹也。自是赍衣至城所，寻问范郎，不见。人曰：“此人从事力绵而功寡，吾大人执而埋之板筑中矣。”烈女乃绕城而哭，哭声震地，城一隅为之隳。隳所云雾之中，范郎现其像，烈女即其处而求骸，多不可辨识。乃啮指，以血滴骸，见指血渗入其骨不可拭者，知为夫骸，遂负之而归。盖由君子济渡经雕阴而奔也。时夫长白其事于主将，主将命骑追之。烈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济其渴焉，今其地名曰“哭泉”，有铺焉，亦以“哭泉”名其遗迹也。时烈女倦甚，不能奔趋，而追骑将及，忽山峰转移遮路，若前无径然，追者乃拨马而返，于是烈女始脱于难。烈女由是南至同官水湾，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负骸置之西崖石龕之下，坐于其傍，遂瞑目而逝。同官人重其节义，乃即其遗骸塑双像而祠之。其龕中石隙，祠人致诚，以烛燎之，则有金钗出现，示神异焉。古今诗人过其祠者，罔不题诗祠壁，然不著其为何许人。或曰：“即《左传》《孟子》所载杞梁之妻。”后人辨其非是，是矣，然终莫详所出。太史迁著《史记》，志秦汉事，荆轲以刺客得书，邓通、韩嫣以佞幸得书，卓氏以货殖得书，烈女乃遗而不录，致后人惑疑，此史迁之失也。则夫古今诗人咏叹其事，均有关于风化，胡可泯耶？今录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名曰《姜女集》云。

同官令太常寺少卿彭公传 李绂 总督，临川人

彭公讳好古，字子述，先世自江西卢陵徙河南夏邑。父举人讳中美，有儒行。母刘氏，生公时云有异兆。弱冠举嘉靖丁酉乡试，十试于礼部不售，就县职，得直隶新城理极冲。如无事，刻苦自励，居数月，遣家累归，曰：“费多，非妄取不能，吾不为也。”时有欲行元人水田之议者。檄下，新城白沟河水利可用。公为书白上官言：“夺民桑枣禾黍成利，冀粳稻未必然之获，不可一。春分浴种需水，而白沟水始泮；入秋未收稻，而九河下流倒漾，稻且无遗种，不可二。农器水陆异用，农事南北异习。养农师，易农具，多费困民，不可三。”事乃中止。至穆庙时，兴水利，三辅骚然，民益思公功。新城与兴州屯地牙错，民地占籍颇赢，奸民以欺隐持小，民请清丈，公力持不可，谓：“丈量事烦扰，增课无几而重困吾民，且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大吏韪之。后江陵张公居正大括民田，朋家作仇。新城父老慨叹，谓向匪彭公此令不待今日矣。新城有为缙帅者善大学士徐公阶，属所知讽公曰：“由我通相公，可立跻台省。”公谢曰：“吾闻相公贤，若由窞以进，必以为不肖矣。”府推官侯则素贪冒，行县时，公不举例金，因短公于巡抚张公。张，襄阳人，公姻娅有分巡襄阳者，张方为举人，以事相迁，因迁怒公，又入推官潜，遂调公新安简县。新城民千余人赴吏部乞留，尚书杨公博曰：“令果贤耶，调则难为令，留则难为巡抚。”遂改令陕西同官。同官，古役裯地。边饷所道，田瘠而役烦，士习苦窳。公日劝农桑，课经义，教养并修。漆沮水啮城，筑其岸捍之，大市陈炉村为陶冶所，盗哨聚其间，公劝筑小堡，严更堠，盗因以息。石州之乱，三秦震动。县有金锁关为西安咽喉地，公察其西南高山筑济阳寨，与关为犄角，屹然天险。俄获一谍者，军门讯之，云石州虏使侦道，欲由延安趋长安。今已知险难越，无忧也。

同官以漆沮既同得名，山高水驶，田不可稻。耀州、富平欲凿山通漆沮灌田，其邑人吏部尚书孙公丕扬主之。公抗言：“劳己民以利邻，非智，同官固不为；用人力以利己，非仁，耀、富平独安乎？”孙公无以夺。第曰：“令强项，强项！”已而直隶巡抚张公移节抚陕西，同列危之。公笑曰：“吾尽吾职。”已而既至，果檄公察平凉、延安、巩昌、凤翔四府兵马钱粮，意以困公。公夏出冬归，历三千余里，登对款件无毫发舛迕，张公大才之，悔向时不能知公然。公寻得疾，遂不起，检橐止俸银四两，士民盡伤，共伐木为棺，同僚赙助，始得归葬，而巡抚赙尤厚。

公清劲屹然特立，遇事径行务利民，不苟悦上官。卒能使忤者悔心，非所谓诚能动物者耶？子八人：从吾、健吾、淑吾、征吾、行吾、端吾、七贤、八士。健吾，进士，任泾阳令，循卓有父风；端吾尤知名，由进士仕至右通政。赠公太常寺少卿。

创建邑侯熊公德政祠序 寇慎 明进士，邑人

余读史，至汉之元康、神爵间，每叹其循吏之盛。然掩卷思之，亦寥寥不过数人；即人亦不过数事，岂造化若或秘之耶！盖悬鱼瘞鹿介乎节哉。若触事棘手，亦巾幗之检柙耳，霹雳掣电迅乎才哉。若肯綮未尝亦冥鸿之蒿矢耳，惟廉而不刳、敏而不竞，仅得一邑侯熊公焉，何也？同山陬一荒邑，田不一成，民不一聚，而介于泾原蒲富之间，悉索敝赋，矧值新造，洪荒再辟，四郊多垒，征发旁午。弹丸一同，如蚊蚋之负泰山。微公周旋于其间，将索同于枯鱼之肆矣。时麦草之输，荆棘之征，粮草之运，铜钢之报富，邻封疲于奔命，轮敝蹄穿，闭门撤业以避，公独力请而同得免焉。兵丁之征，照粮虚额以三千二石派，公力以半应。且邻封丁给三四十金，公独以十金应。间有悍夫比例耸告上台，公亦屹然不动，止微给以犒赏而已，此犹其小者也。同介万山，半多不毛，兼

以蝗旱频仍，死亡略尽。弥望蓁莽，百里无烟。赋额空设，敲朴徒苦。公单车履亩，感目伤心，章疏十上，得请减去万余之赋，此功岂寻常嘉赖一时而已哉！然此犹其显焉者也。同当边腹之冲，羽檄狎至，戎马生郊，大兵至止，虽节制森严，然薪水之供岂无少扰。公调停其间，俾士卒欢心，爰屋及乌，鸡犬不惊。且以神水以上，嵌崎险阻，荆棘满路，马难驰驱，改路东行，向之轮蹄交冲者，今变而为息肩安枕之区矣，此则同民之受赐而不知者也。大抵公穆如春风，濯如新柳，不言而饮，人以和，于此有以服公之养；襟度汪洋，如千顷之波，澄不清而挠不浊，于是，有以服公之量；敷施明健，如操万斛之舟于震山排涛之中，不惊不愕而操纵自如，于此，有以服公之才之识。此岂智、名、勇、功，兼于一廉之称也哉？

诸父老戴德思报，谨按祀典云：“劳施于民则祀之，御灾捍患则祀之。”施之于公甚有当焉。欲建祠祝于不衰，特借余数言以叙谱端。夫以公之鸿猷霜守，行当树骏流鸿，为开国元祀。异时，青史大书特书。当卑元康、神爵诸公于下风者，区区一同，特为之兆云尔。虽然，召棠寇柏，孔泉羊碑，至今侈谈则此祠也，亦志同人没齿不忘于有斐君子尔。

邑侯冯公寿序 寇慎 明参政，邑人

邑侯冯公之宰吾同也，方浹岁矣，德政犁然，载颂与人者齿颊为芬。兹九月朔旦，为公揽揆之辰，二三吾侪，谋所以举觞而称祝者，属辞于不佞。第不佞髦矣，而且不文，其何以揄扬万一？虽然，嘉乐明德，即不文何病焉？窃惟世之介眉寿者，其藻绩比兴，固不一哉。然惟孔子之言曰“仁者寿”，则为实而可据，且尤推本于静焉。静而若耽玄守寂之为也，于经世宰物之道何居？其必试之猝然而不惊，投之纷然而不乱者，始足以证无役之神、宁谧之体，兹得之吾侯冯公焉。公治行为三辅冠，

吾民所父母戴而神明仰者也。试举公之所以静者而诵言之，可乎？曰者，法令密矣，征发烦矣。簿书之勾稽，甲可而乙否；条议之杂沓，朝遵而夕更。与夫无谓之虚文，不急之琐务，令人鞅掌攒眉，莫可解结者。兹一当公之擘画，曾闻有一龃龉否？曾闻有一留滞否？惟审其时势，酌其缓急，顺物情而利导之。不更张以阶厉，亦不因循以养奸。若庖丁之解牛，肯繁熟尝而芒刃不挫；若临淮之治兵，号令一发而旌旗改色。且气定神闲，湛如太虚，任风云万变、雷霆迅发而清宁自如。噫！可谓真静矣。先儒云：“从动中打熬得过，而静体自现。”其公之谓乎！矧琴鹤孤清，声色无以荡志；服食简洁，廉澹足以养心。《传》曰：“无欲故静。”又曰“静而有常，故寿。”故称公为君子万年者，以其所修持者固也。不宁惟是，五方之性，在东为仁，而公发祥于东土，已居长生之乡；五行之气于秋属金，而公灵钟于三秋，独得坚贞之体。夫修之人者至，而且得之天者全，以此卜寿，如麒麟应日方诸应月，理之必然，亦数所不易者，宁事吞桃啖枣，熊经鸟伸为哉？传所谓八千岁为春秋，意在此乎？诸君子粲然解颐曰：“持是可以当南山之祝矣。”

杂 著

祭姜女文 李一本 明知州

甚哉，秦之无道也！役姜之夫而尽其力，又积之长城之下，卒使姜万里而来。一哭而崩其城，出而负之此山之下死焉。甚哉，秦之无道也！然侈姜事者，以为刺竹而竹线，弃镜而镜石；手岸而岸痕，涉浚而浚浅；哭泉而泉涌，入山而山回；隔万里而望之台之上，出乱骸而验之指血之中；生无金钗之饰，而死有金钗之应。君子有信有不信焉。余以为信者固非，而不信者亦非也。愚之生，后姜且数千百年，非竹、非镜、非石、

非山，胡为至此而形神俱爽，见其山若独明，水若独秀，咸凜凜焉有生色。又胡为而入其祠，见其像，尚如泪痕之在，欲手挽范郎之衣而与之俱归？及见范郎之像，又若阳阳然以有姜为幸，死而无恨者！数事之异，又何疑耶？又况后千百世同愚是感者，尚不知其几千百人耶？嗟乎，秦之无道也！子房以一击而中其副车者，为秦之杀其君也；陈胜以一呼而乱其山东者，为秦杀其父兄子弟也；沛公以一人而破其咸阳者，因天下报秦之心而为之报仇也。然子房之所凭藉者，千金之力士；陈胜之所凭藉者，狐鸣之异迹；沛公之所凭藉者，天下之谋臣；而姜独以一妇人精诚之泪而隳之。甚哉，秦之无道而姜能亡之也？儒者知秦之为天亡，而不知亡之于姜，何也？盖因一妇人而知报其夫，仰天捶心，一恸而城为之崩，且示以数者之异，则知秦之可报无难也。而天下豪杰不起而报之，何也？愚于是而益有感于豪杰之起因夫姜，而断然谓之曰：亡秦者，姜也。不然，则数事之异皆秦之妖。夫妖之兴，为秦也，非为姜也。姜如有知，其额而享之矣。

节爱堂辞 吴孟祺 明知府

略云，夫今之吏弊，大较有四，曰贪、曰酷、曰谄、曰傲而已。有一于是，罪何能逭？昔李文靖公沆，宋贤相也，犹曰：“《论语》如‘节用’‘爱人’二字，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噫！非文靖能以身体而默识，亦岂知其真未能耶。大哉圣言，义斯备矣！盖惟节用，则必视国犹家而不贪，惟爱人，则必视民如伤而不酷。不贪，则其志卓而何所以谄？不酷，则其气平而何有于傲？二善立而四弊去。非圣人之言其孰与于斯。余自作县至今，每以是存心出政，而愧于未能，抑觉其得力处亦颇在是，乃思与诸贤共之，而以名其听政之堂，诚欲诸君子诵法圣言，直与文靖为匹。而余一日之长，得以乐观其成，是吾名堂之义也。

请折本色文 寇慎 明参政，邑人

切照同官弹丸山城，昔称上等凋疲，山高土瘠，户少人愚，是以年来旱蝗频仍，而此地被灾独酷；盗贼出没，而此地遭患更深。仅存孑遗数百，不敌邻封一村。家无牛具，人力代耕，苦愁万状，难以笔述。今奉明文，每年钱粮本色征解，盖惟正之供，自当应尔。但念山地瘠薄，亩获数升，无论采买无出，且路距省城二百余里，万山崎岖，车辆不通，肩挑背负，运送有几，约一石之粮，计五石之费，储之太仓，利仅秋毫，致之同民害重丘山。矧今盗贼蜂起，道梗难行，明示一播，百姓惊惶，咸思逃亡。恳祈目击穷愁，备悉苦情，转申上台，准照旧例折色征解，庶国税不误，残民更苏矣！

方泉颂小引 袁文观 本朝邑令，崇仁人

邑故多名泉，而灵泉独以开元敕谕碑著，方泉为一方利济。于唐时有光禄寺卿吕公碑颂，惜其文不传。而当年台阁倾颓，空余故址，数百年来莫有问者，致使名胜久湮，甚可叹也！明季永修氏作志谓其文字半存灭不可读晓，书法轩举，大似柳公权。今则尽为牧竖樵夫所磨没，而丰碑中断，遗额犹存。余因其故碑作颂以祀之，用以传胜迹于不朽云尔。其颂曰：济阳之麓，有冽方泉，其色湛湛，其流涓涓。配洛之位，合矩之全，坤德之静，王道之平。琼浆酝味，玉液呈鲜，月支并美，云母争妍。深不逾仞，坐可观天。何须抱瓮，且任投钱。辘轳自废，禽雀难缘，石床索纆，亿万斯年。

诗

挽姜女诗八首 邢云路 明副使

（一）

送君行役去，泪下满衣裳。一别关山道，何时返故乡。

（二）

自君之出矣，寂寞守孤帷。君去自不返，妾悲君岂知。

（三）

迢递长城道，迍邐少妇身。夫君在何处，愁杀望夫人。

（四）

烈女千年迹，河桥百代名。有时风激濑，犹似哭声声。

（五）

一哭心断绝，再哭城崩缺。秦皇如未知，天地为震裂。

（六）

阴云愁黯黯，仿佛见夫魂。沥血渗枯骨，吞声万古冤。

（七）

结发百年期，谁知中道绝？负骸无瘞所，死共山中穴。

（八）

自古谁无死，求仁已得仁。千年祠宇在，愧杀二心人。

咏姜女 张掞 宋侍制

烈妇丛祠倚翠岑，哭城遗烈可悲吟。秋霜劲节男儿事，何意天钟女子心。

题烈女 余子俊 明布政

人世纲常若个扶？士廉女洁本同符。笑他溷俗营营者，立马祠前感愧无。

题姜女祠壁 杨巍 明都御史

烈女山头还有庙，秦人塞上已无城。经过莫听漆河水，犹似当年咽泪声。

同官夜意 陈其学 明参政

荒城夜雨滴梧桐，夹膝无情梦事空。漆水铜川烟正冷，不知何处落征鸿。

中部、同官道中，春雪连朝，乍落乍晴即事四绝 王崇古 明副使

(一)

六花久报颂元文，五出初看落塞云。岂是东皇偏弄巧，为翻淑气荡侵氛。

(二)

黄帝陵高雪色浓，琼鳞珠粒散杉松。寒光闪烁金银气，仿佛轩车驾玉龙。

(三)

千峰雨雪故霏霏，错落瑶华点翠微。断送轻寒归远戍，澜回枯槁待春晖。

(四)

金锁关雄雪阵屯，凝华积翠失山村。乍闻羌笛落梅调，疑是春风度玉门。

读孟姜女祠诗率成八首 前人

(一)

寒衣珍重赍长城，痛悼人亡雉堞倾。闻左闺中应洒泪，望夫齐愧断肠声。

(二)

登台掷镜眺边关，不为行云惨别颜。一哭城崩秦鹿走，咸京谁上望夫山。

(三)

遥瞻绝塞朔云间，九死殉夫岂望还？招得遗魂埋旧骨，千秋同对女回山。

(四)

楚水愁烟白日曛，寄衣宁绊石榴裙。亡秦久自传三户，更惨贞娥哭塞云。

(五)

泉溜山回呵护随，秦兵何事逐娥眉。虎狼习惯焚书旧，不贵殉夫节烈奇。

（六）

清冽涓涓飞翠阿，山灵似应泪滂沱。杨清细品玄泉味，全异听音似镜波。

（七）

风驰追骑下边关，地卷云迷隐玉鬟。虚忆暴秦能走石，不如烈女自回山。

（八）

三日离情百岁心，甘从绝塞倚藁砧。芳魂应化鸳鸯鸟，常友韩朋墓上禽。

哭泉 刘余泽

哭彻黄泉泉水生，只今犹记哭泉名。杞人剩有忧时泪，过此应吞第一声。

姜女泪池 寇慎 明进士，邑人

漫道鲛人珠泪奇，何如烈女泪成池。鲛人泪尽珠还止，此泪千年永陆离。

孟姜女祠歌 王世懋 明提学

同官城边姜女祠，正史不传传口碑。精灵疑是杞梁妇，节概宁比华山畿。
秦皇昔日拒强胡，长城自谓千年图。明年役罢祖龙死，亡国却是骊山徒。
空令白骨积城下，哀哀寡妇吁天呼。当时埋骨知多许，独有贞名耀千古。
长城不祀蒙将军，儿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长城遗址犹可没，姜女之名终不灭！

过哭泉祠 王崇古 明副史

（一）

姜女来千里，荒祠隔万山。哭泉疑楚泪，刺竹拟湘斑。遗骨悲难返，
贞魂苦未还。漆川与江水，流恨日潺潺。

（二）

浚崖传手迹，回岭贮金精。造化真怜节，山灵解护名。塞垣今荡析，
祠宇古峥嵘。愈信扶苏事，天应报女贞。

经孟姜祠有感 蒲鋹 明御史

姜女祠前过，千年名未湮。寄衣曾入塞，堕泪独伤神。遂至捐躯日，犹存在世身。坚贞藏石室，激俗可新民。

夜过黄堡故墟 寇慎 明进士，邑人

此堡创何代？经今成废邱。颓垣宿鬼火，残树号鸱鸮。露草牵衣泪，秋声动客愁。沧桑何足问，大块一浮沤。

莅任偶成 董霏 本朝邑令，赣榆人

(一)

袜线才初试，弹丸地颇宜。俗醇知政简，赋薄想民熙。暇日休酣饮，公余莫赋诗。兵兴方未已，何以慰疮痍。

(二)

父母名难称，斯民直道存。代庖虽五日，寄命足千村。利钝谁能料，升沉讵足论。郎官列宿应，敢效虱居裨。

八 景

济阳夕照 袁文观 本朝邑令，崇仁人

步履西城外，岚光锁翠微。山僧经欲歇，林鸟倦犹飞。远树摇空碧，层峦荡夕晖。赤城如在望，凭眺暮忘归。

仙洞朝霞 前人

绝磴临幽壑，危楼倚断霞。青牛来紫气，白鹤养丹沙。滩急涛声壮，山凹树影斜。葛仙修炼处，洞口散天花。

姜祠清风 前人

胜迹姜祠古，芳魂石洞幽。三山通地脉，二水共川流。雨过千畦绿，风来万树秋。祠前松柏在，明月照荒邱。

瀑泉飞雨 前人

岱岳连云岫，灵崖接水涯。草间常委露，树杪亦飞丝。
堪笑方诸拙，宁惊石鼓奇。冬来冰冻结，洞口挂琉璃。

三山春雪 前人

三山天作堑，两峡石为关。断岸云千尺，危桥水一湾。
春融冰未泮，雪霁玉开颜。鹤氅惭仙迹，澄怀揽辔间。

二水冬冰 前人

漆水从东下，铜川自北流。劲风冰冻合，寒月镜光浮。
沙白银涛静，霜清晓日柔。东风知不远，春色在高楼。

高峰连云 前人

层峦天际迥，古寺入云深。谷响闻雷动，泉光见月沉。
秦关烟外出，华岳雨中临。无限登高意，飞鸿万里音。

炉山不夜 前人

日落炉峰夕，林间树色暝。村灯秋暗月，野火夜沉星。
似接然山景，疑昭梦泽灵。嶒嵘驱怪石，到处喜飞萤。

同官有感 叶懋赏 明主事

宜君百里入同官，满目萧条未忍看。闾巷半随风雨圯，村墟空有雪
霜寒。三边逆虏师难退，二月新丝肉却剗。无限幽情随漆水，夜深呜咽
下高滩。

金锁关即事 王崇古 明副使

牡丹川北兜零发，柳树坪西羽箭稠。分陕独怜金锁夜，抱关犹记玉
门秋。征人倚堞烟双峡，病戍筹边月半楼。稍喜嫖姚整戎幕，荒村拂曙
听鸣鸠。

拜姜女祠留题志感 刘余泽

祠外潺湲漆水流，祠前山色黯凝愁。楚台石在犹悬镜，秦地城崩已共丘。胡马几嘶青草月，杜鹃长叫白杨秋。可怜紫塞寒烟里，多少征人骨未收。

姜女吟二首 宋宗谔 宋邑令

(一)

竹叶含情缕缕菁，菱花落涧自分明。悲凉关月有时望，凄断巫云何处行？双手拍来分岸迹，一泓涌出幽贞。可怜万杵长城怨，博得娥眉几哭声？

(二)

九渊填郁地灵开，洒血濡枯辨草莱。走鹿未须惊鹄怨，穷途不信有山回。双钗紫气堪横斗，半袖清风送落梅。函谷衡阳千载恨，行人只说泪泉隈。

题姜女祠二首 刘余泽

(一)

千秋义节气璘珣，石壁祠前古迹新。堪笑须眉同草木，独留冰玉愧风尘。罢妆弃镜石犹碧，刺竹停针叶自春。城与筑城人尽朽，于今还说哭城人。

(二)

摧城负骨亦奇哉，遗像双双古洞隈。石壁故留钗影照，水泉犹带哭声来。孤云碧嶂常如昨，万古丹心竟不灰。欲吊芳魂何处是，断岩残柏有余哀。

题姜女祠二首 王图 侍郎，祔祠人

（一）

贞心苦节凛清秋，云树苍茫洞壑幽。钗影不缘岩石灭，手痕常傍岸沙留。望夫台上千行泪，追骑山前万缕愁。试看涧边东去水，而今犹带哭声流。

（二）

烈女祠堂隐翠微，凭虚欲问世相违。不将劲质偕幽梦，徒使芳魂伴夕霏。秦地只余心独冷，楚江应化蝶双归。逐臣节妇千年恨，惆怅风前对落晖。

题姜女祠 王安仁

去国寻夫几万程，荒山完节一身轻。竹枝犹写登高恨，泉水空闻痛哭声。皦日青松余正气，悲风白骨怨长城。秦灰既冷芳名烈，愧杀人间儿女情。

题孟姜女 王淑拊 明进士，祔祠人

祠前春草踏还生，今昔犹传姜女名。判死一身归大块，误人百岁是长城。形留石镜寒生魄，泪滴岩泉夜有声。故国云山隔湘楚，芳踪何处觅归程。

城隍庙古柏 寇慎 明参政，邑人

一度严寒一度苍，玉颜不改玉枝长。百年积露鳞生藓，六月崇阴殿凛霜。鹤憩危巢风扰梦，月窥斜隙影移梁。生来浩气冲霄汉，不向东风伴众行。

春日游泰岳庙 雷之采 本朝邑令，安义人

（一）

登览恰逢春胜日，林皋古陌费跻攀。游来漆水盘纡径，坐对松云缭

绕山。猿鸟且能知逸趣，渔樵亦识乐清闲。虽无靖节高风隐，诗酒同舟快此间。

(二)

闲来缓步到郊坛，古柏森森鸟道寒。万叠峰连迟日远，一池水接野云看。诗成不觉频呼酒，兴至全忘自脱冠。为爱桃源穷未尽，几番回首别为难。

和雷公游泰岳庙原韵 贾前席 本朝训导

佳境适逢春雨日，松萝绕径强登攀。和阳已拂垂杨柳，残雪犹余对面山。洞里水云长不断，坛前禽鸟尽多闲。使君政暇遨游胜，千古风流在此间。

和雷公原韵 白寿宸

政成多暇陟春坛，老树扶疏尚带寒。石径滑时穿水过，野庵深处扫云看。呼朋不觉频携手，尽醉何妨倒着冠。壁上有诗催和韵，兴来拈句亦非难。

和壁间原韵 武令谟 本朝邑令，孟县人

原隰昶昶羨既方，登高此日水天长。邀朋有愿招鸿集，作吏无能引鹤翔。麦秀惟期经宿雨，稻黄犹虑早飞霜。政闲缓步穿荒径，把酒临风夜未央。

和前韵 朱其钶

涉世难寻却老方，登临始觉路偏长。紫花密衬山蹊艳，黄叶频招艺苑翔。狂饮漫看金岭月，欢游遑计板桥霜。寒关佳气洵无限，跃马归来夜未央。

题姜女祠用明进士王淑朴韵 柴缉生 署令，仁和人

贞魂万载死犹生，妇竖争传姜女名。谁道五丝难续命，方知一哭可

倾城。祠前已遂同衾愿，泉下还闻咽泪声。十二金钗常隐现，抽簪应记楚江程。

署令柴八月波题姜女祠用前明进士王淑抃韵龙余即韵和之

袁文观 本朝邑令，崇仁人

须眉千载感冯生，烈女芳踪独显名。石镜分飞悲楚国，寒衣自剪泣秦城。云笼坠堞无夫骨，地涌甘泉有哭声。得到西崖心已死，独怜追骑苦归程。

题姜女祠有序 前人

邑之金山有姜女祠，名胜洵为一邑冠。论姜女者，纷如聚讼，其以为楚之澧人，则自尚书李如圭始。然其传述，多荒谬不可稽。县北有女回山，据《潜确类书》，姜女负夫骸经此而返，故名。俗传秦兵追姜女急，山忽转移，其说殊诞。夫曰女，则姜固同之女也；曰女回，则同固姜所生之地也。《一统志》以为同官人，更何疑欤！因作诗二律以纪之：

（一）

长城远历万山隈，此日西崖见女回。夫骨不随追骑去，芳魂旋向故乡来。金针石镜传疑幻，竹叶沙崖事可猜。独有祠前松柏老，何须凭吊望夫台。

（二）

巉岩石洞历千秋，胜迹原为烈女留。月照青枫孤寺出，烟含翠柏万山幽。碑残苔藓香犹在，水滴珠圆泪共流。勒马祠前频俯首，断云斜日不胜愁。祠前有姜女泪池。

按：文章之道，西京其盛轨已，马班而后代有文人。邑人士生长秦中，幼读砭愚订顽之书，春诵夏弦，蔚为国华，即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朽之业在是，多士勉乎哉。

同官县志

卷十 杂记

纪事 国朝 拾遗 附录

同官县志卷之十

(邑令豫章袁文观用宾氏手辑)

杂记志

《易》有杂卦，《礼》有杂记，圣贤之书所不废。后世《见闻录》《拾遗记》《越绝》《齐谐》皆可采之以资稽考，未可以言庞事杂弃也。夫集狐腋以为裘，杂琼琚以为佩，则夫隐括散帙，摭拾遗事，必裒而萃之，乃无遗落也。志杂记。

纪事

晋

元康六年，卢水胡反，北地太守死之，都尉张光避戍马栏山。贼围百日不解，梁王彤遣司马索靖将兵救光，光得还长安。靖即北地太守湛之子，父子并有功北地。乔三石《耀州志》

永康元年，先零羌寇关中，围役祔，张奐遣兵击破之，役祔平。时奐以九卿督幽、并、凉三州。《后汉书》

永嘉三年秋七月，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栏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遣将淳于定，破芒荡、五斗叟，并斩之。《晋书·怀帝纪》

后赵石弘时，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与石斌相持，石韬等率

骑猗句大之后，与斌夹击破之，句大奔马栏山。《晋书》

魏

太和八年，令铜官以席布充税。《魏书》

唐

上元元年十二月丙子，党项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通鉴》

金

天会六年冬十一月，王庶至京兆，节制陕西六路军，授曲端团练使，充节制司统制，端不欲属庶。金谍知端庶不协，并兵攻鄜延，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庶日移文趋其进兵，端不听，乃遣吴玠攻华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趋耀之同官后，迂路由彬之三水与玠会襄乐。

明

嘉靖二十六年，北虏万骑从长鎗而下，同官戒严，顷以崎岖不便，长驱遁去。

嘉靖二十九年，巡抚傅公凤翔行县，念民贫苦，且邑当南北西延之冲，转运繁剧，乃议留驿传银，每年百二十两为雇直费，刻石仪门下，以为常规。万历十年，复裁之，转输不减往日，而所议辄中止。于是民日益劳，不任供送矣。

万历十二年，回贼千群聚啸文王山，劫掠纸房、陈炉诸村，居民大震动，大军讨平之。

红土坡山南为富平境。万历间，富平人欲穿此山引水灌美原以下诸村田。诸村居河饮者皆忧之，一时讙传，谓势且行，人益急，会所值时侯皆贤，事遂寝。

崇祯七年，贼帅满天星等，率十余万人攻破县城，杀虏人民，劫掠仓库，烧官民庐舍，百姓尽奔山上以死据守，贼翱翔三日乃去。是时总

兵某提兵二万驻耀州，置酒高会，置若罔闻。

崇祯甲戌五月，陕贼再陷凤县汉南。六月，洪承畴等厄贼汉中，贼诈降，陈奇瑜信之。贼出栈道陷麟游、永寿、同官。《二申野录》

崇祯年间，贼攻金锁关，驿丞卢某单骑往谕被害，时当创革，竟失其名。然至今传者犹知卢驿丞也。后人诗吊之曰：“传闻司剧有卢生，殉难年来已失名，碧血不随神水逝，关城铁石表铮铮。”

崇祯十五年冬，闯贼窃据省城，遣伪将刘宗敏率贼数十万攻延绥，道经邑境，居民逃窜，闾阎一空。

国 朝

顺治七年，逆贼余党刘洪才乘叛将王永声势，率贼二千余人，攻陷城池，民奔山寨固守，会吴王大兵至，遁去。

康熙六十年，庆阳饥民劫掠西乡演家池数村，知县董霭亲率乡兵诛之，余皆遁去，村赖以全。

济阳寨旧有县署大堂、吏舍，俱如现署制。先时县令多居寨署。康熙初年知县冯元英乃移下城，夜为贼伤其臂。四十六年，县令翰珍拆毁，今遗址犹存。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为立碑识之。

济阳寨署东有铅药库一所，贮火药一百八缸，乾隆二十年四月十六日，知县曹世鉴移贮于今署之东仓，方移就，缸击火出，烟焰弥天，人与木石冲激空中，死者二十四人，惊死一人，伤者一人，须臾瓦砾灰烬。先是移库前三日夜，风雨大作，雷电交驰，有磺气袭人，人咸以为兆之先见云。

按：古者左史、右史列国有之，乘与棹机皆所以纪一邦之政事。邑自汉晋以来皆为关塞要地。故今所载，大半皆昔年兵战经临之事。则夫

时令之变迁，地形之险隘，缅古思今，而圣朝荡平之休，兵革百年不用，此可以见矣。

拾 遗

元至元八年，蜀人常德明，事叔母廖氏甚善，后避兵北徙至中部。廖疾甚，医谓必得附子可愈，德明走秦川，购之市，苦无附，狼狽归。过邑之灵泉观，取米而炊，米囊旧有一胡桃，取置其侧，炊毕掇之，怪实且沉，以火烛之，乃一大附子也。且喜且愕，持归药母，果愈。万户刘秉中为记立石。

政和中，有仕于关中者，于同官蒲氏见汉印，文云“辑濯丞印”。文奇古，非隶非篆，辑读如楫，濯读如擢，盖船官也。上林有船官，楫擢有令丞。此盖丞官也。《懒真子》

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设祠庙，疑“设祠”亦是一种兵器，其秦铸兵之所乎？《江邻几杂志》

邑之西二十里，有避难村。宋元改革之际军兴旁午，人心未定，保甲一牌书两面，宋至则应宋，元至则应元。孤村子遗，遭之如刳羊豕，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难于此，故名其村曰“避难”云。

明定天下，捕元宗室甚急，有益王者，潜居县南七里铺，其后子孙以王为姓。今同川里二甲王氏是其裔也。故今名其村曰“王益村”。康熙年间，王氏子孙犹留益王图像，岁春秋张挂，合族以祭，县令闻其事，始禁革之。

崇祯十二年，兵荒相继，民饿死者，骸骨枕藉于道。好义者附城作大坑，两日填满。而陈炉一村尤甚，居民八千家止存八十家。邑之仅存六里者，盖始于此也。

县城东南隅曰“花园”。其地势最卑，古有石门，乃昔新兴坊大道。传闻当年骑马过桥下者，扬鞭才可及其顶。康熙二十四年，截筑南北城而西未及筑，六月十三暴雨，西城三山水陡下冲激，而东石门尽为沙泥淤塞。今石台犹在，其门迹去地仅尺许，上有白衣大士庙。

按：常读《搜神洞冥记》，可恣获渔而资谈吐者不少，故碎玉沙金采掇固期靡遗也。邑之前志，既已分门类纂，而轶事遗言或无门可入无类可编者，不以事涉纤细而略之。庶千百年盈虚消息，一名一物皆可得其会归，亦考古者之藉也，岂徒示探赜索隐之奇哉。

附 录

明洪武间有王居敬者，应荐辟历官怀庆府知府，靖难兵起，一家十口俱死署中。相传里名忠孝者，以唐孝子周智寿、周智爽及王之尽忠而得名。然王之宦迹史志难以稽考。旧志修于万历年间，何以逸而未载耶。姑附于此以俟后之博古考核焉。

崇祯间有杨遇者，游于灵泉观，见一人烧炉熔铁，取观内草点之，倾皆成金。遇喜曰：“今识此草，致富无难矣。”如法炼之，其铁不化。知者曰：“彼仙术也，内丹既成则外丹始成矣，子凡夫也，岂易为之。”遇遂入终南山不知所终。

去县北十五里有马杓沟，沟西二里为马杓潭，潭广十余丈，其深无底，望之甚黑莫敢逼视。夏秋间，每有暴风迅雷，必雨冰雹，甚为民害，居民请方士治之，怪祟益烈。雍正四年，知县赵恒祚作驱妖文，投水中祭之，其害顿已。

县北二里有神禹金洞。相传昔有樵于所者，闻空中有人呼，声曰：“添油人来。”樵者循声之所止，趋入洞，阒无人，惟燃灯一盏于洞中，

视其灯油将尽，樵者添之，得黄金一小錠，錠铸有字曰：“添油银三两”，及出，洞不见也。惟一枸木杂于荒草间，樵者默识而归。语其家人，携锄以至，则满山荒芜矣。至今传有樵夫谣，云：“石窑儿前，石窑儿后，一片黄金洞里扣，知其门者为老枸。”后人于山崖凿一石洞，上书“漆从既渭”四字，以为即金洞也，殊谬。

邑之黄堡镇有立佛湾。相传昔有延安人，道过黄堡之南河，为暴雨所溺，忽见岸立一人抒臂拯之，得不死，及抵岸乃知其为神也。遂塑像立庙祀之。因名其地为“立佛湾”。

立佛湾南仅百步，俗谓焦赞胡同，道旁白骨如乱麻，相传焦赞昔日行劫于此，杀人之所积也。

距县二十里军台岭，岭去南北二沟甚远，居民取水甚艰。一日有人往沟下取水，有狗伏于岭上，以爪抔地，其人于其处掘之，才数尺，得泉焉，故俗呼为“狗抔泉”，又名其村曰“狗中神村”。

县城西北十里有苏家庄。康熙年间，村民刘某往田中，田为暴雨冲开一穴，掘之，有铜门。故老曰相传此地昔有苏附马冢，亦不知何时人也，刘某惧而掩之。

按：古人不传怪诞之事，儒者不为荒邈之言。盖以其易滋后人之惑也。至一邑之事，虽见闻无据，然不敢必其是，亦岂能决其非。存而录之以附于纪事拾遗之后，即故老之流传，未始不可为后人之考证也。昔孔子删《诗》，不取素绚室远之言，而修《鲁史》，则犹存夏五郭公之旧者，理求可信，事可传疑，盖谓是矣。

整理《同官县志》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新整理的《同官县志》在金秋时节出版了。十年一梦，终成实境。全体工作人员怀着喜悦而惶恐的心情，将重新整理校点的《同官县志》奉献于世人。

现存《同官县志》始修于明万历戊午年（1618年），明、清两部记述较为简略，民国一部记述比较详尽。作为印台历史上仅存的三部方志，价值十分珍贵。

2006年，区上组织了一批方志学者及工作人员，历经两年时间，对明、清和民国三部《同官县志》进行了整理并出版发行，对于推进地区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有益作用。但由于当时印数较少，也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十年过去，当年整理出版的《同官县志》已经很难找到。

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满足各方需求，2016年9月区委、区政府决定，重新整理出版《同官县志》，并成立区委书记赵富祥担任顾问，区长李亚莉担任主任，区委副书记焦毅，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敏，副区长苗源担任副主任，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档案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教育科技体育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史志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冯玉发同志担任，由于工作变动，2017年春节后由陈友仓同志担任，史志办张续东、陈金楼、王雪艳、闫红等参与其中，具体做好《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出版工作。

2016年秋，《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工作启动以来，全体同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力求更好更快地完成此项重任。整理旧志难在文言文的断句，难在为繁体字找到相应的简化字，还难在古籍的字迹漫漶，难以辨识。时代的变迁、事物的变化、语言的变异，都给旧志整理带来了难度。为了奉献给读者一版最接近原著风貌、最真实准确，繁体字变为现代简化字、古汉语经过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断句的《同官县志》，我们在2006版《同官县志》的基础上，又参照影印电子版《同官县志》，相互比对，查字典、翻辞海，字斟句酌，详加考证。常常为一典故、一生僻字、一当时的专业用语绞尽脑汁。汗水换来果实，从冬到春到夏又到秋，时光荏苒，现存的三部《同官县志》终于整理完毕。为便于读者一览无余，本次新版明、清、民国三部《同官县志》合为一套精装，也方便珍藏，提高使用效率。

新版《同官县志》的出版，其功应归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区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区委书记赵富祥多次指示，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整理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同官县志》，为印台经济社会发展推波助澜。区长李亚莉多次询问整理工作的进展，并拨付专项经费，要求加快进度，提高质量，以全新的《同官县志》呈现于时代，呈现于后人。省、市方志部门也给予了专业指导，区级各相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三秦出版社专门从事旧志校注的编辑部主任甄仕优、编辑贾西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意见，值此一并感谢。

整理《同官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虽“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仍不敢有怠。为志者常惴惴于资料之疏漏，文字之不工。唯以虚心求教方家之斧正，或待后学之纠补，以为幸甚。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